

8713



銀城綺園

銀 城 綺 話

若 邨 編

文 光 室 書 店 出 版

康德拾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拾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有。所。權。版。

邨 若 人 輯 編

號九五段二街德一區陽瀋市天奉

言 子 張 人 行 發

號一〇一段五街德一區陽瀋市天奉

堂 潤 李 人 刷 印

一九一町久富南連大

號一〇一段五街德一區陽瀋市天奉

店 書 室 光 文 所 行 發

(售代有均店書大各國全)

話 綺 城 銀 小 影
史 星

角二元二價定

局 務 印 北 華 所 刷 印

銀城綺話目次

- 一、雲裳鴛鴦錄·····
- 二、李麗華秘史·····
- 三、周曼華的桃色新聞·····
- 四、顧蘭君從影十年·····
- 五、燕 燕 曲·····
- 六、袁美雲的成功·····
- 七、周旋秘話·····
- 八、王熙春綺聞·····
- 九、英茵的自殺·····
- 十、王丹鳳小傳·····

銀城綺話

雲裳鴛鴦錄

柳風

(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台月下逢

租期五天
租期加租

昔唐朝時，詩仙李太白曾爲楊太真作清平調；名詩美人，相得益彰。由「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句，不覺想起現世之銀壇王后陳雲裳來。雲裳雖無太真之貴，但她的美麗，她的芳名赫赫一時，以太真擬之，恐有過而無不及。故一時興至，摘誌太白清平調中一部，以爲本篇

「雲裳鴛鴦錄」之序曲。

閒話勾開，却說，中國的廣東省廣州東南，靠南海有一個港灣，香港。原先本是毫無可言的小港灣，自清時鴉片戰爭以後，便劃歸英國殖民地，做爲狡英侵略東亞的根據地。因之英人百計經營，一個荒港，遂變爲鬧市。我們的陳雲裳小姐，父母之鄉，便是這充滿異國氣息的水都。

陳小姐天生麗質，幼年時便活潑伶俐，日如秋水，臉似桃花；尖尖的小下顎，圓圓的小嘴，一顰一笑，惹人愛憐。加以天性好動，雖女孩子，却頗有男孩子的道捍脾氣。十五歲那年，在香港初中讀書，學業成績，就頗得帥長嘉許，而以唱歌音樂一科，尤屬佼佼不羣，故除一羣女孩子欽羨嫉妬外，男孩子則每日覬覦她的身後，多喜與她周旋。

她年已破瓜，對於一切人事，這時自然早就明白，何況她在一般女孩子之中，更是早熟呢？所以在她的小小芳心之中，愛苗便一日一日的滋長起來。

但是她的愛苗，不種在那一羣追逐她的男孩子裡任何一個人，任他們對她百般奉承，她只置諸不顧，默默中，她只愛着一個多愁善感的律師的兒子。

他是一個慣會憂鬱的孩子，每日默々寡言，只在功課上注意。但在他一顆純潔的童心之中，却對雲裳表示無上好感，他雖然是沉默馴順的孩子，却偏與她那活潑愛動的性格，而她

也只鍾情於他，這可算一件奇事了。

他們的年齡不相上下，而座次又恰是同席，每日耳鬢撕磨，兩小無猜，自然容易兩心相洽了。

因而操場裏，課堂上，每見他們形影相隨，親密的情形，同學等自是不勝妬羨。但他們却毫無忌避，星期日，一對小愛侶，居然花前月下，攜手談心，恰如一對熱戀的情人，有無限衷腸話，彼此傾述；恨時光易逝，未盡餘情。

「大哥，你每天不要老是那麼一勁兒沉默，活潑一些！老沉默着會生病的！」
雲裳倚着他，眼眉一揚，嬌柔的勸着他。

「愛妹！只要妳永遠愛我，我就會快活的！」

他居然鼓起勇氣來對她說。

「我不但永遠愛你，而且……」

妙齡的她，終是有些嬌羞的。

「而且怎麼樣？……」

他追問着。他的兩眼直直的看着她，等她回答。

但她只是把臉藏在手後面，格格的笑個不住。這時他自然是明白她的意思了。

這樣，海誓山盟，她居然暗以身許了。但花無常好，月無常圓，這一對初嘗戀愛滋味的男女，不久便伯勞飛燕，各在西東了。

那是秋天的時節，學校里的創立紀念日，舉開游藝會。雲裳以歌舞天才，特演歌舞，嫵娜的身段，宛轉的歌喉，竟爲來賓席上的電影公司導演，霍××所賞識了。因之在她卒業不久以前，霍導演便誘引她入電影公司作基本演員。

雲裳對「明星」二字，早就作種種美學，而銀幕諸事，也爲她私下時常幻想不止的。香港電影院里，幾乎每日都有她的足跡，既得此好機會，她焉有不喜極欲狂呢？所以自接到霍導演的佳音，便每日準備到電影公司去，私下里她更憧憬着自己怎樣成光耀的明星，怎樣受萬千觀衆的擁戴。

她把這話很高興的告訴了律師的兒子，她滿想他一定也很高興。但意外的他却一聲不響便走開了。她追上去幾次問他時，他才囁嚅的說：

「你去當電影明星了，一定把我忘了！」

她指天發誓的說她一定不會忘掉他，等她成名之後，他就會和他結婚的。但他仍然不響，後來她急了，便任他不響下去，自己走開他了。本來，那蟠據在她心里如火如荼的希望，豈是一點夕的小挫折便可中止的呢？

舉行卒業式那天，他用淚眼送她走出校門。第二天，我們的雲裳小姐，便踏入影壇第一步了。

她自從入了電影公司，每日便不斷的努力。人既聰明伶俐，性質又明朗活潑，加之天生美媚，真可謂秀外慧中，所以在公司里除霍導演力加提拔外，其餘的演員和公司的幹部，都相當讚許，因而不久，陳雲裳之名，在香港逐漸走紅起來，不久也接續主演片子了。

這時，天真無邪的她，便一變而為萬人注目的影星，以前的事雖然有時也能想出，但是每日的忙迫，却也不容她細想下去。因而她與那律師的兒子竟音信斷絕了。

(二)

一轉眼，陳雲裳入電影界已經二年多了，這時她的芳年已經十八九歲的妙齡。

這正是個春天，南國之春百花早已開滿梢頭。海濱閑步的人，自是接踵不絕了。這天，青年導演霍××，便邀了陳雲裳到海濱閑步。

陳雲裳之所入電影界，自然是因為有霍導演的援引，而陳雲裳之逐漸走紅，自然是因為霍導演的提拔，那麼年青的霍導演呢？除了垂賞她的天才而外，實在也是垂涎她的秀色；想藉機染指了。由於事務上的方便，他們居然成為最摯愛的情侶了。

「雲裳！青年導演，一邊走一邊說。

「××！」她靠緊了他的右臂。

「妳一天一天的紅起來了！」

「這還不是因為你的提拔嗎？」

「提拔不提拔倒好辦，不過……」

「不過怎麼？」她很訝異。

「不過……」他仍遲疑的。

「怎麼呀？」

「妳幾歲了？」

「十八……」

「我纔二十四歲……」

她無言的走着，此時她已明白他的意思了。但是她覺得自己的事業還差得很遠，這時還不是談那種問題的時候，因而她只是無言的走着。

他們都低着頭，默々無言地順着海濱向前走，忽然她驚訝的叫了一聲。

原來一個西服革履的青年，這時正擦着她的身旁走過，他的前後搖動的手，擦過她半裸

着的左臂，而下面脚又踏在她的鞋上，因而她不覺驚喊起來。

「對不起！」那青年非常抱歉的說；「真失禮！」

她只得也道歉的說：「沒有甚麼！」

「小姐！」那青年跟在她的身旁，一邊走一邊搭訕着，「您散步嗎？」

霍導演覺得很討厭，本想發作兩句，但一看他的裝束，覺得非常眼熟，就把頭低下了。

「是的，先生！」雲裳頗討厭他，無好氣的答了一句。

「陳小姐……」

她不自覺訝異的看了他一下：米色西服，油亮的皮鞋和分髮。

「您不是陳雲裳小姐嗎？我早就久仰了！」他嘻皮笑臉的說。

「先生！」她站住道，「我不敢認您是哪位……」

「我也和您同姓，我們……」

「好，對不起先生！我們有點事，改日談吧！」就挨着霍導演的臂灣走了。

走到很遠以後，她不由罵了一句：「流氓！」

「我認識他」，青年導演說，「他是財政廳長的弟弟，家里很有點錢！」

「啊！」

年青的導演，有火一樣熱情的導演，和我們未來的銀壇王后，這時已經是戀愛着的情侶了。廿世紀，電影一事在這世界出現之後，就生出男導演和女演員的「稀奇古怪東西」。男導演和女演員，恰是天賜良緣，何況霍導演又與她有另一層宿緣呢？

天才小姐陳雲裳，已經老老實實的躺在霍導演的懷里了。

但幸運兒的陳雲裳，却將更上一層樓了。

一天，霍導演興沖沖的從招待室走出，一看到陳雲裳就說：「雲裳！妳又有好消息了。」
「甚麼好消息？」

「我們公司里不是從上海來了一位客人嗎？那是上海的聯華公司的張老板。張老板看妳非常有前途，想請妳到她的公司里去演戲呢。」

「是麼？」歡喜得要跳起來。

「現在請妳，要和妳會議呢。」

她不等他說完，就跑進招待室。

沙發上坐着一個肥胖的男人，那男人的兩眼放着非常的光輝。一看見她進去，就把兩腮的肉笑到眼角上去，露出非常歡迎的樣子。

會議的結果，非常滿意。張經理和她訂下演戲的合同，待遇非常優厚，等她這里的事清

楚之後，她就可以到上海去的。

(三)

陳雲裳終於到上海來了。

她自香港搭了船，一直向上海進行。

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她和霍導演離別的痛苦情緒，到現在仍是不絕的刺動着她的心。她一直站在甲板上，呆望着遠處的大海，心情也隨海水在浮沉着。

「陳小姐！」

忽然身後在叫她，驟然聽來，那聲音是非常熟諳的。她回過身來，看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西裝革履，油頭粉面，恍惚在哪兒見過，但一時却想他不起了。

「陳小姐！您上上海嗎？」

忽然她記起了，他是她在海濱上遇見的那個流氓。

但她此時正在旅途寂寞的時候，因而一變對他的討厭而為歡喜了。

「是的！您也是到上海麼？」

嘴角上扯起一絲媚笑。

「是的，到上海玩一玩！您呢？」

「我這次到上海聯華公司去了！」

「是嗎？」他靠近了她，「那麼以後更該紅了。」
她只是得意的笑着。

忽然她想到上海的社會，曾聽霍導演時時說過的，是一個最黑暗的社會。一些大紅特紅的女明星，必須要有一個有財有勢的靠山，否則會有危險的。不覺心神不寧起來。

「他雖然無勢，但却有錢啊！」她想。

「小姐，您自己一個人嗎？」

「是的！」

「一個人太孤伶了，而且在旅途上！」他趁機而攻。

「是呢。尤其是一個單身女人。」她把眼睛望着海水。

「陳小姐，我很想和您作個朋友，不過……」他忽然停下去。

「歡迎！歡迎！如不嫌棄，倒是絕好的旅伴！」

「謝謝陳小姐的抬舉！」

「彼此一樣！」

于是他們成了極好的朋友了。當天，他就作東，請她在船艙的食堂吃大餐。

陳雲裳到聯華之後，就拍了一部名片，那就是舉世轟傳的「木蘭從軍」。

這部影片公演之後，陳雲裳的名字就無人不知了。于是這「南國女兒」獨坐了明星第一把金交椅高据爲「銀壇王后」就是以前之胡蝶，恐怕也要退避三舍罷。

財政廳長的弟々這時和她的來往已相當親密了。最後，自然是要到求婚的一步的。

但我們的銀壇王后，豈肯輕易下嫁流氓呢？于是用最大的條件來要脅他，意思是讓他中止這種意思。

「你要知道我的家庭不算富有，你如果要娶我，必須依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都可以，只要妳答應我。」

「你們的家產，你可以分得多少呢？」

「分到我手裏的，應當有五百萬圓。」

「那麼，你把你的家產一半給我。但這並不是有甚麼意義，不過這二百五十萬是作你對我的愛的保證金，假如你有一天不愛我，我就可以用這筆錢維持生活的。不過在我們共同生活的時候，自然這二百五十萬圓也放在家產以內的。只是我有權隨便處理。我爲了得到這隨便處理的權，所以要你先拿出這筆錢來。否則，我現在是不能結婚的。」

這種過高的要求，雖然被他答應了，但誰都知道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陳雲裳要藉此難他罷了。誰知是因此釀成大慘案呢？

這就是舉世共知的二百五十萬圓殺兄大慘案。他因為向他哥哥要這筆錢，他的哥哥不願，竟一怒之下，把他的哥哥砍殺了。

這事攔開，却說陳雲裳小姐，自從對那姓陳的青年說過那條件之後，心中就核計應當再找一個有錢有勢的靠山了。

至於後來發生的驚天動人的大案子，她的心中雖然也微微一震，但她知道與自己卻毫無牽連，縱使小報上怎樣喧嚷，於她却毫無損傷的。原因：她此時正倚在一伸手可左右全上海社會的一個聞人的懷里。

陳雲裳的紅，已經透頂了。假如那聞人是唐明皇，而陳雲裳是楊太真的話，那幾五百年前的青蓮居士，現在可以趕快復活，去為她高歌潛平調了。

「雲裳衣裳惹想容」這時的影迷以至女明星迷，誰不對陳雲裳有着更高的幻想呢？

「溫柔仙子」拍竣後，我們的陳雲裳小姐更紅得透紫了。那溫柔嬌酥的肉體，那迷人的眼風，那艷紅欲滴的櫻唇，那新月形的眉黛，那白晰的銀牙，那蕩人心魂的乳房，尤其是那矯健的腿，嬌媚的笑，挑撥的表情；是多麼值人遐想的啊！

但這些是屬於誰的呢？屬於大眾的嗎？不，不！是屬於那大腹窠々の經理的。

(四)

不久，上海的電影界生了最大的異動，那自是因了中國事變的原因。

新中國政府成立後，上海的各大小電影公司，合併爲中聯電影公司。

中聯公司對電影界人材，舉彙網羅之能事，因之一般有名的大導演，男女明星，都萃於中聯公司。但獨佔上海明星第一把金交椅的，仍是我們的銀壇王后陳雲裳小姐。

原來我們的陳雲裳，所以日愈發紅者，是由於她的背後，有張經理作後援。演技的天才，天生的冶容，獨有的嬌媚；加以日夜不懈甘願効力的大聞人；那就無怪其然了。

但是我們的雲裳仙子，南國的幸運兒，却仍有她不可告人的哀怨。

(五)

夜。

雲裳辭罷歸來，已是二點了。

張經理南京去了，她得機和錄音師林先生有了一個小々の約會。——在跳舞廳。

她眼目回憶着舞場上的旖旎風光；尤其是林在今天晚間，顯保更溫和，更惹人憐愛。

「柔憲！你爲何時不常約我？」他們從舞池走回，她故意嬌嗔的問。

「我怕……」他訥訥的說。

「你怕誰呢？」

「你知道，我們的事要讓他知道了，我的飯碗就要砸了。」他苦惱的說。

「……………」

她也暗暗無言了。

她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她覺得他是那麼真誠可愛，但他沒有像張的勢力，像張的金錢，她看到他的心在胸里躍躍欲跳，但被外面的壓力給桎梏着。她不覺心中一慘，想起自己，想起人間。自己枉有聰明和美麗，枉有聲名和地位，自己却從不會想過有利於自己的事，自己從不會得到人們真正的同情。與其說自己從不會得到真正的同情，莫如說自己根本不會想過得到真正的同情。過去的自己，屈指算來，十來年的豪華時光，都是在犧牲着自己，在欺騙着自己。律師的兒子，青年的導演，都是用熱情滋潤過她，但她把那些都輕易的拋掉了。而自己竟用女人的驕矜，女人的青春，去供給財政廳長的弟弟，聲勢赫赫的大腹賈。

她想到這里，痛苦得幾乎要流淚，於是瘋狂的抱了他，哀乞的喊，喊着：

「乘憲，請求你，請你救救我，愛我的自由，我愛……愛你！」

她俯在他的懷中哭了。

他無言的看看她，兩手抖顫地撫着她的秀髮。許久，他嗚咽的慢慢的說：「雲裳！我更愛你！但是我是錄音師，妳是女明星：怎能擺脫開她呢？」

「我不怕，我反省了。我要逃出這種沉迷的生活，我要和他抗爭！我決心不幹電影了。」

.....

她想着這些，斜倚在床上，一直在回憶着剛纔在舞場上的事情，她的眼角津津有淚了。許久，她慢慢的離了床，走到化妝台前，用手帕揩了揩眼角的淚跡。但她忽然看到妝台上有一封信。她信手打開。

「我夢魂縈想着的陳小姐……」

.....

.....

湯于瀚 ×月×日

這還是那不知進退的醫學博士來的信，求愛的信。

她很快的想起一年前在一個宴會上，看到那青年醫生；滿面春風的對她歡迎和她握手。

並對她用許多好聽的形容詞頌讚着。其後，他曾不時的找機會和她散過幾次步。

她想過這些事之後，覺得很無聊，便塞在抽屜里。胡亂的化了粧，便到床上去安寢。

朦朧中，她覺得身旁微微作響，似有一個龐大的身軀在摸索着。她朦朧的翻了一個身，那玉似的藕臂，便搭在一個粗胖的身上。

「小鳥，我可愛的小鳥！」那胖身軀低聲叫着。

她懼驚覺一看，不知甚麼時候那可怕的大腹賈又和往常一樣的睡在她的身旁了。正伸開粗大的兩臂，預備擁抱她。她不覺向後退了一下。

「雲裳！是我回來了！」他仍然向前進攻。

她這時神智完全清醒了，於是霍然坐起，披起睡衣，走到沙發前坐下。

「雲裳！真對不起，我又使你久等了！」他嘻皮笑臉的走近她。

「雲裳：你究竟爲甚麼生氣？」他不覺楞了一下。

「我生氣」，她站到化妝台前，大聲的喊：「我還敢生氣，我有生氣的自由嗎？金錢，勢力，你的手眼通天的本領，我還敢生氣嗎？」

「雲裳！」他嚴重的說，「你變了！」

「我變了，是的！我變了！我不願再做你的俘虜了……」

「你……他氣得發抖。」

「我要自由，我要解放我自己，我要從金錢的魔窟里救出我自己！我不幹了，我要脫離電影界了。」

「妳敢！他不由暴怒起來，上去一個耳光。」

「好，打！你用金錢勢力壓迫我，這回又用武力對待我！好，你打！打，我拚出這一條命，你打死我吧！」

他拚命的喊着，一直向他迎上去。

他不覺向後退了一步，渾身在抖；他本想立時解決她，但可惜沒有拿手槍。而且生怕被人聽去，與自己的體面有關。於是恨恨的走出房門。

「哈，哈！我勝利了，我終於勝利了。乖乖，我親愛的乖乖！你等着我吧！她有些發狂起來了。」

(六)

第二日。

海上大小各報紙都刊載着以下驚人的消息：

銀增嬌子陳雲裳

突然脫離銀幕

陳雲裳小姐，素佔明星王座；自前次與某濶公子相戀，造成二五〇萬事件後，又與某閒人同居；已歷年餘，聞陳小姐日前突與該閒人大事衝突，結果於今日脫離中聯。至陳小姐意將何之，尙屬疑團。總之，陳雲裳小姐之脫離銀幕，確爲萬千觀衆之損失也。

當天陳雲裳並不會與同事的男女明星告別，中聯公司的上上下下，導演，演員等，均覺事出意外，不勝驚訝。

以後，陳雲裳的蹤跡一直杳如黃鶴，唯有一意外事件，便是林秉憲突在中聯辭職，也不知踪跡。

二月後，是七月中旬的時候，上海的電影明星和以前陳雲裳的男女朋友們，却接到一紙奇怪的紙帖，那帖是陳雲裳給他們的，並不是她的信，却是她與醫學博士湯于瀚結婚的喜帖。

七月末日，陳雲裳和上海中比鑄鏡醫院的院長湯于瀚，在上海的一隅舉行結婚禮了。

那真是空前的豪華場面，當時除導演，明星之外，上海的聞人，新聞記者，報館編輯，都充滿了那大式場里。

把十來年的光陰消耗在輝耀的榮譽的陳雲裳小姐，這時便落花有主了。

原來陳雲裳自從和張經理斷絕後，便去找林秉憲，但林秉憲這時早就失職回故鄉了。

陳雲裳不禁灰心喪氣，輾轉思想，前塵後事，不覺淒然淚下。往日剛強的性格，現在已付諸流水了。曾幾何時，豪華的夢想，騙人的榮譽，這時都變為烟塵。人生真是一幕悲劇了。

但她向來不對現實妥協的，她覺得這正是自己的勝利；不但不應當悲哀，反應當自喜。一天，那青年醫生又來訪她。她這時看那醫生仍然誠摯如恒，不覺芳心稍慰。因事一變從前的態度，而把整個身心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他自是欣喜欲狂，於是在一個月明之夜。就向她求婚。她也居然慨諾了。

他們共同討論，終於決定七月末日舉行結婚式。

自由默想前事，律師的兒子，導演，濶公子，大經理，錄音師……不想却與毫無姻緣的醫生結了婚，這也可以說是人世之奇蹟了。

但南北奔走了十來年，藝色傾倒了大江南北若干青年的我們這位陳雲裳小姐，結果得到這樣一位如意郎君，比胡蝶的潘郎，却無稍愧色，更勝強阮玲玉英茵者多多矣。

但願陳小姐好自爲之，俾這篇鴛鴦錄也可以到此收尾了。

李麗華秘史

110

當古裝名片三笑，在大光明公演之後，五百萬人口的大上海，立刻轟傳着這樣一件新聞。山街到街，由巷到巷，由浦東到虹口這廣大的上海市，沒有一個人不在贊頌着「李麗華」！這真是一個可以用水沖下肚內的一個香艷名字呢！這名字，像雪後的寒風，很快的就飛遍了整個大東亞，在南洋，在華北在滿洲無論是影迷或不是影迷，對這新的發見該是滿足的了。

有四億人的腦子裡，裝入了這位小姑娘的情影，她：

「細高的身材，瘦弱的腰肢，一個長而方的臉子。襯着兩道柳葉也似灣弓也似的蛾眉。在那眉毛以下，不到六分寬的地點，橫着一道有着海的媚力，却比海濤激萬分的眸子。再向下，該是上帝的一段小傑作，本來應該有許多更好的形容詞來加在這兩個字的上邊，但是准於「大智若愚」的真理。還是不加累贅爲要，這個傑作，無論賢人和愚人，都叫她作「鼻子」。雖然這和水滸傳母夜叉孫二娘臉上突起的部分一樣，但這鼻子，總和那鼻子有着兩種感覺，和兩種味道的。此外中庭下部之後，就該是下庭的上部，是一個上下開闔得非常美麗，自然，動人，消魂，蕩魄的櫻唇有着柔嫩的綵條，劃着米里朗琪羅的光與影，不笑是那樣莊嚴，笑

的話也是那樣可比於莊嚴的淫浪。這東西在文字和聲音的表現上說叫「嘴」！這嘴當然也和歷史上許多美人的嘴一樣動人，但她却因為影片上的大寫，早印刻在人們心上而不能泯去了。這是她的全幅寫真，啊！上帝的傑作！」

「李老板！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及得您的幸福，瞧！麗華就這麼一來，就大紅大紫，比雲裳是毫無遜色，論年紀她也能更大的發展，李老板，我們乾一杯！」

當上海市所有報章一致恭維李麗華的一鳴驚人之夜裏，在天宮大舞場，張善琨和張少泉兩個，在咖啡間裏，互相談着眼前並不覺得需要的話。都有些感到興味索然了。張善琨才轉換了談鋒，提起他心中所想說的話，這話在張善琨自己想想是頗有動人的力量的。可是張少泉對今日海上聞人張善琨先生這番恭維，她不能不領受，二十年來，沒有一天，她是這樣高興來着。

唱舊戲是她的終身職業，她是愛好的，舊戲使她在世界上活着，可是並不是想像的快樂，論作戲曲也有着很多拿手戲。只是她的「本錢」嗓子不太足，所以南京跑到北京，北京跑到廣州。仍然免不了「掛三牌」。

在作戲這行營生，不論什麼角色，如果不作頭牌，是不能享人上人的幸福，如果不掛二牌，也不能到處有組班的力量。論到「三牌」可憐得很，那和跑龍套之類，強不了多少。雖然

在地位，收入都不能算壞，但只少是不上講究了。而唱遍大江南北的老旦李少泉老板，便總被這種命運支配，她的學戲時代的許多理想，全零亂破碎，虛無漂渺了。二十年來丈夫也故去了。除了留下一個小麗華和他的哥々之外，她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自慰的。

麗華在六七歲的時候她就依着「唱戲的兒子還是唱戲爲對」的原則，開始教這孩子背工車字，和拿大鼎了。她想有了女兒，下半輩子可以不愁了。假如女兒也會唱戲！說不定就會紅起來；章遏雲，孟小冬，福芝芳，她們的威福她是見慣了的。所以她就決心來自己教麗華，可惜教了許多個月了，麗華一個身體軟弱，使她打了一個寒戰：自己的孩子，交外人管，她捨不得，爲了從權，有些硬工戲她便棄權了。這樣麗華的前途，她是很愛心的，不，她對自己未來的幸福是很愛心的。

不過還很好，還很安心，就是麗華的容貌使她十幾年來「樂以忘憂」了。有着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還怕找不着養老女婿嗎？她只有認命了。

麗華被請去主演電影，她因爲這機會太突然了。竟沒有很深的思索就答應了。在她認爲這和出一次堂會差不多。弄到一筆車馬費和一筆寒不足禦風，飯不足禦飢的錢來，也是無可無不可，電影雖然也被人說是叫作「藝術」，但這位少泉老板，却不那麼明白，唱戲就是唱戲，電影就是電影。給人家消遣，以便自己作生活，這就是天大的真現。藝術，她也知道應該

在什麼樣的場合才能說，可是扣根問底的話，不但她不明白，就是梅蘭芳也怕不明白。

張善琨將她約到這裏來閑聊，在她這一生中是第一次，早，她不知道這人是作什麼的，彷彿是上海的大人物，和黃金榮，杜月笙的名子常擺在一起。黃金榮她知道，常在戲班裏幫大忙。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最近因為麗華演三笑，她才聽說過，香港的陳雲裳，就是這位「老大」給宣傳起來的，拉上了她，在上海就什麼也不愁了。三牌的青衣，唱不唱是沒有關係的，她聽過這個話，她就對這位「喜從天降」的張先生，有了不同小可的暗示了。

她是作戲的，她什麼都明白，當聽過張善琨的話之後，她凝思了半晌，很客氣的說。同時站起身子，拿起了滿杯的白蘭地，眼睛睜着張善琨，慢吞吞的說下去。

「謝々您的好意！來我先乾了這杯！」

「不！」張善琨說：「爲了祝麗華小姐的成功，我們應該共同乾杯！」

「也好！」少泉說：「但是我總應該坦白的說一句話，就是麗華固然也有麗華的長處，但這次的成功，却是張先生給她一個試練的機會。所以說這成功是張先生的，還是讓我來先喝一杯的好！」

飽經世故的張善琨，真有些驚佩這位坤伶的詞會了。她雖然年紀大一點，可是吐屬是文詞的恰能說到好處。他不能再勉強，用眼睛看着她勇敢的乾了一杯酒，也悄悄的陪了半杯

！這半杯清酒，少泉老板，來個會心的微笑。這裏邊也頗有文章。只是不是她自己所能答覆的。

「老板！我見到李小姐的表演天才，和秀外慧中的臉型，覺得這是十五年來找不到的人材。我應該憑藝術良心提拔她更偉大起來！」

「我當然也感謝！」她說過這句話，才想到她還沒有完全聽懂張先生的話意。他是想拉麗華終身從事電影，還是只是敷衍一下就算了呢！於是她就稍微的一呻吟。然後才繼續的說：「不過小女嬌養性成，我們作戲家的孩子，都很乖僻的，不但不原諒人家的脾氣，更不能管束自己的脾氣，這樣就很不易討人的喜歡，唱舊戲也就不易，何況作電影。怕會負了您張先生的的一片心。」

「我想知道一點，張善琨說：您能不能讓她永遠作電影事業？您對舊劇和電影在社會價值的比較上，作什麼樣的想法呢？」

他想到李老板過去花了十多年的苦工教育出來這麼一個才貌双全的女孩子，舊劇坤伶的特癖，麗華還不大，只是三代梨園的歷史，怕恐她們有着強烈的黏着性吧！所以他爲了使自己的希望早些實現，不免就興急了一點，將說給學者一流的話，搬在李老板的面前來，當然她是覺得茫然的，她說：

「張先生！您這話我懂了一半，我想不便答覆您。」

這時候她們特點的法式大菜的第一個菜，已經由僕歐的手送上來了。張善琨，心裏也好笑，但是他總須作到他所計劃好的事，他作事向來就不會失敗過，所以他有着強烈的自信。他輕々的一笑說：

「我明白一點說，就是請您將麗華交給我，讓她在電影界成功，這一切責任都在我身上絕對不會虧待您們。張善琨三個字在上海可以當作「真誠」兩個字使用的。」

「我並不反對」，她說，一面煞有介事似的沈思着。「只是她過去……」
「唉——這都不碍，她的惟一特長就是她有舊劇的教養，這教養會助成她的更大的成功。將來您總可知道。」

這一次的歡宴之後，李麗華自由的將身子投到了正在企圖復興的電影界。她被八大導演所重看，都在埋首苦思，想創造一個適於她的個性和趣味的影片，請她主演，那藝靠者七八個大寫鏡頭也會抓住了生意眼。公司的前途個人的前途，都有出路了，李麗華是這樣的被舉到了電影的二十三天。

張少泉，也不再向二等大戲院去掛三牌的老旦角了。

從三笑轟動了影界，李麗華閃電明星的綽號，一時通明在上海市，她徵求得到母親的同

意，領將家搬到露飛路上的嵩山路寶康里去。在那裏是一座西式的小樓，有着足夠宴樂的庭園。娘姨僕歐，一同搬住在這裏，她的精神上得到了真的滿足。

她每天除了應付公司拍照之外，常是隨便的到外邊去跑，張少泉老板，怕她的這隻小鳥會遇到壞人的引誘，對她特別的關心，這也不怪她，她是唱戲出身，並不熟悉電影界的任何事情。她在麗華每天浪遊回來之後常嚴厲的勸戒她說：

「麗華，你現在是電影明星了，可是電影明星和作戲有甚麼不同的呢！每天東跑西顛，找姐覓妹的，也不是事兒，咱家總是唱戲出身，吃祖師爺的飯，你要守點規矩，嗓子不要隨便遭了，明星有一天作不成，舊飯碗是該揀起來的。」

「媽！麗華說我不願意聽這話！飯碗飯碗的。怪令人不舒服！」

「孩子！我說的話不對麼？」她拿出鈞金龜訓張義的神氣，擡起嘴來說：「咱們在上海認識的人，還是梨園多，還是影院多。張善琨待我們好，張石川，李萍倩待我們也不錯，可是總沒有太深的關係啊，自己爲什麼不再想想一下呢！」

「媽！我的嗓子每天也不忘掉去調嗓，作電影也是需要嗓子的，」她說到這裏想起她最近公演的「千里送京娘」的插曲來了。「媽！這些天你走到街上，沒有一家不用擴大機放送「送京娘」的曲子，整個的大上海都爲這隻曲子瘋狂了。」

「這事好，總是差強一點，但是我們吃祖師爺飯的八家，還是唱好了戲，能露臉，電影又算什麼呢？」

她心裏固然覺得女兒的歌喉，充滿了上海的街巷為高興，但像她這樣小年紀，是不應該太高興的。所以她就轉過話頭說。

李麗華將想向她的母親回話，樓梯响處上來了一個青年人。她們都是很熟的，這人和她們有着很深的關係。麗華爲了表示歡迎，也不顧去駁母親的話，叫着跳着的拉住了來人的手，她向後掠一掠長髮，說：

「俊哥！兩天沒有來了，我們怪想您的，可是這兩天沒有戲要拍，您到那裏去了呢？」
來的人是新進上海紅小生反派的駁俊，他的年齡和麗華的哥哥一般大，所以便結了把兄弟，在情義上，他是麗華的乾哥哥。和麗華是很要好的。差不多每天到這裏來，張老板也很歡迎他。

「過去拍戲太累了一點，有了兩天時間，又被朋友拉到杭州去。杭州現在來去很不方便，沒有暢遊就回來啦。上午到家，現在才來看您。」

麗華是很信賴這位哥哥的。上杭州不和上浦東一樣平凡嗎？她說：

「您和誰去的？一個人是會寂寞的。」

黃紹芬！

麗華的心裏一動，這位燕燕的丈夫，爲什麼要和嚴俊在一起到杭州呢？這很奇怪。但是她不願意在母跟前隨便說一句什麼令母親發生疑竇的話。在她心裏這個事便打了一個結，她繃一繃眉頭。隨即笑了。

「華妹！上海這兩天沒有什麼事嗎。」

「莫有！」她笑着說「那裡會這麼巧您一離上海就會有事故發生？」

在張少泉想。麗華初上銀幕，一切事務都得有人幫忙。嚴俊既是兒子的把兄弟，真是再好沒有的人物了。她願意將麗華的保護之責，整個交給這個青年人。所以她是希望嚴俊能高興麗華的，現在嚴俊來了。正好讓她們年青人自己玩一忽。所以她藉着一點小事，就下樓去了。好似故意給她們這樣一個機會——也僅只談話的機會。

「麗華！好像您有一點心事？」嚴俊彷彿在作一個情人妮語的鏡頭很坦白很大的向她說「不！」麗華說「不過我想黃紹芬這人是令人摸不清楚的。」

「你擔心他是一個壞人嗎？我在他一起走不會失掉了身份，他是燕燕的丈夫，又是場裡的攝影師。人何況也很好！」

「俊哥！你不要說了，我們還是玩一點兒吧！她真的想高興的玩一玩，因爲她覺得有一

點刺激。

「麗華！據說您反串老生也很有味，那麼咱們不妨來一段捉放！」

「可惜你不會操琴，媽媽來的話又太講規矩，讓人玩的不高興也不痛快。」

「這有什麼，你自己不是也會拉鑾。自拉自唱，更有味兒！」嚴俊有意無意的說。

「好！麗華說：『只是您又鬧得清閑了。』」

說着她由另一個屋子，拿出來胡琴，調弄了弦，走走過門，在預備唱第一句的時候。樓梯第二次响了。琴音走下去。但是人却因為注意來人沒有唱出去。

「小姐！這是娘姨，手扶在門框上，輕々の叫了一聲。人望着有另人在屋裏，只點了點頭，沒有招呼。」

由娘姨的眼神上看，她知道是有着什麼事了。放下琴到娘姨身邊。娘姨奇怪沒有說話，把身子扭轉到樓下去。

「什麼？麗華受了暗示，跟在她的身邊扯住娘姨的衣角間。」

「簡少爺來電話，找您去玩！」說着用手指着電話室的半開的門。

「我來！」說着她就加快了脚步走到電話機的旁邊：

「喂！您是伯文嗎？……現在有客……明天，是的，我一定信用……不能告訴您

……好，再見。

她對這位公司少老闆，不知道爲什麼有一種推不開的愛力。認識他的日子並不多。可是他給她的印象却相當不淺，這是因爲什麼，她解釋不開，說是爲了「錢」但是麗華知道，她是在是缺少錢的。

回到樓上，嚴俊已經等得有些焦燥了。

「又是機秘吧？」嚴俊好像知道麗華有一個她自己的秘密。但是她從沒想到他會撞破這秘密。所以他半開玩笑的說。

「是黃金戲院經理，想邀我參加一個堂會，我已經拒絕了，因爲這是得有公司方面的諒解的。」她爲了這個人不知道在嚴俊跟前說了多少次謊了。

「我都不管，妳的聰明，正和你的美麗一樣，令我十分的信任。」嚴俊說，他的本意只是在說她靠着過高的聰明，不會吃誰的虧。

「俊哥！」她說：「我還是唱一段起解吧！反串對我的嗓子是不自然的。後天的片子我不是還有着插曲嗎？」

「隨李小姐的便，我不會有主權命令您的。」嚴俊說。

在這寶康里裏的一座美麗的庭院的一角小樓之中，一時傳出了遏雲繞梁的歌聲。震動了

這麼沉寂的庭院的空氣。嚴俊覺得他是幸福的。在這樣美人之前。可是他却是有着高潔的品行的人，他的意識裏是想將麗華造成一個空前絕後的大明星。在藝術界博得光彩，至於別的，他一點沒有想。她想誰要在麗華身上有着另外的妄想，誰就是想毀掉麗華藝術生命的人，他應該排擊，在電影界，除了大王張善琨之外，他是第一個應該自任李麗華的保護人！他有這責任，也有這義務。

是日的黃昏，他受着張少泉一家的招待在四馬路馬仰人翻之中歸去。

簡伯文對李麗華的熱絡，這消息不知道被那一家小報給宣佈了。於是整個的上海，傳遍了這唯一的熱鬧而離奇的新聞。電影界，戲劇界，男人與女人，紳士和流氓都在熱心的研討着。

這是這一年中的最大事件。

受這事件衝動最大的是嚴俊，次一點的是黃紹芬。但這兩個人的心理却不一樣，他們各有他們自己的說不出來的痛苦。

張善琨是用另一種眼光看這事實的人，只要麗華一切謠言有一半不能證實而獲得成果，他是滿意的，因為他莫有花出廣告費而得到了更大的效果，當然他是歡迎的了。

嚴俊是想在中國的電影界裡，一手將麗華造成影星的王座，可是麗華和簡伯文的關係，

是在過去所不詳知的，他不但精細，而且也過分的聰明。當他靜心的回憶過去，果然在李小姐的生活裏像是永遠有着這樣一個小老闆在操縱她，可惜他是毫無所知。報紙的消息對他是天大的一件不幸，不是願虛自己的生活有怎樣的變化，而是想到李麗華交好這樣一個人物，無論舊劇的捧角，和電影的影迷，都不是她的幸福。

這一天的拍完片子以後，嚴俊揣着一張小報到寶康里去，第一個就見到了李麗華。

「華妹！我放馳的在您面前說一句話，請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干涉您的自由，只是商談而已。」

「這話我不懂！」麗華笑了一臉。一面看着嚴俊的怪形容一面說。

「太客氣，身兼影劇兩種藝術的您，能說聽不懂我的話，不是你身分不到，就是我這反派小生無能力。使您聽不清楚！」

「我在說笑話，俊哥，一切話我都原諒你，你說吧。也許我得罪了您！」李麗華不知道這話由何說起，不覺就鄭重共事的說。

「其實也無所謂」，嚴俊把態度放得平和一點的說「這有算什麼呢？上海的女人還有不交男朋友的嗎？」

「俊哥！請你說明白一點。倒底是什麼事呢。」麗華很着急，她想一定有關於自己的事在

發生了。她至急的問。

「我可以冒昧的問一句，簡伯文這人你知道不？」

「我很知道，怎麼樣呢？」李麗華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她也知道這不是婉言所能推清，厲詞所能拒絕的，所以她就半強硬似的說了。

「華妹！你現在對自己怎樣看法？」

「我當然知道，是上海灘上一個就要紅起來的女明星。」

「你知道就好」，嚴俊說「但是紅也並不是聽天由命得來的，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大家的抬舉……」

「好啦！好啦！我的俊哥，我又得罪了那位，你又不嫌費事的來牢叨！」她不知道嚴俊今天說話爲什麼要繞這麼大的灣子。她很着急。希望嚴俊由結論說起。

「你不要誤會我對你嫉妬。」嚴俊拉過她的手來，一面揉搓一面說：「簡伯文這人你知道不？」

「知道而且很熟。」麗華說「俊哥，作麼要打聽這個呢？」

「你看！」他由懷中掏出了小報，指着第二版的二號字大題目，讓麗華自己看。

麗華對這些字還有澈底明白的力量，原來她昨天和簡伯文到大世界去被記者跟踪了一道

，半真半假的造出了謠言，她並不覺得生氣，很和平的向嚴俊說：

「事情是有的，並不到狂歡徹夜的地步，你去問媽昨天夜裏十二時四十分我就回來了。所以那些全是謠言。放置也罷！」

「我也相信你！」嚴俊說：「不過如果您想在電影界成名，就應該永遠離開他。說起來作電影的人也怪，品行好和不好，很少被人注意。只要和異性一接觸，就什麼都大事宣傳起來了。你有着遠大的前途，已經爲一般人所公認。只看每天影迷的來信，就知道你的地位是一天高似一天了。可是和一個富貴的兒子胡來，會損失你大明星的身價的。一個女明星在獲得一個戀人的時候，就會失掉千個觀眾的，胡蝶結了婚就走出影界也是爲了這一點。現在你還該在影界大紅起來，在今天絕不應該鬧這被人聽了不快樂的笑話。你今後想幹電影，就該誰也不愛，否則，就會失去了觀眾，前途就完全灰暗了。」

麗華也受了感動，俊哥的話是對的，可是商人的兒子，又有什麼例外呢！她非常難過，她明白自己，對簡伯文還不到「愛」的成分。只是有些要好。他追求她是太利害了，無論在那一點，他都會設盡了方法討她的歡心，麗華覺得他比黃紹芬好玩，比嚴俊也好玩。但是想不到在嚴俊的肚子裏有着這樣大的一片道理。她非得在愛情上未成熟，友情已經圓滿的今日拋掉這位公司小開不可。她的心是很難過的。但是嚴俊的話很有道理。她不能誤會他，因爲她

是向來敬服他的人格，知道這裏並沒有一點醋性存在着。如果在旁人。她早就多心了。

「俊哥！我早應該向你說。但是我將這事看得太平凡。我以為認識一個少老闆，那裏就會算是失掉了前途上的光彩。他却是愛我的，可是我並沒有表示愛他，我只覺得他可憐。爲了女人什麼事都能作。所以我才應酬他一忽。那裏想到會關連到這樣的大問題上。」

「日後要加十二分的小心就好了。毀譽固然與本身之價值無關，但那好就一點也不顧及，公司裏說，現在東亞影迷給你來信的每天平均超過七百封信，據說這數目大於胡蝶當年的二倍。及得上陳雲裳的十分之九了。麗華，在這樣好的機會要是不努力，你就不必再吃這碗飯了。我願永遠不再見您！」

「好！我聽你的話，但是明天我應該再會見他一次，說明了我的衷曲。讓他安心的過下去，省得胡思亂想！」

「這倒沒有什麼？」嚴俊滿意的笑了說：「如果你能聽我的話，中聯裏無論在什麼時候，也一定會有你一個坐位的。我敢絕對的保險，不會有半句欺騙您。」

「呸！您的險不知道誰保呢？真是好脆快的風涼話兒。」麗華笑着說。向嚴俊微微的一笑，嘴裏哼着迷腸風月的插曲。

黃紹芬是愛着李麗華的，然而他有了陳燕燕對於「愛誰」這回事就要拿起好大的身分來。

燕燕是有着人氣的明星，也有着靜肅的脾氣，從來不得罪誰。在影壇上被人稱作「恩愛的夫妻」可是從李麗華被介紹於這個名攝影師之前，黃紹芬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竟解不開愛李麗華的紐結了。他好似壯年的處男第一次接觸了可愛的天仙，心裏永遠釋放不開。在茶思飯想中，燕燕竟使他心頭更多的增起來煩腦了。兩個人過去雖然有着六七年的結婚歷史，可是因爲都有一腦袋的新思想，想屈尊自己成全旁人，任是誰也不肯的。燕燕在紹芬惡意的吹毛求疵的時候，她也竟毫不客氣的指責他的不當了。因之彼此之間，意見既然不能相同，鬭爭的情形也常有。雖然是紹芬的面子，燕燕的人情，小報也不會客氣的竟宣傳了他們的裂痕。在那時候，陳黃婚變一事大有山雨欲來之勢。而這裏的原因不但跑到李麗華的耳朵去，並且也竄到簡伯文的耳朵去了。

黃紹芬在追逐李麗華的時候，曾被麗華給溫言的勸解過，她說：

「燕燕姐是女人中的最好的一個，你們之間有着一個最大的幸福。假如有第三個人出現，則您的幸福就會完全破裂，那麼這第三個人就成了害人的魔鬼了。我也許比一般從業員強一點。但是燕燕姐，我是百不及一的，紹芬你看，我只是一個孩子，而你的年齡只好和燕燕姐永在一起的了。」

「麗華，你的意思是我的年紀大麼？」

「不！我覺得我需要有燕燕姐那樣一個朋友，所以就不高興和你談愛了。就是母親也是強制不了我的意識。不過您這番盛意我將永遠刻在心裏，認你爲一生的知己！」

「啊！謝々您，紹芬說：『你真聰明，我應該感激您，我仍然要重整舊愛。不然我對不住燕燕。更對不住你這番盛情了。』」

「好！我謝々您。」麗華說。「爲了我，也爲了您！」

在小報公開李麗華和簡伯文的一段行踪之後的一星期內，麗華受了嚴俊的警告，再不到簡伯文邀會的場所去了。這使簡伯文該萬分的急躁了。他向寶康里掛電話，再喚不來麗華的聲音了。他不得已，自己竟到霞飛路上徘徊着，他想到這是不會怨麗華的，實在是報作果，不然他一定會不費力量的見到李麗華了。這天夜裏他親身到李麗華的小樓上去傾訴他的哀情。

但是和麗華一時會見他的不是嚴俊，也不是黃紹芬，而是張少泉老板。這使這位有錢的公子爺心裏有些忐忑。和不安。

「簡少爺，麗華很多次談到你的爲人了，我很高興。但是您來了幾次我都沒有在家，很對不住，現在我想談一談！」

張少泉這次出頭，她是有着自己的作用的，這作用和李麗華現在心裡所想的這一點也不一

樣，李麗華是現在電影界今後真的能成名，那麼現在將身子交到一個富商之手裡，是不太聰明的。張少泉，對李麗華的教管也是非常的嚴厲，往往在她出去的時候，找到一二個人作保鏢。那是她怕這棵錢樹子遭到外禍或別生枝節會影響到她的收入。現在報紙上傳說出來這一段謠言，她是不能放過她的女兒的，但是唱戲出身的她，見節和別人往往不同，她只認識富商總比接交窮光蛋有人氣。她要在這一個時候見一見這位簡少老闆。因為她想到了胡蝶的潘有聲，陳雲裳的二百五十萬，那麼有了這麼多的數目，爲什麼還必須作明星呢？這當然都是不必說了。所以她看到簡伯文之後，立刻就說她想要說的話。

「伯母！簡伯文的語音很輕，很穩重，有一股紳士階級的味兒。您太客氣了。麗華和我雖然認識也很要好，但是報紙上的報道完全是誤會。我和麗華，不會作一件事，遭到人家不名譽的指責的。」

「我也很信任您！孩子。」張少泉真不愧是老梨園啊！「但是麗華作電影事業，你覺得怎麼樣呢？」

「當然是很好的人材。不過我覺得作一個女孩兒家還是不應該那樣拋頭露面。因爲作明星是爲了吃飯，而吃飯這回事却並不一定說非作明星不可！」

「那麼您是說麗華應該還是唱舊戲去對，是嗎？」張少泉胸有成走的問。

簡伯文是二十歲的青年，經驗學力全不足令人傾心。他覺得這話的味道很不對。於是說：「不是這種說法，我是說不拋頭露面就可以了，不必……」

「然而很愧對簡先生的好意，麗華她要不作電影演員，我們是沒法生活的了。」張少泉對這位交淺言深的人只好假話當真話的說下去她要看他還會說些什麼。

「生活！」簡伯文呻吟了一聲。「這也沒有問題，雖然上海物價飛漲，看朋友的面，每月我倒可以津貼四千五千的。」

「謝謝您。我很高興麗華居然也會有你這樣一個知己。」張少泉的語聲漸漸隨着心聲變了。但是三元五元買一隻鳥兒放在籠子裡，也許還有餘，四千五千買個人關在家裡恐怕還不是呢！」隨即表示非常不高興的樣子向麗華扭過臉去。

「媽！」麗華叫，她覺得這些話是會讓伯文難堪的。「不要說了，住在上海要是怕謠言，就不用過了。」

「這麼說你是認定了簡少爺，不管街面上的輿論了。」張少泉聲色俱厲。可是你們完全想錯了。我們過去唱戲爲學梅蘭芳，現在演電影是想作胡蝶。好在我們麗華還有點前程。簡少爺還是歇開點吧！」本是向麗華發作的話，結尾又成了獨對簡伯文了。

「伯母！我不用想，厭根我就不想佔有她，我知道我還不佩！」簡伯文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才能退出這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裡！其實他的心裡滿不是這回事，他是不懂得藝術的，他更不知道藝術家的生命和價值，他相信我只要有錢什麼都會打開的。不過因為他過愛麗華了，所以他還不敢放肆，仍然壓制着一顆已經要爆炸了的心！

「伯文！」麗華說：「這算什麼哪！謠言是有作用的，我們當心一點就完了，現在我們爲什麼要討論這樣大的問題上去。媽！你放心，此後我是務必聽您的話。」

「簡少爺！」

「是！伯母。」

「您們都有着青春，有着青春應該享的幸福，如果你們真心相愛，這年頭的伴母親的，是不會管你們的事。只要不出什麼枝節，上海這地方是慣於出是非的。」

她的話將說完，簡伯文心裡不覺又高興起來，麗華對他很好，他也對麗華好，這還有什麼問題？一時他覺得麗華人是屬於他的了。就在這時候，黃紹芬和嚴俊來了，他們一直吐露着明朗的笑聲，由一階到二階，張少泉捨掉了他們就去打招呼，在簡伯文看這招呼是有些過於親膩了。人，一個是在銀幕上見過而且很崇拜的嚴俊，那一個是過去曾經愛着過麗華的黃紹芬，也是在影報上相識的，他不知道是高興也不知道的嫉妬，在這又不好，想走又不好。還是麗華先來爲他們介紹。

無論簡伯文如何的年青美貌，但是在這陣個人之前，他是比不上的，也是任何人所比不上的，因為他們一舉一動都是有着純藝術的風度，當然是別人所望塵沒及的了。

人坐在沙發上，坐在躺椅上，談上海的新聞，談影壇的秘話，但却談不到「小報的謠言」上來。簡伯文覺得這於他是個壓迫，終於起身走去了。

「麗華在這些人之間，他是難操勝券的。」他一面跳上米色流線型小氣車，一面自己盤算着，他覺得大眾的情人如果不藏之金屋，是會要跑掉的。所以他慢慢的在刺激着自己的決心，過了半個月，這關於李麗華和簡伯文的謠言消弭了不久，中聯公司將大批預告的新片，以李麗華充主角而領銜出演了。這可見她的片子在大江南北，鬧裡關外，得到無量觀眾，而有着王座的希望了。

簡伯文在這時候，他要運用他的金錢的力量，由王座上掠奪這位大眾情人，藏之金屋，他不擇手段的，和張少泉老板開一次談判。出他的意外，什麼條件都很順利的成功，只有一個條件沒有能解決，不，沒有提到，他想，陳雲裳的身價才有二百五十萬，麗華，有二百五十萬也滿好了。父親只要將浦東紗廠一月的收入給我，便什麼都無問題了。可是當他懷着這種心情到寶康里的時候，夙常視錢爲草芥的他，居然爲一個數目所驚倒了。張少泉用一七百萬法幣一將這位轟動一時的小開驚倒了。他第二次走出李宅大門坐到汽車裡的時候，他想：

「鹿華不是和我開玩笑嗎？」同時張少泉的臉子使他打了一個寒戰，他想，我不再來了。

周曼華的桃色新聞

阿 憨

高大的梳妝鏡，梳妝鏡裡有一團粉臉。

象牙木梳，巴黎香粉，鉛棒，口紅，蔻丹，蓬鬆的黑髮，離開眼皮子高高的兩條彎細的黑眉毛，黑眼圈，黑的脖子，一切都是黑的；緋紅的雙頰，脾紅的口唇，發亮的紅色手指甲，這一切都是紅的；黑的，紅的，紅的，黑的，組成一片誘人的色調，組成一片誘人的情緒。白緞子的睡衣，細腰，聳起的乳房，顫動着，顫動着，鏡子裡的人笑了，立在鏡子前的人也笑了。

◇丁鈴，丁鈴……◇一會兒。

◇丁鈴……◇又一會兒。

◇喂！……是呀，舒先生麼？……哦！小姐在家！……噢，請您等一等。◇
擎着聽筒的娘姨招呼：◇小姐，電話。◇

◡電話？◡扭着腰肢，打量着自己的身段，眼睛斜迷々地。

◡是，小姐，舒先生的電話！◡

◡這末早就打電話來，討厭！◡鏡子裡的人影披着雲樣的髮，動着曲線的臀，鏡子前的人卻是把臉露過來，能看到她一邊在小嘴裡嘟噥着。

熟悉於表情的器官，熟悉於表情的神經。

◡嘴說討厭，心却喜歡！◡娘姨肚子裡的話沒敢說出來，卻睨着小姐的臉色神秘的笑了
◡便把聽筒交給小姐！

◡喂！老舒嗎？：是我呀！你幹嗎這末早就打電話？：：：喚，我正在化妝，喚！：：：：啊？甚麼？先施有最流行的外衣，料子，啊！啊！：：：格格々々！你別閑扯，真的嗎？老舒，唔！好啦，所一定等着你，六點鐘，那末六點鐘見！◡放下了聽筒，便向娘姨問：

◡現在幾點啦？◡

◡一點三刻！◡

◡唉呀！：今天倒這般晏！◡不知她心裡是怎末股子勁兒，娘姨糊里糊塗地想：「方纔又怪人打電話打得早哩！」

◡喂，中飯預備了麼？◡

已經預備好啦，小姐！今兒個特意給您做的炸鷄肺，火候可正好哩，不老不嫩的，您不是很愛吃的嗎？

小姐陪個笑臉，笑臉上劃個自己的得意。

「其實，我不吃也行啦，早晨多吃了兩片麪包呢！」

這可怎末好？難侍候的小姐喲！

姑娘望々她，笑臉沒有啦，得意的影子也沒有啦！

突然，吱——吱——

門鈴響，習慣的知道是有生客來，小姐略抬一下眼睛，姑娘卻忙的趕出去。

就是不大一會兒，不，說得明白點兒，就是一分來鐘吧！姑娘又走進來，把一張名片遞給她，一面用眼睛望着：

「小姐，這個人要見您！」

名片擎在纖々的手裡：「影報記者，陳文。」

「影報記者，這小姐略加沉吟：『好！請進來。』那末的吩咐姑娘啦！」

小個子的影報記者，三十來歲，臉刮得光々の，但領結卻打得歪々の，這是所有小報記者的表示；他隨着姑娘走進來，像見了熟人那末的先笑，然後深々地彎腰一鞠躬，本來個子就小，一深々地彎腰，人就比地不高多少，那小姐見了這樣子就要樂出來。

「哈！周小姐。〓抬起身來的時候：〓這末早就來打攪您，真太對不起！〓那末的學着紳士的口吻溫和地說啦。」

「噢！陳先生麼？您看我這樣子卻太失禮啦！您請坐，我去換身衣服來！〓還沒等着那人客氣，便翩翩地彷彿一只白蝶似的飄走啦。」

「剪刀西施，現在卻出落得這般漂靚動人。一個有魅力的姑娘呢！〓陳文記者的眼睛隨着周小姐的曲線移動，周小姐從另一間屋子裡走回來時，他的眼睛也挪回來。」

寬袖管的白緞袍，耀眼睛的三英寸高的高跟鞋，拖着一個柔軟的肉，隔着衣服卻流洩着醉人的（三三三）！

「對不起，受等啦！〓細得像睡意惺忪的眼睛擠出一堆笑，紅嘴唇裡醉人的熱氣也笑開啦。」

「周小姐太客氣啦！〓」

兩張矮腳軟椅子上，兩人對坐着，做主人的周小姐從煙盒裡抽出一枝香煙：

「請！〓」

「哦謝々！〓不足似的又：〓謝々！〓」

擦着了火：〓周小姐實在溫滿可親，像在銀幕上一樣。〓那末的說了後，緊接着問：〓

您現在拍什麼新片子沒有？

暫時還沒有，大概決定的有秦淮世家。

周小姐過去的每部片子都成功，都令觀眾滿意，實在是周小姐的演技純熟，天才過人，無怪乎現在紅遍影國，這次演秦淮世家那樣的主角，您一定更勝任啦！

就像講演似的那末連串的一大套，周小姐在旁皺了好幾次眉，扯了好幾次嘴角，但他都沒有瞧見，他只想自己是影報記者啦！

不，說起來自己真是太淺薄啦！不過都是靠了大家的指導，幫助，和抬愛，自己每逢想起來的時候真覺得慚愧，以後還請不客氣的指導。也那末肯書似的，是凡應酬這一類事情所應說的話便都連串的說出來啦！

不敢當！不敢當！

停了一會兒：秦淮世家的男主角是

是舒適先生！

舒適先生，陳文記者用眼睛瞞住幾分掩不住的神秘的笑：可是周小姐，我很冒昧，外間都盛傳——嗯，盛傳您和舒適先生很要好的，是真的麼？

倒也不假！那末滿不在乎地回答啦。

「啊！因為這是和周小姐，和周小姐很有關係的，如果那是謠言，我們影報一定想法爲您糾正！」

「其實那倒沒有關係，我和舒適先生只是常在一起演片子，比較有些感情就是了！」

「是的！是的！」陳文記者此時卻整一整領結，但弄來弄去還那末歪歪的！「哦！這就是外間人多半喜歡，喜歡無中生有的我們影報總要設法打消掉外間人的這種卑鄙的觀念！」

「哦！那倒謝謝您，太費心啦！」

「談不到，談不到！」很滿意的又整一下領結，陳文記者總好用重複句子表示懂禮貌的。

「那末，請您用杯茶吧！」說着就喊：「阿姨，倒茶來！」

「噢！不必，不必！打攪您啦，我——我這里告辭！」

「忙甚麼？再談一會兒。」周小姐卻站起來笑着說。

「不，不，太對不起啦！再見！」又是深々的一鞠躬。

周小姐看這樣子也又要樂出來：「哦！再見！有空請來談！」

小個子的影報記者，光々の臉，歪的領結，重複句子，這一切都沒有啦，周小姐便啐了一口唾沫：

／真討厭，這狗樣的東西！／

抬手看看錶：

／咳？三點啦？／

便喊：

／阿姨，開飯！／

(二)

夜，上海的夜。

人的流，光的流，色的流：霓虹灯的閃光旋轉着上海的豪華！

紳士和金錢，金錢和女人，香檳酒，爵士樂……整個的大上海一到夜裡就展開了色情的狂歡啦！

一九四〇年的一九四〇式汽車，最新的流線型在馬路上飛跑着。
唧！唧！唧！

車廂裡有兩個笑臉，附帶一團攝氏二百度的熱氣。

秋剛末，街上颳着秋風，秋風裹着車體從先施公司的門前馳走了。

別人追過去眼睛：

「看，周曼華和舒適！」

「蠻熱絡的，買衣料啦麼！」

「剪刀西施的那外衣就是！」

「哈哈！舒適小子艷福不淺吶！」

汽車卻一陣風的看不見影子啦！

霓虹燈，旋轉門，人流，笑語……：

百樂門舞廳，爵士樂，醉心的華爾滋！

白衣的僕歐扯開一張笑臉，向一個青年紳士和一個青年小姐鞠了一躬！

舞池裡那末些幌動着的人影，樂台上瘋狂的提琴師，喇叭手……正吹奏着吻合這些紳士淑女們的步伐的音樂。

這一對兒也坐下啦！

電燈卻倏的亮起來，照亮他們。

「華，要香檳麼？」

「隨便！」

「隨便就好，來，一握手，白衣的僕歐便走過來啦！」

「聞香味來！」

杯子舉在手裡，歡喜放在心裡，灯光照着醇的酒漿，灯光照着濃的情意。

台上的爵士樂又響起來，人們便都到舞池裡去了，這一對兒竟就到舞池裡去了。

華爾滋，雷夢娜，我愛你……

笛々

。

達々

肉的擁擠，便有肉的香味也沁進心脾，沁進神經，步伐一下子卻錯了一拍。

「啊呀！」

「真對不起！」那末地笑了一下。

「哦！是你，華！」

「唔！是你，敏！」

台上的爵士樂使他們又轉開啦！

「那是孫敏？」男的問

「對啦！」女的抱緊了他一下。

灯再亮時。

孫敏走到這一對兒的桌前，還是銀幕上那末英俊的，飄酒的！風流小生呢！

「華，久違啦！」

「敏，你幾時回上海來的？請坐呀！唔，待我替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孫敏先生，這是舒適先生。」

「久仰！」

「久仰！」

三個人有二個不同情緒的笑。

「我新近回來的，你好？」

「謝々你，你很好？」

「我就是這個樣子，舒先生公司裡不忙麼？」

「噢，近來也沒有片子拍，倒很得閒的，孫先生這次回上海來預備——」

「倒有意思演片子的，現在正在和國聯公司接洽！」

「唔，以孫先生過去的歷史來說，一定會很可觀的！」

「哪里，舒先生的名望倒是全國皆知啦！」

「不敢當，不敢當！」

「來，喝一杯吧？」

華卻給孫敏斟了酒，舉起酒杯來。

「謝々，謝々！」

三個人乾了三杯不同滋味的酒！

台上的音樂又響了，電燈又滅啦！孫敏站起身：「華，我們去跳一回」

華回眼看一下舒適：「噯！我還有事情，本來就要預備回去啦！」

「那我倒真太打擾了你！」

「我倒真太對不起啦！」

「再見！」

「再見！」

「有機會……」舒適說到這里看孫敏卻已不見了。

「走吧！適！」

華站起來，舒適也站起來，伸臂攆過華的軟腰，卻哈哈々々的笑啦！

「華，你想什末？」舒適收了笑，看華露出一點不大歡喜的顏色。

「不，我沒想什末！」華卻靠緊他，紅嘴唇裡綻出笑：「適，你看孫敏生氣了是不是？」

「他怎末要生氣呢？」

「那不是因為我沒有陪他跳舞麼？」

「可你爲什末能陪我跳舞呢？」

「淘氣」

走進汽車門時，她小聲附他耳朵上說：

「我愛你！」

車廂裡兩個笑臉，附帶着一團攝氏四百度的熱氣。

夜上海的街上，這輛流線型汽車飛馳着。

(三)

上海的影報上刊登這樣的一項新聞

「周曼華熱絡舒適，百樂門舞場時見儷影雙々。」

過幾天又有這樣一項消息

「周曼華已與舒適同居，香巢既非霞飛路霞飛坊，亦非環龍路吳家弄，但新址則無人知，頗爲秘密云々。」

影城裡，人把這消息對周曼華笑，也對舒適笑，影城外，人把這消息對周曼華擠眼睛，也對舒適擠眼睛。

但是，在國華公司的經理室裡，有一天

張石川手摸着小鬍子，笑迷迷地坐在沙發裡，另一隻手裡捏着雪茄，周曼華坐在一旁的沙發上。

「你該想一想，曼華，你是有前途的！」

磕一下煙灰。

「其實小報倒完全是造謠，頂討厭，不過我們總要不給他們抓住半點兒口實就好啦！你說是不？曼華。」

「是呀！不過因為我常和舒適在一起演戲，比較的有些感情。」

周曼華用兩片紅嘴唇解釋自己。

「小報上還說是舒適提拔我，我纔有今日的地位，因此，就說我和舒適好是爲了報答他的好意，真是叫人——」

「本來，你是有天才的，當然你今日的地位完全是你自己的，換句話說，沒有天才的人誰提拔也是不行。」張石川又噴一口煙：「所以呢！你的未來前途更大，只要你檢束自己，只

要你努力，我不能！」

「真的，張先生的盛意我是知道的，多是小報上的謠言可恨！」

鼓起了小嘴，揚動着眉毛，一上一下的。

看這樣子張石川卻笑啦：「你努力吧！我預言你將能和顧蘭君，陳雲裳齊名！」

周曼華卻七分含羞的微笑啦！

「可是張先生，我的名字真的要永遠在舒適的後面麼？」

「那是不能的，例來，一個女主角的名字就是一部影片的生命一樣，況且你紅起來啦，你的名字當然是要在前頭的！」

哈哈々々々！

經理室的笑聲，把人眼睛裡的世界給挪動地方啦！

過兩天，影報上就有這樣的一條新聞

「國華公司預定拍攝之『秦淮世家』女主角已決定為周曼華，男主角為舒適，但卻因排名問題，舒適已向公司提出要求，絕不允許自己在周曼華之後，故此片竟因此暫行擱淺云々」
好奇特的消息，好新鮮的消息，和周曼華熱絡的舒適怎末連這一點份兒都會不讓嗎？

環龍路吳家弄八十號的二樓上。

一個西裝的青年，背影高大，他正在按着門鈴。

吱——吱——吱

「阿姨，看有誰來啦？」

屋子裡響起清脆的女人的聲音。

便有一阿姨把門開开了：「您是哪位？」

「我姓孫，你們小姐在家麼？」

「噢，在家，您等一等呵！」

阿姨再出來的時候，這姓孫的西裝青年便一同隨着進去了。

「真的是你，敏？」

「對啦，你想不到麼？」

「噫！也許是。」那末閉着嘴唇的笑：「你坐呀！」

西裝青年不說什麼，便坐在沙發上了，摸出香煙來。這正是孫敏。

「那天真是大對不起你了，敏，實在因為我有事情，你生我的氣啦麼？」

「我怎麼能生你的氣呢？小姐，你現在已經是紅星了呀！」長吟的噴一

「別婉苦人，老朋友，何必呢？」

「噢！笑啦！笑啦！華，我和你鬧着玩的！」

「哼！這樣鬧着玩可好！」小嘴還那末的撇着。

「怎末，華，你還要生我的氣麼？」

「我怎麼能生你的氣呢？先生，你現在不還是大明星麼？」高吟的揚一下眉。

「得啦，你又何必婉苦我？」

「噢！笑啦！敏，別過意，我這也是鬧着玩的！」

「好小姐，你真會報復哇！」把煙蒂拋到灰盒裡去啦！「今晚我做東，到大華去怎樣？算

我陪罪！」

「那可當不起！」

「噢！老朋友啦，這一點面子是得給的！」

「沒有面子！」那末真事兒似的連眼睛也不抬。

「這已經够我瞧的啦！小姐！」

不，我真的不再高興見面，今天又對不起你！」

「那……」

「那還要請您原諒我！」

「噢！」

十分鐘後，孫敬已不在這間屋子裡了，和周曼華對話的卻換了舒適。

「適，你看夕這小報！」生氣的拿過一大堆花花小報來扔過去

「你理那些做甚麼！」

「不過我真受不了，竟貓三狗四的胡說八道！」

「所以呢？明知道他們是胡說就不必生這份閒氣！」

一聲也不出聲，坐在那兒看窓前那盆花，粉色的秋海棠。

「你看這個，華！」舒適從西服袋裡掏出一張新聞紙遞過去。

「我不看。」擱過了臉。

「噯，好，你不看我只唸給你。」

「秦淮世家之排名問題，據聞男主角舒適決不讓步，已向公司當局提起。」

「據聞，」舒適又把這張新聞紙摺起來：「華，還不是小報造謠嗎？」

着，我又幾時向公司提出辭職來着！」

「真的，」周曼華把頭轉過來啦：「這件事情倒弄得我們之間也彷彿發生了一些芥蒂似的，其實，以地位和聲望來說，我對這件事情一點意見也沒有！竟是小報搗鬼！」

「不過，這也許是公司的宣傳術也說不定。」

「喂！」

「這一來對你卻有很大的幫助呢！華，我相信，不能因為這末一點小事情便能影響到了我們的友誼！」

「那是當然的，我們又都不是小孩子，那樣一來就笑話啦嗎？」

「是呀！我一定和公司當局說，你的名字要排在我的前面。」

「適，那不必，我一向都沒有排在你的前面過！」

「豈有此理，爲了你的將來，我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什麼的，我預言你將和陳雲裳，顧蘭君齊名！」

和陳雲裳，顧蘭君齊名，經理也這末的向我說，你的犧牲倒真也不算什麼的。這末想着就禁不住的笑啦！

舒適看到她的甜蜜的笑，知道她是很爲滿意的，也就笑着說：

「華，我們一同去吃晚飯，然後再到大華舞廳去！」
「好，你坐一會兒，我換了衣裳就來！」
說着就像鳥兒似的那末看世界挺闊大的跳進屋子裡去了！

(五)

愛多亞路，大華舞廳。

羅襪絲光映灯紅酒綠，淫靡的音樂應合淺笑輕聲！

「看！噢斯！」輕々地那末讓眼睛隨腦袋轉一圈兒。

「啊！她們又來啦嗎？」

「是呀！老孫，那剪刀西施不過是你從前的愛人嗎？」

哈々々々々々！

幾個人都笑在一塊兒啦。

「哼！」老孫定了眼珠子。

「別生氣，老孫，有能耐

「有能耐怎樣？」

「有能耐再把她搶回來！」

「哼！」老孫又定了眼珠子。

時間從手錶的快步子的針尖上滑過去。

「唉！」就這末過了好半天，老孫卻不禁吐出一口氣。

「想我孫敬……」那末輕々地感傷着自己。

「老孫，怎末，你認輸啦麼？」

「並非認輸不認輸，小王，我告訴你，我倒看出一點道理來！」

「別說笑話，你看出了什末道理！」

「來！」

他卻不答這話，一擺手，白衣裳的僕歐便走過來啦：

「孫先生，您」

「嚶，開兩瓶威士忌！」便轉過臉兒來說：

「小王，說真個的，我看現在的剪刀西施可真紅起來啦，已經和金嗓子周璇分庭抗禮，可見公司對她是很器重的，所以呢」

威士忌拿過來啦，高脚杯子裡注進去黃色的酒。

孫敬舉起杯：「請乾！」

繞一個圈子，酒到肚子裡，幾個人都把杯子照一下。

第二杯再斟的時候

「所以」孫敬又接下去說了：「既使這小妮子用不着舒適捧，也絕不會倒台，這就是舒適的失敗。」

「噯，對嘍，公司又不是舒適的，他既非經理，又非導演，那末一個明星可不會受他的支配！」

「是呀，最近他們鬧着排名問題，你看。」

他們把什末都不注意了，音樂台上已經響起鏘々的小鑼，懷娥鈴婉妙的扯出醉人的聲音，舞池裡男女一對一對的擁抱着。

「我說這話你們信不？剪刀西施現在還熱絡舒適，那不明々白々の告訴人，她只是爲了搶頭名？」

「舒適倒應該讓份！」

「而且，忙甚麼，這一份讓過去了，連抱着的份兒也就要讓過去啦！」

「這對，這對，我不也抱過她麼？現在卻換了舒適，早晚舒適那位置還不得另換別人？」

哈哈哈哈哈！

大華舞廳的一角，不，這也許就是世界的一角，這幾個人什末都不注意的樂了！

威士忌的黃色酒液，待到燈亮時，音樂停止時，卻耀得這幾個人的眼睛在所有的景物前跳蕩着。

他們醉了？尤其是孫敏他醉了！

哈哈哈哈哈！

不然，他爲什末那樣大笑呢？

不然，他爲什末那樣搖擺呢？

(六)

日子在和平裡過去了！

日子也在熱鬧裡過去了！

上帝安排事情也公平也不公平，愛和平的他偏讓有些熱鬧去打擾他們，愛熱鬧的他又偏造出和平來跟他們反對！

是事情的本身不調合呢？還是創造事情的人的本身矛盾呢？

舒適近來不喜歡熱鬧了！百樂門，大華，先施，永安，江灣賽馬場，回力球……：這一切他都厭煩，小報，新聞；一關於喧嚷已久之秦淮世家之排名問題，舒適已自動讓步，甘居周曼華之後云々」，他看到這裡時也不禁腦袋疼了。

另外還有個影子在他的腦袋裡，那是一團粉臉，兩道彎彎的黑眉目，細的眼睛，圓準頭的鼻子，噴笑着的紅嘴唇，但輒來愧去，不禁使他的心碎了！

這是誰呢？誰使他的心碎了呢？

由環龍路吳家弄八十號，到先施，永安，大華，百樂門的周小姐，周曼華，紅名星，身旁的陪侍已經又換了一個在唇上蓄有短鬚的中年紳士！

這中年紳士還把一輛福特一九四〇式的流線汽車贈給了周曼華，號碼是二九三一八。小報上就用這樣的消息來爲周曼華煥揚，炫耀：

「近訊，一度與舒適熱絡之周曼華，自於公司之地位益加提高，更與一大家之中年紳士交往頗密，按其本家爲周其潔氏，係×××之經理，腰纏巨金，爲表好感，乃不惜以福特一九四〇式之新型汽車相贈」云々。

報尼巴上還有這末一小段：

「又訊，舒適近來絕跡舞場，目前曾見之於梵王渡公園，裝甚萎靡，頗似失戀」云々。

這樣一來，在大上海裡有四個人起了四個不同的想頭：

「倒中了我的話了，舒適失戀！」第一個是孫敬。

「想不到我犧牲了名位，這小妮子卻投到別人懷裡，可恨，可恨！」這第二個是舒適。

「從此我可消受美人恩了！哈々々！」第三個是周吉霖。

但輪到第四個周曼華時，她卻想：「一切在我都不過是玩々而已！」

大上海，和平與熱鬧真的太不調合了！

一九四三、十、十五、午夜

顧蘭君從影十年

關 鍵

(一) 小 姨 明 星

顧梅君嫁給了明星公司的導演徐欣夫，不久以後她的妹々顧蘭君也進了影城。

在上海的銀壇上，顧梅君和顧蘭君是一對姊妹花，她倆都曾給中國影界劃過幾條痕跡。如今，她倆已是兩棵紅星了。

但是顧蘭君在初上銀壇的時候，都亦和其他的女演員一樣，不但無名，而並也攤不上重要的角色，不過給胡蝶等已紅的大明星們配々戰而已。

她江蘇省鎮江人，南國的女兒，多半有着天生的麗質，她很聰明而能幹，姊々當上了電影演員以後，說不上是爲了什麼，她忽然也愛起了水銀燈下的生活，她憧憬着銀幕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她很羨慕她的姊々。雖然她是操一口很純粹的上海白，同時她覺得若當電影演員，必須能說國語，因之，她在私下里也曾用過苦功，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這也許是她後來成名的許多主要原因中的一個。

顧蘭君時常到她的姊々家里去串門，她覺得她的姊々家非常好玩，有的時候，徐欣夫和梅君談起了影城中的一切故事，她就留心的聽着，心里非常羨慕。

有一夜，她又跑到姊々家里去玩，恰好這晚上徐欣夫和顧梅君都沒有出去。因為最近公司裏要拍一部影片，里面有顧梅君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這當兒她正在家里練習表情呢，而徐欣夫却在旁邊指點她，夫妻倆好像很熱心很認真的一遍又一遍的試驗着。

顧蘭君走進來的時候，他倆愕然已經看見她了，但因為正在忙着，所以只點點頭招呼了一下，此外並未說甚麼！顧蘭君也不便打擾他們，便在一旁凝氣靜氣看着他倆。

◇這樣對嗎？◇顧梅君做了一個表情，向徐欣夫問。

◇不對，不對！◇說着，徐欣夫走了過去，他也照想做了一個表情。你看着，要這樣才行呢。眼眉微皺，眼睛向遠方凝視，心中所含有着無限量的悵鬱完全要在面部上表現出來，兩支手要握着，也不妨隨便的揉搓一下。你做一遍我看々。◇

顧梅君便照着他所說的做了一次；但仍不很像。徐欣夫搖々頭，一面擦着頭上的汗，一面無可奈何的說道：

◇不行！不行！差得太遠！◇

此時！顧蘭君忽然心中一動，她衝口而出的說道：

姊姊做不好，我來做一遍給你看。

她不等姊姊和姊姊開口，便走近了他倆，把剛才徐欣夫教導顧梅君的那個表情照樣做了一部。她微微皺着眉，眼睛憂怨的向遠方的前方凝着，手握放在胸前，不時的揉揉兩下，她做得底確正如徐欣夫所說的，把一個少女心中所含有的無限量的悵鬱全部都在一張白嫩的面孔上表現出來了。

這不但使顧梅君感到驚訝，就連徐欣夫也決沒有想到他這位小姊有如許的天才，竟能做出極微妙的表情，他瞪大了眼睛，已經望得痴呆的了。

直到顧蘭君把一個表情無遺憾的做完，顧梅君和徐欣夫才深深的嘆出了一口氣。他倆一齊喊道：

「真好極了！想不到你倒會演戲。」

顧蘭君聽到姊姊和姊姊的稱贊她，喜歡得兩片腮頰上都薄薄的飛起了兩朵紅暈，她含笑望着姊姊，她問道：

「大姐，你看我有當演員的資格嗎？」

顧梅君不住的點頭，她聯珠砲似的張開口便說：

「够資格？够資格！而且比有經驗的演員都好！」

徐欣夫也說：

「蘭妹若當演員，我管保妳馬上就能紅了起來。」

趁着這個機會，顧蘭君便磨上了她的姊姊和姊丈，她很誠懇的說：

「那麼，你倆就把我介紹到你們公司去吧，我要當當演員。」

「二妹，妳放心，稍待些日子，我一定讓他把妳介紹到公司里去的。」顧梅君一面斜睨了徐欣夫一眼，一面對她的姊姊說。

顧蘭君只好暫時忍耐着了。她沒事的時候就自己個兒對着大穿衣鏡練習表情，一會哭，一會笑，比已經當上了演員的人更加用心，她豫備要一鳴驚人。

果然，不久之後，明星公司爲了擴充範圍，大量的召聘男女演員，於是徐欣夫在他的太太顧梅君的催促之下，便把小姨顧蘭君介紹到公司里去了。

許久的志望，一旦克隨，顧蘭君的喜悅，當然是我們所難想像的了，從這時起，她便成爲中國電影界鬪士之一員了。

在上海的影圈里，她和路明都被人目爲「小姨明星」；後來這兩位「小姨明星」都在姊丈的提拔之下成了名，紅遍銀國。以顧蘭君和路明比較起來，她似乎是更幸運一些，僅數年的努力，她便超過去許許多多當時的大明星，博得全體觀衆們一致的好評，奠定了她中國

電影史上的鞏固的地位。

影圈里的人們，和影圈外的人們，差不多都知道她是顧梅君的妹妹。但也有人以為她是顧梅君的姊姊，因為梅君生得太年輕了。徐欣夫的小姊；妹々兩字似乎沒有小姊的字眼兒好聽且富有某一種誘惑的神秘性，所以一般人都呼她為妹々明星而呼她為與路明相互輝映的「小姊明星」了。

(二)金魚美人

初上銀壇的顧蘭君，因為尚無大名，而且明星公司又多經驗豐富的老影人，如胡蝶，夏佩珍等人，正在紅極一時，當然在短時間內，不會顯出她來的。

不過，顧蘭君的心是高的，正如為一切聰明的女孩子一樣，她決不甘心于久居人下，她覺得自己和她們並無差別，也是一樣的人，為什麼要給她們當配角？甚至在銀幕上扮演連一句台詞都沒有的角色呢。

她的心很急，恨不得馬上就擔任重要的角色，馬上下演片子，把自己苦心學習的演技獻在觀眾們的面前。

但是，在這時候她的幸運還沒有來，公司的老闆站在營業的立場上不敢隨便任用一個新

人，不肯給她較比吃重的戲做，所以她始終是默々無聞的混在一群無名演員的群中，有時且演活動佈景一類難得令觀眾注意的角色。

顧蘭君原有的雄心幾乎完全被這種冷漠的空氣給打碎了，她感到無邊的失望，她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她不時的含着滿腔子的怨忿對她的姊丈徐欣夫申述：

「我不想在電影界工作了，我要到學校里去讀書。」

徐欣夫聽她這樣說，當然要免不了驚訝，他問道：

「這是爲了什麼？妳不是很願意當電影演員嗎？」

「反正我有我的打算，現在我對於電影工作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徐欣夫搔着頭皮，莫明其妙的說：

「妳嫌賺的錢少嗎？我可以要求公司給妳漲薪。」

「不是。」顧蘭君鼓着嘴唇說。

「那麼，妳是爲了什麼呢？」

待了好久，她才吞々吐々の說着。

「我幹了這麼些日子了，連個重要的角色都攤不上，儘給人家打下手，幹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徐欣夫聽她說完，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不禁哈哈一笑，正色說道：

「妳也太性急了，我勸妳還是幹下去吧！對於事業不能取消極的態度，也不能失望，現在妳雖有沒有地位，焉知妳永久沒有地位的呢？只要妳肯努力，刻苦用功，在演技上盡最大的度去練習，去研究，將來也不難和胡蝶她們並駕齊驅的；如果因為現在的一點小不滿意，便對自己的工作發生了厭倦，甚至絕望，那豈不是把妳自己的前程耽誤了嗎？我敢管保妳，不出三年，妳一定會紅了起來。」

經過徐欣夫的一番勸導，顧蘭君已灰的雄心便又跳躍了起來，她暗思姊丈的話也許是沒錯的，那樂就忍耐下去吧。

她在公司里的工作並不太忙，同時因為也不太隨心，所以她不能不在工作之餘找一點娛樂以消磨永日和解釋愁煩。她從小就愛好金魚，她喜歡那些小動物活潑美麗，她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愛好金魚的心也隨着她的年齡增大，養金魚的經驗也一天比一天的多了起來；後來竟成爲了一種嗜好。

在這時期，閑暇很多，她便利用這許多閑暇專心在飼養金魚上；並且博覽群書，研究金魚的改良和切保護及飼餵的方法，這樣精的根求，在幾個月後，她居獲得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對於養金魚更發生無邊廣汎的興趣和喜好了。

她曾寫過一篇之養金魚的經驗談，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永安月刊上。在這篇文章里，她寫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經驗，如養金魚的注意點一節里說：

- 1、金魚缸換水時不可將缸搖動，免損傷金魚。
- 2、不潔之手不得入缸。
- 3、水草每天更換一次。
- 4、下食時應注意，勿將生物拋下。
- 5、冬天時，金魚缸外應放熱心缸。
- 6、金魚排卵時，切勿搖動水缸。
- 7、看金魚時，人嘴不可正對缸口。
- 8、人多時，勿大聲喧嘩。

由此可見她對於飼養金魚一道，不僅是欣賞，同時把金魚的習慣和生理也完全捉摸得很透測了。

因為她喜歡金魚，所以同事們送給她一個很雅麗的綽號：『金魚美人』。

『金魚美人』顧蘭君，這名聲後來在影迷心中種下了甚深的印象。

在顧蘭君的家裏，院子裏和屋子裏，擺滿了金魚缸，大的，小的，玻璃製的，瓷製的：

……應有盡有，金魚的種類也很豐富，單以顏色來分別，便有黑的，白的，紅的，或各種顏色相間的，它們在清水綠草之間，來回的浮盪着，令頑賞說不出心中的喜悅。

詳細的數目外人不得而知，僅估量推測，斷定顧蘭君至少也擁有着七八十缸的金魚，這數量未始不是驚人的人，但她却尚不滿足，仍舊各處蒐羅着，物以類聚，越蒐羅越多，在她還沒有成爲大名鼎鼎的紅星以前，差不多已經是上海有名的飼養金魚的專家了。

朋友們給她送禮物的時候，幾乎完全是金魚，別的東西她是不喜歡的。

在她二十歲生日那天，公司里的同事，以及親戚朋友們又都送了她不少的金魚，據她後來對別人說，這一次所收的禮，是有生以來屬於最豐富最使她高興的一份。

她還沒有成名，工作很少，而且攤不上重要角色當，於是乃以養金魚爲消遣，藉慰愁煩而解孤寂，不料却因此而得到了不少生物上的知識和經驗，而且更得到了一個很動聽，很美麗的綽號——金魚美人，這是點綴她生命的一朵火花。

(三) 她和偵探片

一天一天的過去，俗語有『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顧蘭君在長時間的忍耐下生活在彭城里，既不與人爭名，也不和人奪利，她只有暗地里努力修養自己，默々中加緊用工，

以充實她的學問和精力。

果然有心者事竟成，當她擔任了許多次不重要的配角以後，居然引起了導演及影片老闆們對她的注意，並且又有她的姊丈徐欣夫極力的提拔與吹噓，不久之後，她便漸漸的活躍起來了。

她的處女作品是和謝俊，龔稼農等人合演的《夜會》。她在這部影片里的角色是大都市的一個女郎，她的戲非常吃重，當明星公司拍製《夜會》的時候，公司當局非常惴惴不安，因為《夜會》里的主要角色雖然有龔稼農等老牌已成名的明星擔當演出，但其他的兩個男主角謝俊和顧蘭君却皆是新人，他兩能否演得恰到好處，能否獲得觀眾的美評，却是不敢豫測的，所以《夜會》這部影片可以說是明星公司的冒險作品。

但是，《夜會》終於拍竣，終於送到各地的影院里去上演了，出乎意料之外的，顧蘭君和謝俊竟得到了觀眾們一致的贊賞，各小報紙的電影欄也都替她竭力宣傳，僅數月的時光，顧蘭君這名字便響遍全市了。

明星公司主持人見顧蘭君已經得到了豫期以上的成功，自然喜歡已極，而顧蘭君本人則更加興奮，在此時她只願到給胡蝶等大明星配演不說話的角色的情景，真不禁有今昔滄桑之感了。

其後，她又演了一部《桃李爭艷》，所得的成績也全在水準以上。顧蘭君就是這樣紅起來的。

她的姊丈徐欣夫看着小姨是成了名了，當然也是替她高興，更盡心竭力的去鼓勵她，提拔她，使她享更大的盛名。

徐欣夫是中國著名的偵探片權威導演，正和馬徐維邦是中國著名的恐怖片權威導演者一樣，他處理偵探影片的手法是極新穎的，這時，他籌備着大量攝製偵探影片，自《翡翠馬》以下，《金鑄鑽》，《生龍活虎》，全請他的女婿顧蘭君主演，其他合演的人們有謝雲卿，王吉亭，尤光熙，李清，龔稼農，王徵信等當時的影壇名宿，有時更由顧梅君參加合作，所以這三部片子會盛極一時，幾乎瘋狂了成千成萬的電影觀眾。

顧蘭君扮演聰明，美麗，勇武，活潑的女郎，是非常合適的，所以她這三部連續性的偵探片一出，馬上便風靡全國，幾乎壓倒了藝華公司王引，王次龍等人所演的偵探名片《新婚大血案》，《百寶圖》……等，顧蘭君也得到了標準偵探女郎的《綽號》，她由此便躋入了紅星之列了。

溯本窮源，使顧蘭君能够得享如此大名的第一個功勞者，當然算是她的姊丈徐欣夫先生了。

然而此後顧蘭君却又改變了作風，她不再拍演偵探片了，因為偵探片雖然能夠賣錢，雖然能獲得更多的觀眾，但在藝術的價值上却是非常渺小的。

(四)標 準 貂 蟬

不久，上海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滬上的各影片公司都陷入了工作，不能的停頓狀態，一般影人也都各覓前途，向別處飛散了，上海影壇遭逢了空前的浩劫。

顧蘭君在上海既無工作可做，同時靜極思動，便和她的姊丈，姊々，及她的全家，皆遷移到南方的香港去了。

在香港，她閉門家居，養金魚之外，便終日練習小楷，幾如深閨處女，生活也力求儉樸，服飾等都辦絕奢華，有時她的姊々或姊丈勸她做兩件較華麗點衣服，她便會正色的說：

「穿得那麼好幹嗎？而且現在又沒有工作，還是將就一點吧。」

姊々和姊丈也不便相強，只好任她的意去做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因為時局已經漸次安定了，上海的影界又有復興的氣象，其時適逢卜萬蒼要給新華影片公司導演一部古裝片「貂蟬」，男主角呂布已聘請了金山担任，只有女主角貂蟬尚無人選，後來新華當局想起了遠居香港的顧蘭君，認為她頗為適當，便派人到香港

去和她接洽。

其時正逢顧蘭君在香港閉居無聊，很有重做馮婦，再上銀壇的念頭，所以與新華當局一拍即合，馬上簽訂了合同，辦當一切，再度回到了上海。

起初，她很擔心，因為從來沒有演過古裝片，而頭一次便擔任了非常難做的貂蟬一角，事實上恐怕不易討好，由心里十分恐懼，怕的是一下弄糟，不但過去的盛名從此付諸流水，即在將來，也難想再於影壇上出人頭地了。

越恐懼，越小心，不敢稍微大意，竭力研求古代人物，舉止行動及言語的快慢，惴々不安的把一部貂蟬拍成了。

把全部完成的貂蟬，經過新華公司的試演後竟認為是一部絕對成功的古裝影片，佈景的豪華，偉大，暫且不提，即以其中的幾個主要角色的演技來說，金山的呂布，不失為英俊勇武，魏鶴齡的王允，自屬老成持重，顧而已的董卓於陰險狡詐中含有大氣磅礴的氣象，尤其是顧蘭君的貂蟬，溫柔，嫵媚，聰明，果斷，應有盡有，演得維妙維肖極其神似，不但出一般觀眾的意料之外，就連她自己覺得可驚，沒想到竟能做得這樣盡善盡美。

那時節，古裝片的風潮，幾乎普遍了整個上海，影壇更因為貂蟬的獲得空前的好評，更加引動了影商們的覬覦之心，於是你也拍古裝片，他也拍古裝片，鬧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

，但此沒有一部是超過貂蟬的水準的。

貂蟬在大光明影院演了三天，天天客滿，呈國產片空前的盛況，後來又在金城演了月餘，上座成績始終不衰，並且把這部片子的拷貝運到了西洋去，得到國外人士的贊賞。

據當時的統計，貂蟬一片開演不到半個月，已經賺到了七萬六千餘元，比較過去的漁光曲，六十四天內只賺了四萬餘元，可謂有霄壤之別了。

貂蟬乃給上海影壇奠定了古裝片的基礎。

在貂蟬之外，顧蘭君尚演了武松與潘金蓮，武則天，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等許多古裝片，差不多每一部都得到了好評，她的聲譽幾乎超過了當年的紅極一時的胡蝶了。

然而顧蘭君却並不因為自己已經紅了，便養成了驕矜傲慢的習性，她仍舊和從前一樣，不斷的照樣用功，待人接物也一如往昔，和藹而大方，在影城里與同事們相處非常圓滑，沒有一人個說她不好，沒有一個人不滿意她，感情都非常融洽。

她的姊丈徐欣夫時常對她說：

你看我的話怎麼樣？是不是你現在已經紅了？若果你在那時候脫離了影壇，焉能再得到今日的成功呢？

顧蘭君自然感謝他，同時也領悟到無論幹什麼事情，只要不斷的努力向前，就絕對不會永久爲冷淡所包圍的。

雖然《貂蟬》一片得到了空前的成功，然而顧蘭君却仍感到不滿，有許多記者去訪問她的時候，她便歎虛，客氣，而且很坦白的說出她心里的話：

「觀衆們看了《貂蟬》，雖然都一致贊賞我所扮演的角色尙屬成功，而竭力的揄揚我，但我個人方面却終覺有些慚然。我自己演的片子，當然要比第三者更清楚一些，《貂蟬》是古裝片，過去中國的電影公司雖然也曾以歷史的題材攝製過幾部影片，但服裝及佈景等々都不太考究，演員也只是敷衍了事而已，照直的說來，那些片子不過是一種獵奇的東西罷了。聽說中國有古裝片，則我以為應以《貂蟬》爲第一部，它不但題材好，故事的內容意識正確，而且在各方面的服飾置上都曾下過一番考證，務求其像真而能誘發觀衆的歷史概，不認爲是荒唐的故事。像有如此慎重計劃的古裝影片，當然不至於遭受到失敗的，這是《貂蟬》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以我這樣一個並無太深的素養的演員去擔任極端重的貂蟬一角，到底有些勉強，雖然我曾苦々の研究演過歷史人物時應有的舉止，行態，然而一到做的時候，仍舊免不了有些手忙腳亂不能如所想像的應付裕如，縱然其中有些小技巧尙值一顧，然大體是很令人失望的。」

她又說：

貂蟬的成功，應當由金山，魏鶴齡，顧而已等三位承受那種光，我是不能夠參豫其間的，不過公司若給我機會的話，將來我一定要努力拍幾部令人滿意的古裝片，以酬謝國內外觀衆們的雅望。

然而，無論她是在怎樣的歡欣，但她的演技却已被觀衆們公認為神妙異常了。

(五) 愛的歸宿

最後，我們該談到顧蘭君的戀愛問題，這是每個女演員最令人注意的地方。

顧蘭君的戀愛的開始，應當從那里說起來呢？

數年前，上海的影界舉行了一次賑災照片義賣大會。

那時，各影片公司的女演員們的照片都提供了出來，任人展覽，隨意購買。顧蘭君，陳雲裳，袁美雲，貂蟬等諸大明星都是這次義賣會中的主要人物。

上海有一位富商，就是名傳一時，幾乎婦孺皆知的那位一大山人，他也姓顧，素常最崇拜顧蘭君的演技，他曾費盡無數的心機，到處替顧蘭君做義務宣傳，以謀和她接近。

這樣費了好久的時光，有志者事竟成，他居然和顧蘭君做成了朋友，時常出入顧家，一

同出人交際場所，幾乎像一對愛侶了。

然而顧蘭君並不是在真心的愛他，一個女演員的愛，是不會輕易付與任何人的，顧蘭君和一大山人不過是隨便敷衍但一大山人却未免有些受寵若驚，認為顧蘭君已經屬意於他了。

當照片義賣會開幕時，給整個的大上海掀起了碎然巨浪，不但影迷，就是平常不大愛看電影的人物也都以為這事很新鮮，爭相傳聞，極度的興奮起來。

一大山人處々應博得顧蘭君的歡心，當然他不願放過一次的好機會，於是便毅然決定以十萬元巨金購得了顧蘭君的一枚很普通的照片。

這段消息傳到社會上以後，不但使陳雲裳，袁美雲等人相顧失色，就連顧蘭君個人也驚萬分，而一般社會男女，更加橋舌不下，當做一件空前未有的大事件，你傳給我，我傳給你，不僅上海，連整個的中國都為這件事新聞所舉動了。

一大山人的這種舉動，固然極盡豪奢之能事風度，他的從影史也很長了，雖然一向並未大馳其名然而已演技來說，也頗老練精淳，在上海影界里占着相當的地位。

顧蘭君和李英拍々黃天霸々一片，李英飾黃天霸，顧蘭君飾張桂蘭，故事的内容本來就異常香艷動人，而富於羅曼斯的氣味，更因為兩人朝夕相處，男未婚，女未嫁，都在青春年少時代，乾柴烈火，當然要一燃即着了。

李英很戀慕顧蘭君的聰明，美麗，活潑，大方，顧蘭君也頗屬意李英的英俊，瀟灑，雄壯，豪爽，因此，他，她兩人便在這種情勢下種了愛果情長，日日滋長，終至於圓々滿々の成就姻緣。

但是，好事多魔，顧蘭君雖然一心一意的愛着李英，李英也一心一意的愛着她，然而顧蘭君的姊々梅君和姊丈徐欣夫却頗爲不以爲然，認爲李英並不是她的好伴侶。

他們的理由是，李英是窮光蛋一個，在影界又無大名，和光耀銀壇的顧蘭君簡直就沒有結合的可能。

但他却也另事寓意，一方面是給顧蘭君掙面了，另一方面則是給自己創空氣，而最主要的却是爲了取媚於顧蘭君，不惜用巨金去博得她的燦然一笑。

在當時一般人們的忖度中，都以爲顧蘭君和一大山人的交情，一定非汎々者可比，並且有疑惑他一定是互相愛戀，早訂白首之盟，以情勢而言，似乎顧蘭君除舍大山人之外，再沒有第二個理想的對像了。同時一大山人也以顧蘭君的未婚夫自居不疑，喜歡得簡直有些要發狂了。

但是顧蘭君對於這件事却表示着很淡漠的態度，讓人猜不透她究竟賣的什麼藥。

直到若干時候，她與一大山人的糾革才算告了一個段落，同時她也得到了所切盼的愛的

她的對像，是海上影壇里的名小生李英。

而愛芽之萌，却始於她和李英共同主演古裝武俠片《黃天霸》那時。

李英本來長得够英俊的，自然有一種特殊的。

不過，顧蘭君已下了決心，她侃侃的向她姊丈和姊丈說：

「你們不必勸我，我的意見已經決定了，李英既然愛我，我也愛他，若說他窮，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以用工作去換錢吃飯。」

經她這樣一說，徐欣夫和梅君便有些辭窮了；但他倆終不甚贊成她的舉動，因此，有一個時期，竟使兩君，梅君這一對親切和愛的姊妹花，各含不快，疎遠了許多。

終於，顧蘭君和李英結婚了。他倆愛情進展的快速，令人非常驚訝，在影城里，一時傳為香艷異常的佳話，從此顧蘭君算是有愛歸宿。

李願結合，徐欣夫和顧梅君都極不愉快，但其中最感到苦惱的却是那位向顧蘭君追逐最力的一大山人，他突然聽到了這消息，幾乎氣得背過氣去，但顧蘭君對他，却仍一如往昔，保持着從前的友誼。

新婚夫婦，感情是非常要好的，因為李英和顧蘭君都是影城里服務，夫妻兩個商量着，

便籌資開設了一個電影公司，同心合意的幹了下去。他們的公司拍了一部《蕩婦》，女主角由顧蘭君自己擔任，男主角則是聘請的黃河，李英任導演。這部片子出來以後，馬上又得了不少的好評，而顧蘭君的作風，也和從前的兩樣了，那種潑刺，肉感，香艷，矯冶的確是別個女星所難望其項背的。

中聯成立後，顧蘭君也加入了，但李英却從此息影，退出了銀壇。

據聞最近顧蘭君也脫離了影圈，和李英組織了一個銀星劇團，北上公演，從此，在中國影界便沒有再見到她的名字。

燕 燕 曲

光 煙

陳燕々近幾年來是一天比一天的紅了，誰也想不到十餘年前的一個黃毛小丫頭，而今却成了上海影壇演悲劇的重要角色，並且博得了『小鳥』這一個美稱。

她是北京人——但又有人說她是南方蘇州人，在北京長大的。總之，她在北京曾經住過一個時期，那則是無疑問的事實。從小她就和其他的一般北京女孩子一樣，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國語，而且又聰明，伶俐，是十分招人喜歡的。

據說，陳燕々の父親是北京飯店的一個茶房，不過這也並不確實，因為又有些人說她的父親是一位有錢有勢的紳士，這兩種說法，究竟是前者可靠，還是後者可靠，我們現在很難決定，唯以普遍的說法來看，則彷彿前者的比較理由充實一些。關於一個大明星的出身來歷，尤其是她父母的詳細情形，向來是糊々塗々使人難於窺見其真像的，這不僅是陳燕々一人如此，即連陳云裳顧蘭君童月娟等諸大明星，都是這樣，倘使我們非欲詳細的追究不可，那簡直是費盡了力量，也討不到好處，更絕難得到滿意的答案。

不論怎樣，我們知道陳燕々是在北京長大的，並且父母双全，這一點也就够了。

她原來的名字，並不叫燕々，而是倩々兩字，燕々は進影城以後才改的。

北京是中國舊劇的發祥地，皮簧戲在北京這地方盤踞了二百來年，根深蒂固，不但產生了許多數不過來的優伶，而且使每一個北京人和舊劇都結下了因緣，差不多就能哼々兩口西皮二簧，陳燕々在這古城里，耳濡目染，當然不免對於舊劇也有了深刻的印像，她不但愛聽戲，而且愛唱戲，道聽途說的學來了兩兩戲辭，今天也唱，明天也唱，居然被她學會了幾齣，如々武家坡々，々賀后罵殿々，々蘇三起解々，等，幾乎都能從頭唱到尾了。雖然後來她把舊劇扔下了，但仍舊未完全忘掉，所以々四潘金蓮々中她也和觀眾見了一次面。

陳燕々小時的生活，是很舒服的，但也許是困苦的，這都沒有關係，她曾經讀過書，常常用功，小學畢業以後，考入了北京有名的聖心女子中學校，是教會立的，功課很嚴，但她却能應付裕如，是一個品學兼優的高材生。

她是否從中學畢業以後才輟學的，或是半途退學的，我們也不能一口斷定，總之，不久以後，她便離開學校生活了，據某小報上的記載，說她輟學的時候，已經在中學卒業了，輟學的原因，是出于她父親的意見，因為她父親覺得那時候的各個學校，都特殊的注重英國語的學問和文字反而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她父親覺得這樣很不妥當的，於是便命令她輟學了。但他的求學過程，却並未自此而止，她父親也怕耽誤了女兒的學業，所以便替她請了一位老

生，在家裏教她讀五經四書，及一切的古典文學作品，希望把她造成一個知書識禮，曉四德的賢妻良母式的女子；然而陳燕々那時已受了新思潮的影響，她不愿再讀這些離開實際生活很遠的東西了，時常的推托生病，不去受課，她父親沒有辦法，只好辭退了先生，自己親自教她。

以上是一種傳說，另外還有一種傳說，則說她僅々受過初等教育，此外便全然是在家裏幫助母親工作了。

不過，陳燕々の確很聰明的，即或在她年小的時候並未受過教育，與她後來的成名也無多大的關係，她自有其別人所無的獨得的天才。

她怎麼入的電影界呢？聽咱慢々の道來。

有一年的春天，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她剛才十幾歲。上海的友聯公司到北京來拍外景，許多著名的影星都跟了來，名盛一時的林楚楚也在其中。

這批影人隊伍下榻於北京飯店，據說陳燕々の父親因為北京飯店當茶坊，所以陳燕々也常到飯店里去玩兒。

這天，她突然聽說從上海來了許多演電影的男女，那時，也許她已經看見過一二部影片了，所以很想看一看演電影的人究竟是怎樣人物，電影是怎樣演成的。她便偷偷的跑到北京

做店裏去，想法和那群影人們接近，整天留在那裏不想回來。

因為她是一個小女孩子，同時又非常美麗，聰慧，那般明星們，都歡喜和她搭訕，逗着她玩笑，尤以其中林楚楚對她更屬深切注意，問長到短，好像很喜歡她似的。

林楚々問她：

◁你愿意演電影嗎？◁

她偏着腦袋反問道：

◁和您們一樣的演電影嗎？◁

◁當然啦。◁

她快樂得幾乎跳了起來，忙不疊的衝口說道：

◁那個我愿意，我就跟了您們去吧！◁

林楚々仔細端詳她的面孔，覺得，◁她實在很够一個銀幕上的臉型，若把她帶到上海，好々的加一番訓練，將來是不難成就一個人材的，說不定還許紅了起來呢。想到這裏，林楚々又問她道：

◁恐怕你父親不答應你演電影吧？◁

她搖頭，很果決的說：

么只好憑着帶我到上海去，我就能和父親商量。

么好吧，妳先和妳父親商量一下試么看，若是他答應了，我就帶妳去。

陳燕么高興的點了點頭，很喜悅的跑回家去。

這天晚上，她對父親和母親便提出了這個意見，起初父親不肯答應，後來所說演電影也能賺錢，倒好貼補家用，便無可奈何的答應她了。

么我拗不過你，你就跟她們去吧。不過我得跟她們當面交待一下。

第二天，父親帶着陳燕么一同到了北京飯店，當面和林楚楚講妥了一切，林楚楚非常爽快的說：

么您放心好嘍！把她交給我是不會錯的，我像小妹么一樣的看着她。

等到友聯公司的外景隊啓程返滬，其中多了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就是後來紅遍影壇的陳燕么。

初到上海，陳燕么看着什麼都是新奇的，在影城里生活得到不寂寞。

因爲她既無演劇的修養，又無電影的知識，新以最初她擔任的職務並不是演員，而是黑屋子里的沖洗女郎，但也算幕後的作者了。

後來經過了林楚楚向友聯當局的主持人一再申述，竭力推荐陳燕么，說她確有演戲的天

才，不妨給她個機會，讓她在銀幕上試驗一下子。

因為林楚々是友聯的台柱，素常有地位，所以她介紹的人公司不便駁回，便把陳燕々調轉做演員了。

陳燕々入電影界的目的，本來就是打算在銀幕上出個風頭，演幾部片子露露臉，偏々の公司老闆却把她打入黑屋子之內，使他難得與觀眾見面，心里當然不痛快的，幾乎要辭職不幹，回轉北京去了，如今林楚々彷彿已窺了他的意思，和公司當局斡旋的結果，居然竟如了她的愿，從沖洗班轉爲了演員，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但是初當演員的人，很少有一開始就担任重要角色，馬上出盡大風頭的陳燕々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最初也不過是僅僅充一活動佈景而已。

漸後，她的演技有了進步，友聯的主持者乃給了她一些較吃重一點的角色當々。

她的處女作是「一剪梅」。在這部片子裏，陳燕々扮演一個天真爛漫，活潑靈敏的女郎，她演得十分妙肖，更加上一張清秀美麗的臉龐，映在銀幕上，簡直她天上的安琪兒一樣的人。誰也沒有想到以她這個沒有多少經驗的女孩子，竟能做得這樣老練，于是公司裏的女們對於她也都另眼看待了，老闆和導演們也都想重要她了。但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目中，她却尚無大名。

陳燕々初試鋒頭，便得到了圓滿的成果，當然是非常喜歡的，而她更要喜歡的却是林楚々。林楚々看見自己介紹的人露了這麼大的臉，不但給自己掙了不少的面子，也實在是公司的榮幸，所以她見人就說：

『我說燕々這孩子有出息麼，果然，我的話並沒有說錯；你們看看吧，不出三年，她一定能够紅了起來的。』

林楚々の推測並沒有差，陳燕々後來真如她所想像的紅遍了銀國，而且坐上了擅演悲劇的第一把把椅。

在『一剪梅』拍完了以後，正當陳燕々高興頭上，北京的家裏突然來了電報，說是父親病重，促其速歸。

這時她的心真亂極了，顧不得公司的工作便急忙請假回家，同事們都到輪船碼頭上去給她送行。

但是當她搭輪船到了天津，由紫竹林下船，復又從老龍頭車站上火車，趕到北京，在前門車站下車跑到家裏的時候，父親已經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息，和她到家，僅僅相差一個半小時。

她突大事，一時悲從中來和母親共同撫尸大恸，數日不進飲食人竟消瘦得不成模樣了。

過了七七，把父親的後事料理完畢，恰好友聯公司打了電報來，急等她回去拍戲，命她速去，她無可奈何，只好在北京摒擋一切，和她的母親專誠南下，一同到上海去過生活了。

這一趟來回的奔波，及悲傷所致，她的身体的重量減輕了十二磅。

她在友聯公司演的第二片子是《戀愛與義務》。她飾一個不懂世事的鄉下小姑娘，因為過去既有了經驗，這回不啻是駕輕車走熟路，演來分外精彩，有幾個很輕鬆動人的場面，她表演得歷々如繪，比較在《一剪梅》裏的演技更有了驚人的進步。

這時候，她的名字已經宣傳出去了，所有的影迷們，腦子裏也都深々的印上了她的影子，並且因為她嬌小玲瓏，所以送給她一個《小鳥》的綽號。

其時，正是默片漸被淘汰，有聲影片初興的時期，一般觀眾所想看的，大体都是有聲電影，所以公司也在打算着多拍有聲片。

但是上海的影人們，多一半都是產自南方，很少有會北京話的，有的人甚至於僅々能說方言土語，這當然不能演給一般人看的有聲影片了。

陳燕兮是北方人，即不是北方人，也是在北方長大的，尤其在北京住了那麼些年，所以國語正是她的拿手好戲，不但會說，而且說得非常流利，動聽，是誰都能够明白都能够聽了後發生美感的。

在這種優良的條件下，陳燕々突然紅運臨頭，漸漸踏入了大明星之林，不禁導演們特殊重用她，就是一般同事也多請她教授國語，她竟成了一個忙人了。

所有的影迷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們，差不多盡都被她顛倒，凡看她所演的影片時，不說是看電影去，而說：

◁看小鳥去呀！◁或是：

◁看陳燕々去呀。◁

才幾年的工夫，她就這樣的紅了，真是從前所夢想不到的事情。

介紹她的林楚楚，彷彿也跟着有了更大的光彩，不時的嘴里叨唸着：

◁我們的小鳥真聰明。◁

但有時也叮囑她：

◁燕々，你可別太滿足啊，還要努力才行，藝術是沒有止境的，妳雖已得到了一點成績，有一點小鳥聲，但這並不足以證明妳的技術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妳還得更進一步的去用功才行。◁

林楚楚說的本來是好話，但此時的陳燕々已不是以前的陳燕々了，有了名氣當然隨着也長脾氣，把林楚楚介紹進影圈的功績已經完全忘却，並且自己羽毛已豐，再用不着林楚楚的

幫助了，所以林楚々の話，她便也有些聽膩了，這時聽林楚々如此的對她說，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疑惑林楚々は嫉妒她的盛名，所以她便帶搭不理的，很冷淡的繃着臉子說了一句：

『我知道！』

林楚々見她不大留心自己的話，又再加重的說：

『妳別往心里去，我說的可全是實話！』

但她却不耐煩的：

『嘮叨什麼！我不是說我都知道麼！』

說完一甩袖子就走了。

林楚々想不到她會拿出這一手來，氣得臉都青了，怔呵々の呆了片晌，才啾然的嘆了一口長氣，低着頭走了開去。

這時候，恰好陳燕々和友聯公司所訂的合同已經滿期了，她不敢再接着續訂下去，便和友聯脫却關係。

一個已經成名的演員，是不怕找不到工作的，陳燕燕從友聯出來以後，馬上就被新興的聯華影片公司聘了過去，待遇也較比以前高了數倍。

聯華影片公司在當時的上海電影可以說是一個權威的者，它不但規模宏大，擁有多數的

優秀演員，同時拍製的片子，大體也都水準較高，很博得一般智識青年的贊譽。

陳燕々加入聯華後，第一部片子拍的是《南國之春》，仍以一貫的作風扮演天真的少女，成績雖無進展，也是水準以上的作品。

從此以後，她就和聯華當局簽訂了基本演員的合同，安心的工作下去。名氣雖然尚不及胡蝶，阮玲玉等一般先進的影星，但也是數一數二的紅人了。

陳燕々在聯華立住了地位，便接一連二的主演了許多部片子，她的年齡還很青，僅々由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止，她所主演的片子已經有二十多部了，其中最主要的如《母想之光》《除夕》《暴雨梨花》《續故鄉春夢》《大路》《鐵鳥》等都在中國的銀壇上放過榮光。

然而，在這麼多的片子裏，如果嚴格的批評一下，只《暴雨梨花》為最成功，那故事我們或許認為陳磨一點，但它給人的印象却非常深刻的。

其內容是這樣的：

一個鄉下的少女，因為天災地患等種々的原因，讓生活壓迫得幾乎喘不出氣來了，她在鄉下已經失掉了活路，只有逃到城市裏去尋求工作。誰知道大都市裏的失業及流浪者却比鄉下更多，生活也更難維持，而且有無數的罪惡圍繞在她的身邊，竟使她更多了一份壓迫。這時，她突然被一位有錢的闊少爺愛上了，給他租房子，置辦傢具，買衣服，整理煥然一新

，她以為那個少爺是真心的愛她，同時被虛榮心所蠱惑，便把自己最寶貴的處女貞操和靈魂完全交給他了。然而事實竟會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那個少爺漸漸的對她不那麼親熱了，當他對她完全失掉了玩弄的興味時候，便毫不憐憫，毫不猶疑的把她趕了出來。那正是一個狂風暴雨的陰霾日子，灰雲遮滿了天空，大雨傾盆的落下來，梨花瓣兒被雨珠片片的打落在地上，混凝在污泥裏；她的美麗喪失了，青春也離開她了，她回到瞎了眼睛的姊姊的家裏時，所剩的只有遍體的創傷，和從大都市所帶來的一切侮辱，她哭了，她的眼淚一粒一粒從消瘦的臉上滾在衣襟上，懊悔，怨恨，悲忿，慚愧，許多不同的情緒同時組在她的心上，是她已經不是過去天真無邪的姑娘了。

這種故事，固然不免有些感化，有些太陳腐了，但在當時都是最能握住觀眾的心理的影片，當陳燕々演至最後一場時，她的淚珠落滿了面頰，觀眾席上也有無數的男女偷々の洒下了同情的淚，眼淚雖然不能代表一部影片價值，但至少也證明了這部影片尚有着令人感動，令人共鳴的力量。

陳燕々演々暴雨梨花々一類的悲劇角色，是再適宜也沒有了，她的臉型，她的眉目她，的身段，她的動作，和她那輕緩，軟弱，嫵媚而安閑的對白，處々都表示出她有着演悲劇老天所賦予的才能。

有銀幕上落泪，多數的演員都是假的但陳燕々の眼淚却是真的，這一點最使人佩服她。有一次，黃紹芬問過她：

◁你的眼淚究竟是怎麼落下來的呢？我看你要落泪就落泪，這也有一定的方法嗎？◁

陳燕々咬着嘴唇笑了，她很坦白，但也很正經的說：

◁這本來沒有什麼，你要知道，眼淚是人類情緒蒸發的產物，只要認清了這一點，在演劇的時候，儘量使自己的情緒蒸發，那麼，眼淚自然而然的就會落下來了。◁

但是黃紹芬仍舊不明白，他想了許久，只想不出這裏的奧妙，瞪着眼睛儘向陳燕々の臉上凝視。

陳燕々不言語，她也向他望着，一句話也不說。

黃紹芬實在忍不住了，他只好乾笑了一聲，向她問道：

我仍舊不明白，感情的蒸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而且是怎樣的去蒸發牠呢？這一點我簡直想不出。◁

陳燕々微笑了一笑，直像一支小鳥似的動人，她故意賣關子，不肯說她只含笑的支吾：

◁您仔細想一想就明白了；不然，您可真太笨！◁

黃紹芬搔着腦袋，他紅着臉，始終也想不出，沒法，只好央求一下：

「得啦，您快告訴我吧，簡直把我給整壞了，您再不告訴我，我可要生氣了！」

陳燕々斜着眼珠望了他一眼，便向他仔細的說道：

「所謂感情的蒸發，是最簡單不過的事，譬當你拍戲時，到了需要落泪的地方，只要儘力的去想起一件平生最傷心的事情，那時您忘却了是在做戲，眼淚自然而然的便會落下來了，而且非常逼真，連一絲一毫的矯揉造做也顯不出來！」

黃紹芬聽她說完，這才從恍然中躡出個大悟來，不覺哦了一聲，隨即又含笑的向陳燕々問道：

「那麼，當妳每一次演悲劇的時候，妳所想起的最大傷心的事情是什麼呢？」

陳燕々の眼圈一紅，她真的要落下淚來了。

「我一想到父親的死，不打算落泪也要落泪的。」

我們的小鳥做戲是多麼認真呀？無怪他能够成名了。

數年前，她的名聲幾乎都蓋過了影壇皇后胡蝶，據有心者調查的結果來看，那時候最崇拜她，最景仰她，而且最愛慕她的，完全是一般知識青年及中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差不多在每一個青年的獨身宿舍里，都能够發現她不同姿式的照片。

她是所有影迷的情人，她的影子嵌在每個青年的心目中。

除了這技術以外，她的文章寫的也平壇，時常作兩首詩什麼的在報紙雜誌上刊載，雖然她的文名沒有過去的艾霞和現在的夏露個人皆知，但與那一般專事詞章釣譽，或是情人捉刀的大明星比較起來，自然是有著天淵之別的。

她很愛騎馬，當她最初學習馬術時，曾吃了無數的苦，挨了數十回跌，但她不屈不撓，以堅忍的努力，竟把騎馬術學得非常精妙。

每逢暇時，她便乘了一匹白色高駿的洋馬在上海的海格路與一帶馳騁疾走，有時穿着馬袴西裝，和一個男人差不許多。

風吹着，馬跑得比風還快。

陳燕兮是柔弱的女子，但她騎在馬背上時却顯得英姿颯爽，不愧鬚眉了。

有一回，她騎馬出去，到晚還沒有回來，偏趕上是一個深秋，天陰下着大雨，天氣涼得讓人抖戰。

陳燕兮的母親等候女兒不見回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一來是因爲夜漸深了，二來是雨越下越大，恐怕她在外面受了涼，所以非常的擔心。

而陳燕兮却並不那麼癡，她雖然稍微被雨淋濕了一些，但她却找到了一個農家去借宿，所以並未如母親所擔的受了涼，直到第二天早晨，她安然回到家裏的時候，她的母親才放下

了一條志忑的心。

陳燕夕的私生活是很規律的，衣食住三樣都不失爲儉樸合理，決不像一般上海的大明星，在紙醉金迷中度過了她們的一生。

她生得很美麗，年齡雖然長大了，但是這並不足以減低她的風韻，反而更令人如對鮮花，有清新愉快的感覺，尤其是她左嘴角邊的那一顆黑痣，更給她添上了許多的撫媚溫柔，她最動人的地方也就在這點。

她的愛人是攝影師黃紹芬先生，他倆戀愛的過程，在五年前的長時間下才達到了白熱化的。

黃紹芬這人，從表面上看來，並不比普通的男人更富於能够搖撼女人的情感的魅，他也並不是所謂小白臉子一類的油滑青年，如果適當的說起來，他其實只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普通的青年而已。

但有一點，却有一般人所及不來的。

他誠實，忠厚，拘謹，溫和，並且他熱心的愛着他的工作，在影城裏服務已經有許多個年了，但他對於自己的職務，從來沒有發生過厭倦的心。他學的是照相，在中國的影響壇上，優良的攝影師是很難很難的，而黃紹芬却始終爲了藝術而奮鬥，不間歇的研究着新的技巧

，在長時間的努力下，他終於造成了中國影壇有數的攝影師了。他這樣堅忍不拔，為藝術，為工作而苦幹的精神，在一般的青年人中，委實是很難得的。

黃紹芬從什麼時候才愛上了的陳燕々呢？陳燕々從什麼時候才接受了黃紹芬的愛呢？——我們不能深求，也不必深求了。

如果男女之間的愛戀是基于感情上面的，那末黃紹芬和陳燕々の感情，是在許久以前就凝結在一起了。

黃紹芬，他喜歡陳燕々の老實，溫柔，大方，儉樸，陳燕々却喜歡他的忠厚，努力，健壯和誠實，他們倆個的個性，是多少看着共通點的。

他們愛了五年，在這五年中他如同一對天真的小孩子似的相處着。

也許男人都是性急的，他們都喜歡在超速度的時間內把他們的愛人擁抱在自己的懷裏，當然，黃紹芬也不能例外。

他曾經幾次向陳燕々要求：

「燕，我們的愛好應該有一點形式上的表示了。」

「陳燕々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不過她却故意裝不懂似的反問道：

「表示？您說怎樣的表示？」

「我們，黃紹芬似乎怪難於情的說：『我們應該結婚了。』」

「結婚和愛情有什麼關係呢？」

黃紹芬勉強的笑了一笑，他紅着臉兒吞吐的說：

「結婚是愛的歸宿，也是愛情的溫室，唯有結婚才最能培養愛情呢。」

陳燕々也笑了。

「結婚不是愛情的坟墓嗎？」

黃紹芬默然不語，像小孩子似的深々の低下了頭。

陳燕々拒絕了他幾次以後，最末一次終於接受了他的要求。

那是一個秋天，在大氣高爽的季节裏，他倆舉行了結婚的儀式。

那儀式很簡單的，因為他倆都不願意鋪張的原故。

婚後的生活，陳與黃都非常快樂，他倆用親相愛的努力工作，維繫着那令人欽敬的真實的愛情。

不久，陳燕々接連生了兩位千金，這兩支小鳥和她們的母親的面孔長得非常相似。

陳燕々有了孩子越發有了典緻，底條成爲一位典型賢妻良母了。

但是，花不常好，月不常圓，惡運終于臨到了他們的頭上，這事是很令人痛心的，但萬

幸尚沒有成爲假悲劇的收場。

一九四二年，上海突然傳來了消息，說是陳燕々和黃紹芬反目了，那消息非常嚴重，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據說，起初也許是因爲一點小事故，他們夫妻間爭吵了幾句，然而由這一點小事件，却漸漸的擴大了。

黃紹芬疑心她的妻子有了外遇，陳燕々也疑心她的丈夫在別處又交上了不三不四的女人，甚至有謠言說陳燕々被人用酒灌醉，在醉後失掉了貞操；說黃紹芬愛上了周曼華，同出同進，有如夫婦。

從四二年的春天一直到夏末，陳黃婚變的消息到處流傳着，傳來傳去，反而離事實的真相很遠了。

到了秋天，才如撥雲見天似的，他倆的這一段縱人聽聞的故事才告了一個段落，夫妻終于夫妻，在相視一笑之下便仍和好如初，重組起來快樂的家庭。

目下，陳燕々和黃紹芬都服務華影，他倆在繼續的爲中國的电影而奮鬥。

袁美雲的成功

九 郎

(一)

夏六月，黃浦江像一條碧藍色的帶子向東流去。

江南，正是花開如錦的時候，醉醺醺的軟風輕撲在人們的臉上，溫馨的像飲了一杯葡萄酒，心裡面覺得舒服的。

一連十幾個晴天，沒有雨，但空氣並不顯得乾燥，南國的夏之季節給予人的是輕快與舒適。

袁美雲站在窗玻璃前面，望着窗外藍色的天空，靜々の，薄翼似的雲片在微風裡面流來流去，她許久不轉一下眼睛，心中空々盪々，彷彿一無所有，再也想不起什麼了。

這正是早晨七點鐘的時候，剛睡醒的鳥兒們落在庭前白楊的枝條上，引長了頸頭的鳴叫着，恍如是在奏着和美的交響樂，隨風飄在任何一個角落裡。

過了許久，袁美雲纔微々の喘出了一口氣息，她慢々の轉過身來，兩隻手交叉的橫在腦

後，剛豎的頭髮，髮曲的在手臂的撫弄下微々の蠕動着，她在地板上來回的走了幾次，眼睛由這兒望到那兒，最後她的視線落在寫字上的一只石羔彫刻的邱比特的塑像上，她的眼珠上便浮盪着一條灼亮的光芒，嘴角邊也微々の流出了一絲愉快的笑容，她撲的向虛空裡吹了一下，身體彷彿駕了雲似的，暢適而喜悅，凡屬視線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物件，都似乎在向着她善意的注意，給予她無限的安慰。

一個姑娘從她的身後走來，手裡端着一杯滾熱的牛奶，她的心正被別的事物所牽引着，所以並沒有覺得。那個姑娘在她的身後站了一會兒，便恭敬的說道：

「小姐，牛奶在哪兒喝？」

袁美雲條的一驚，手臂垂了下來，她輕快的用一個美麗的姿式旋過了身體，用嘴唇向寫字台那邊努力了一下。

「放在那裏好了。」

姑娘照她的話做了以後，剛要走開，忽然又止住了脚步，含笑的問道：

「小姐，昨天晚上那位陳先生又來了，我因為你睡了，所以沒留他坐。」

袁美雲的眼珠子轉動了一下，她驚訝的問道：

「誰？但馬上就明白了。」是不是那個叫陳嘉震的傢伙？」

他天今晚上來。

袁美雲漫應着，眉毛漸漸的凝結了，臉上也佈了一層薄陰的暗色。她揮了一揮手，叫娘姨走了開去。

天仍是那麼快晴的，一片雲彩也沒有。

袁美雲坐在寫字台傍的轉椅上，用銀匙在牛奶杯裡攪動着，杯中浮起乳白色的蒸氣，縷縷的上昇，又在空氣裡幻滅了。

說不上是爲了什麼，此刻她心裡所有的愉快都消逝得淨盡了，只剩下一團亂絲似的東西塞滿了腦子，沉甸甸的，連身體都軟軟的站不起來。

她輕輕的呷了一口牛乳後，怪不舒服的歎出一口氣來，眼睛望着天棚，記憶像氾濫的江海，一片波濤，湧湧的擠了上來。

她的眼睛凄迷的，面前彷彿站立着三個年齡都不甚大的男人，向她微笑，向她招手，捧着鮮花跪下送給她。

哦！

她認識，這三個男人都是她所熟稔的，他們並排的立在她面前，彷彿都在非常誠懇的向她說：

「小姐，你允許吧，只要你答應了我，我願做你一輩子的僕人。」

那頭一個是陳嘉震，第二個是袁永安，第三個是王引。

袁美雲迷亂的望着他們三個的影子，心裡在掂着分量。

陳嘉震是有名的攝影師，自命爲藝術家一流的人物，打扮得何怪講究的，有點像女人，老實，怕事，但也正顯出他的無能，是一個含有女性成分的男人。袁永安剛是一張四方的同字臉，臉色是醬紫，西服穿得又平又板，褲線垂直的落到腳面上，手腕子上帶着金錶，他年青，有錢，一身的銅臭味，是自己養父的姪子，他整日整夜的纏繞在自己身邊，雖然她是那裏討厭他，但他似乎並不覺得。那第三個人王引，在三人之中是最後認識的，然而在這短短的一段時光內，她却對他發生了比別人更親切的感情，他也對她表示着追求的意思，當她和他遠赴西北，拍「逃亡」的外景時，他不是已經明確的對她有過了愛的表示了麼？……

這一些事情，在袁美雲的腦袋裡滾滾燙燙，像車輪似的旋轉着。

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彷彿被什麼東西束縛着，不能够有自由的行動，她不禁煩燥起來，眉毛皺着，把手用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真要命！」

這當兒，門吱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肥胖的身軀，如同一只皮球似的從門外滾了進來，臉

上帶着笑。笑得像一塊破裂了的面包，眼睛裡含着機詐。

「還沒到公司去？」

袁美雲望着他，眉毛更皺得緊了，這人正是自己的養父袁樹德。

(二)

袁美雲並不姓袁，她原來的名字也並不是袁美雲三個字。

她姓侯，名字叫做桂鳳，故鄉在中國山水明媚的西湖之濱，爸爸是小本生意人，日子過得很窮。

但是袁美雲並不因為家境的貧窮秉性也隨之而呆笨，正因為她生長於西湖的附近，呼吸着江南最適宜於女人呼吸的空氣，彷彿天地的靈秀都鍾毓在她一個人的身上，所以從小的時候，便是聰明伶俐的孩子，面孔也生得十分秀麗，比較大宅子裡的小姐們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不過，她的命運好像是上天給注定了的，當她在很小很小的時候，便由她的父母做主，把她過繼給以教戲為生的袁樹德了。她便開始學起了舊劇。

袁樹德是一個十足的「江湖人」，在他的手底下養着十餘個女孩，當然這些女孩子都是他

化錢買來的，他請師父教她們唱戲，給他賺錢，給他成就了一片家業。

在這十餘個女孩子中，要以袁美雲和另外一個叫做叫袁漢雲的為最聰明，袁美雲學的是青衣，袁漢雲學的是老生。

袁樹德對於袁美雲的希望很大，他想把她造就成一個如梅蘭芳一樣的大藝人，他這種打算並不是爲了袁美雲的前途，而是爲了他的自己的營利目的。

學戲是世間最苦的職業，每一個教戲的師父差不多都是由一個模型中生長出來了，他們傲慢，蠻橫，非打即罵，受他們指導的孩子沒有一個不感到極端的痛苦。

袁美雲的啓蒙師父是南方的海派名伶于蓮仙，她在他們的手裡學會了一切基本的工夫，但在他的手裡受的苦也最大。

袁美雲永生也不會忘記，當她學『玉堂春』一齣戲的時候，跪在地下，反來復去的唱那幾段很長的西皮，膝蓋都快磨腫了，但師父却仍舊嚴勵的督視她，身體偶而傾側一下，或是唱腔差了板眼，便用細的藤條向她的身上猛抽，一面却不住口的罵：

「真笨！連這麼一點玩意兒都唱不好，將來還想成個角兒嗎！」

袁美雲在這種淫威的下面，她只好含淚忍耐着，努力的學那每一個身段，每一句唱腔，絕不敢有絲毫的含糊。

後來她的師父換了李琴仙，這個人倒是比較忠厚一些，同時她的技藝也有了根底，學的時候不但省力，師父的責罰也少了。這時，她的年齡纔僅十歲，已經會唱許多齣戲了，時常和她的師妹袁漢雲同台出演，如『武家坡』『桑園會』『賀后罵殿』『一堂放子』『四郎探母』等生旦並重的戲，她都拿得起來，而且非常老練，絕沒有一點火氣，在當時的杭州梨園界是有名的童伶。

杭州雖然不是京戲的本據地，但是喜歡舊劇的人却也很多，並且也有票房。其中有一位名票顧慕超，很看了一些袁美雲的戲，他認為袁美雲的天資非常聰明，的確是一個可造之材，便宛轉曲折的去和她接近，教導了她許多齣戲，又給她指正了幾種身段和唱腔，袁美雲的技藝便比以前更加可觀了。

十歲以後，她便和師妹漢雲，開始過着跑碼頭的生活了。

她們在蘇州，無錫，常州等地，輪流的出演，雖然班子甚小，大園子不願意接她們；但因為美雲和漢雲的號招力很大，所以營業上並不受影響，袁樹德的腰包是一天比一天的鼓了起來。

雖然已經正式登台子，可是袁美雲仍舊照常的用功，早晨起五更弔嗓子，練身段，練水袖，練舞劍，練腰腿的工夫，練眼神，練白口，練舞綾子。……

袁樹德幾乎把她和漢雲兩個人當做了他個人的搖錢樹，監視得很嚴，時常難看的笑嘻嘻的對她倆說：

「好々唱吧，唱紅了的時候，就要什麼有什麼啦！」

袁美雲那時的年歲小，她不懂什麼，但眼看着那許々多々已經成了名的紅伶，生活在極舒適的溫室裡，出入坐汽車，打扮得像富翁，她便不禁從心裡萌生了羨慕的念頭，她想：

「我將來也能有那麼一天吧？」

她盼望着「那麼一天」，自己給自己計畫了一份幸福的規程表，然而一年一年的過去了，賺她的錢堆起來恐怕要超過她身長的三倍了，但這些錢她却並不能享受到，一枚不剩的完全被袁樹德吸收了去，連她所穿的形頭都是非常破舊不堪的。

這是她小々心靈上的最初的一片暗影，她懷疑，爲什麼用自己工作換來的錢，自己却不能享受呢？

但是這種話她不敢說出來，因爲袁樹德的眼睛正盯在她的身上呢，她覺得，如果她一旦向袁樹德提出了質問，那結果一定不會好的——她只有忍耐着。

時間像車輪子似的不停的旋轉着，春夏秋冬在人們不注意中悄悄的溜了過去，歷史又推進到了另一個階段。

袁美雲在袁樹德的管束下，如同一具機械，終日給他在舞台上拚命的唱，作，她賺了究竟有多少錢，連她自己也難于計算，全數都進了袁樹德的腰包。

但是袁美雲的年齡是漸夕的長大了，她的智慧和經驗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淺薄了，有時，她想起了關於自己的一串陳腐的與新鮮的事跡，便不免要悵然如有所失。在她的周圍，除了一般無聊的捧角家，票友，和命運相差不多的戲子以外，就祇是袁樹德一家人了，能够和她說得來，並且同情相憐，可以推心置腹的，只是她的師妹袁漢雲。

她倆在一間屋子裡睡覺，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在一個舞台的同一齣戲裡唱戲，在沒有人的宵兒，兩個人便互相申述着自己胸臆裡的哀曲，她們都感到一些安慰。

然而僅僅這一點安慰也竟在嚴重的事實下離開袁美雲了。

不久之後，袁漢雲的父母和袁樹德所訂的契約已經滿了期，當然，袁漢雲是要與她的師父告別，回到自己的家裡去了。

臨別的頭兩天晚上，她兩各懷着滿腹的心事，翻來覆去的，誰也睡不着，猶其是袁美雲，她看着自己的師妹快要跳出這個火坑了，而自己却仍舊需要忍受着無邊的痛苦，她流着眼

淚，悲傷的歎了一口氣，她低低的說：

「妹妹，你是好了，只有我……」。底下的話她說不出來，喉嚨像讓什麼東西堵住了似的哽咽着。

袁漢雲也非常的難過，她靜思了一會兒，只好做安慰的：

「你別難受，只要好好唱戲，將來一準能紅起來，那不是就有了出頭的日子嗎？」
袁美雲歎了一口氣：

「紅了又能中什麼用，還不是照樣的給人支使，替別人做馬牛？」

「忍耐一些總是好的，這些天我一定來看你。」

袁美雲用被角擦了擦眼睛，她的手握緊了袁漢雲的手。

「還有呢！那個老傢伙的姪子，這幾天儘跟我胡纏……：你說我該怎麼辦？」

「忍耐，凡事都要忍耐，他纏你，你別理他！哼，癩蛤蟆還想吃天鵝肉！」

她兩密々の談着，月亮落下去了，直到天上現出了曙色的時候，纔在極度的疲倦中睡了一會兒。

袁漢雲走了以後，袁美雲像丟掉了一隻胳膊似的，她深藏在心之深處的無數言語再也沒有向人發洩的機會了，她變得更憔悴，更沉默。

從前和她配戲的是她的帥妹，但現在却完全換了，她要跟麒麟童，小楊月樓，劉俊臣，王虎臣，常春恒，陳鶴峯，一般已經成了名的，年齡資格都比她老的伶人們合作了。

什麼戲她都唱，正經的老戲以外，彩頭戲也時常扮演，如『天下第一橋』『開天闢地』等，雖然她並不喜歡唱，但是袁樹德因為唱這類戲可以多賺錢，所以逼着她唱，她也只好敷衍着。

然而，當她的命運已經走到了絕境，已經再也不能發展的當兒，突然竟會從天外飛來了一個意外的機緣，把她的生活全部換了一個方式。

當時是上海電影初興的時期，天一影片公司的老闆邵醉翁，有一天在天蟾舞台聽戲，在一羣女戲子中他發見了袁美雲，不覺心中一動，他想，她在舞台上的扮像既然如此美麗，如果把她挪到銀幕上去，一定也會勝任的。

這思想在邵醉翁的腦袋裡迅速的轉了一下，適巧那時天一正打算拍一部有聲片『游藝大會』，裡面有着舊劇的節目，因此，當天的晚上便去拜訪了袁樹德，他說：

「令媛的戲做得實在好，敝公司在最近打算拍一部片子，想請令媛在裡面客串一下，至於報酬方面，絕不能使袁先生不滿意。」

袁樹德沉吟了一會兒，他說道：

「演電影固然好，不過恐怕耽誤了她的工夫，而且……」
他的話尚沒有說完，邵醉翁便急忙插口道：

「那沒有關係，我一切都替袁先生想過了，此次請她不過是客串的質性，演完了這部片以後，她仍舊可以去唱戲。」

袁樹德的心裡核計着，覺得這事對於自己頗有利益，於是：

「好吧，我就叫她給邵先生幫一次忙，不過她從來沒有演過電影，一切還要請邵先生指教。」

事情就這樣定規了，袁美雲聽到了這個消息，有一點喜，又有一點懼，她的心裡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平常，她是很愛看電影的，此次竟有機會使她在銀幕上「露」一下，當然是不會反對的；但是她對於電影完全不懂，自己能不能夠演得來，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她惴惴不安的，大着膽和天一公司當局簽定了特約演員的合同。

這是她第一次和電影發生關係。同時，從這一次起，她對於電影也感到超過舊劇以上的興趣。

命運是很會捉弄人的啊！

僅僅一個很小的機緣，袁美雲在以後的許多個年月中，竟成爲當前銀壇的紅星了。

袁美雲在『游藝大會』裡客串的舊劇是『梅龍鎮』，她以一個純伶人的姿態出現在銀幕上，當然，用她那十來年的舞台經驗去應付一齣戲是游刃有餘的事，所以演出成績很好，博得觀眾們一致的贊賞，尤其是她的『聞麥拉費司』，既美麗而又嫵媚，映在銀幕上非常的够『型』，因此，孔醉翁對她的期望也不禁更加提高了，在『游藝大會』公演後，他便再一度的去拜訪袁樹德，要求他應允袁美雲和他們的公司訂立長期合同，做基本演員。

袁樹德起初裝腔做勢的不肯答應，後來聽說演電影每月的收入比較唱戲要在兩倍以上，所以他便允許了。

袁美雲在天一只演了兩部片子，一部是『小女伶』，另一部是『飛龍』；前者可以說是她的處女作品，並且也是她的成名作，袁美雲之紅，那速度是並不下於今日的閃電明星李麗華。

電影圈和舊劇圈，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而電影圈却比舊劇圈多着一片新生的氣象，青年人是多半傾向於新的藝術的，袁美雲當然也不會例外，她在演了以上的兩部片子以後，對於電影的愛好心就一日比一日的濃厚起來，立定志向要長久在影城裡面生活着了。

此外她尚給上海影片公司拍了一部『人間仙子』，導演是但杜宇。這是袁美雲一生中所僅

拍的一部肉感片，雖然這部片子的叫座力很好，但袁美雲本人是對它並不怎樣有興趣的。

大概在不久之後，上海市崛起了一個新生的，規模宏大的藝華公司，袁美雲爲了自己的前途打算，便毅然地加入了藝華，月薪是二百四十元。

因爲她已經是有地位的演員了，所以藝華當局也很重要她，先後主演了「化身姑娘」「中國海的怒潮」「花燭之夜」「情天血淚」「碧血雄心」「三〇三大劫案」「逃亡」等片。這些片子，差不多都是與當時的名小生王引合作的。這也或者是他倆後來結合的一個原因。

袁美雲已經是一顆紅星了，但是袁樹德對她的限制更加嚴勵起來，這一點是外人所想像不到的，袁樹德在她的身上雖已發了大財，可是他的貪婪的心並未因此而感到滿足，仍舊要把她當做一棵搖錢樹，唯恐從自己的手掌中溜出去，他千方百計的打主意，計劃袁美雲嫁給他的姪子袁永安，這樣就可永久是他們袁家的人而不能離去了。

袁永安體會到叔父的苦心，同時他也羨慕袁美雲的姿色，所以放出了全身本領來，追求她不遺餘力。

袁美雲的苦惱像一團火似的在她的心裡燃燒着，使她連片刻的安然也得不到，袁永安是整天整夜的纏在她身邊，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討厭極了。

但是袁美雲的心是堅定的，她絕不受袁永安的欺騙，同時，她已經有了對像，那人就是

與她同事的王引。

袁永安在無法可施之下，猛然思得了一條毒計，他要用一種非常卑鄙的手段去獲得她的愛情。

有一次，袁美雲陪着他玩了一天，晚上，他把袁美雲用酒灌醉了，扶着一個旅館中，開了房間，他想：

「到明天，米已成飯，看她還能拒絕我嗎？」

這正是千鈞一髮的當兒，不料袁美雲突醒了，她看見面前的這種情勢，又懼又怒，望着站在牀前讓慾火燒得臉色赤紅的袁永安問道：

「你……這是甚麼地方，你爲甚麼把我弄到這裡來？」

袁永安猥褻的笑着：

「好妹妹，我實在愛你，你可憐／＼我吧！」

袁美雲氣極了，她從牀上跳了起來，暴怒的喊道：

「甚麼話……你給我滾開！」

袁永安沒有攔擋住她，被她衝出了旅館，跑回家去大哭了一場。

另外還有一個男人，也是袁美雲的追求者之一，這人便是攝影家陳嘉震。

他比袁永安這子而知體的，然而袁美雲却並不愛他。不過，她不忍使他太過於失望了，所以時常的敷衍他一下。但因此却引起了陳嘉震的誤會，他覺得袁美雲既然對他不好感，一定也存着愛他的心，所以他是很高興的和袁美雲交往着。

袁美雲雖然曾經想把自己的真意對他說明，可是因為他太老實了，恐怕他受不了這種突然的刺激，便忍隱着從未對他說過甚麼令他不滿意的話。

有時，陳嘉震半紅着臉問她：

「我們的友情，是不是還能更進一步呢？你說，是不是還能更進一步？」

袁美雲只好含糊的：

「或許有可能性吧？不過在現在似乎還早一點。」

「我能聽你這麼說就很滿意了！」陳嘉震喜歡得跳了起來。「我希望你別讓我失望——假使你一旦拋棄了我，那麼，我……我活下去還有甚麼趣味呢？」

袁美雲默然了，她不敢看他的臉，不敢看他的眼睛，她的心裡含着一種內疚，但是她不能把滿肚子的話說出口來，只好把頭深々の低下去，眼睛注視在地上，身體運動也不敢動一下。

正像暴風雨的前夜，袁美雲在各方面的迫擠下生存着。她的存在當然是極渺小的，但是

她不能因為自己渺小而放棄了應享的幸福，她既然不願意丟掉生之權力，當然也不願意丟掉了生的力量，然而她的環境却限制得她太嚴厲了，竟使她有些無所適從，而感到了人生的矛盾和渺茫。

夜間，當她躺在牀上的時候，所有的心事都勾了起來，眼淚沾濕了枕頭，窗外只有一勾淒冷的月亮陪伴着她。

(五)

袁美雲望着從門外蹣跚走進來的袁樹德，心頭一震，眉毛便皺緊了。

「聽說你最近和王引過得很密切，有這事嗎？」袁樹德開門見山的問。

「我不知道！」袁美雲不知道從哪裏來了一股勇氣，她說完了這句話，就推門走出去了。她和王引的愛之開始，是在他們拍製『逃亡』的時。

『逃亡』的外景隊遠赴西北，除了拍片以外，便終日藏在帳幕內大家伙兒在一起閑談。

王引，在一羣青年男人中，是顯得特別英雄的，他很善談，他似乎很久就單戀着袁美雲了。

「喂，再講一個吧！」

王引是會講故事的，在旅途中，他時常借了講故事的機會和袁美雲去接近。袁美雲雖然尚有些不覺得，但無形中已對他發生了好感。

等到他們回到上海的時候，愛情已經快要成熟了。

在他倆之間，只有袁樹德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袁樹德不允許袁美雲和王引訂婚，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王引窮。

「憑你就嫁給她那樣的窮光鬼！」

袁美雲有甚麼辦法呢？她仍舊是忍受着。

但是王引的主意，他教給袁美雲：

「袁，你別太傻呀，他爲甚麼管得了你呢？你已經成年了，他沒有權力限制你的婚姻自由！你儘管和他反抗，我幫助你！」

「那可以嗎？」袁美雲尚有幾分猶疑。

王引焦急而直率的：

「如果你並不愛我，並不想保全你一生的幸福，那麼你就忍受着他的壓迫吧！我當然不能能制你的行動！」

袁美雲聽他這樣，覺得他的話的確對，她毅然的說道：

「好，我一定向他反抗，你等着吧！」

那天晚上，袁美雲就跟袁樹德開了談判：

「我將要和王引訂婚了。」

「和王引？」袁樹德簡直唬了一跳。

「並且訂婚以後馬上就結婚！」

「你和他？」

「是的，我和他！」

袁樹德當然是不會答應的，他表示反對，但袁美雲的態度也變得強硬了：

「不管你的意見怎樣，我是非和他訂婚不可！」

袁樹德氣得渾身直哆嗦，他怕袁美雲真幹得出來，只好用較溫和的言語哄騙她：

「任便你和誰訂婚我都不會干涉的，只有王引那個傢伙，我可不能答應，你爲甚麼會看

中了他這樣一個窮光旦？」

袁美雲冷笑着：

「除了王引以外，我是誰也不肯嫁的！他窮也好，只少我們尚能用工作去換飯吃。」

袁樹德一看用軟的不成，只得改用硬的恐嚇，咒罵，但袁美雲已有了一定的主意……。

十幾天以後，報紙上登出了袁美雲聲明和袁樹德脫離關係的廣告。這廣告便是王引擬的。

事實完全出於袁樹德的意料之外，他想不到在自己手底下長起來的女孩，竟會反抗起自己來了；然而既然已經逼到了這步棋上，無奈，他祇好忍一下痛，眼睜睜看着袁美雲和王引結了婚。

在婚禮告成的那日夜裡，王引笑着對袁美雲說：

「你看，我的主意如何？」

袁美雲的臉紅了，儘低下去。

現在王引和袁美雲倆仍在華影服務，一個導演一個明星，他們尙有着一段光輝的未來。

周璇秘話

白 萩

一三六

驚 夢

「小姐，請您用牛乳罷！」

那三十歲方過的女僕，望了一下她的煩燥的面孔，把正冒着熱氣的牛乳杯，放在周璇小姐身旁的茶几上。

「小姐，您喝下這杯牛乳，就好睡了！」

周璇漫然地應着「呵！」，便仍然繼續着不安地想着；她的心被數日來的惡運投與的暗影，抑壓得要爆裂開來。

女僕無可奈何地看了她一下，悄然地退下。

周璇把坐在沙發里的身子立起，像要向前走去，但剛走了兩三步，便又像發生了何種事故，仍舊把身体投向那沙發里。她左手里挾着的那支煙捲，這時已經快燒到她的手指上了；於是她努力吸了一口，便塞在那正安置着女僕端來的牛乳杯的茶几上的煙灰盒里。她的眼

請立時就被那緩々上昇着的熱牛乳的白氣吸住了。但她這時並不要看那牛乳的白氣的蒸發，她却隨着那熱氣的蒸發，思潮也逐漸澎湃起來。

她想，她不斷地想。她的緊蹙双眉的面孔上，可以看到她是怎樣地被這種思潮所苦，但她却一無控制這思潮的力量，因為幻滅的過去，和飄渺的將來，已經使她失掉這種力量了。

少時，她顯然更加焦燥了，她的面色蒼白，她的身体抖的是那樣厲害，過去和將來被永遠壓抑着的也將永無解放的自由的意思，似乎要在這一霎那，完全衝破周圍的隄防，猛力地奔騰流蕩起來了地，那種積憤，幽怨，直從心底衝擊着她的感情之表面；她要狂呼，她要儘情地發洩一下，放聲地哭起來。呵，光榮的「明星的崇譽」，萬人崇拜的「歌星」……這一切被人們歌讚着的，這一切直接注射給「萬眾」的興奮原素呵，誰知却是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自由的意志，用自己的少女的驕矜，用自己火熾的青春之熱情，用自己家不一樣光輝的年華所換取來的呵！

然而她不能哭，她不能對周圍無條件地降伏，她相信她是有生命力的女人，她要竭盡自己的生命力，來取到自己的光明。她深深地相信着「力」的表現，「力」纔是人類偉大的存在。一劇，她的遭遇，無異是一幕劇，但做這幕劇的主角的是她，是要爲自己而生存的。嚴華，已經算斷絕了。去罷！和嚴華的劇到此已經算告一段落；此後，仍然要再演一幕的，

但這一幕却要死命地握著自己的光明，自己却不能放鬆柳和鏘的。

她這時纔端起茶几上的牛乳，牛乳已經微溫了，便一氣飲下，然後離開沙發，坐在妝台前；用梳子理了一下頭髮之後，在抽屜中又拿出那張滴滴淚痕的信來：

(前略)我真不相信只隔了幾個月，這間屋子便這樣不同了。假如你還能夠記起你常坐著理妝的那隻椅子來的話，也不會不略有感懷罷！然而，我們終于伯勞分飛了，是誰之疚？待諸他年地下相質罷！……………

(後略)

愚 嚴 華 草 月 日

她看過之後，嘴角上微微地掛上一絲笑意，但那笑里含着多少強抑着的沉痛呵！她隨手又把宅塞在抽屜里，隨手翻出一冊電影雜誌來「嚴華婚變……………」一些煩人眼目的記事，那些拿她們的材料做宣傳資料的記事，仍然煞有介事揭載着。她也把宅塞在抽屜里了。

過後，她走到床前，鑽在那金紅色的錦被里，她覺得身體是異常地疲倦，她合緊了眼睛，想毫無變異地睡去。

直到她的頭有些昏昏然了，她纔朦朧地走到夢鄉，但突然地，她眼前立着一個身體粗大，面目白晰的青年。

「賊人！他暴怒地對她喊着：『你忘記了你是怎樣紅起來的了？』」

「我不會忘記，我是用我的青春，用我的喉嚨，用我的勞力，纔紅起來的。你沒有過問我的權利！——她也毫不容忍地譴着：『難道我就賣給你了嗎？』」

「妳，」他氣得發抖，「妳和那老頭子……老……頭……子……我是不能忍的，我是不能忍的！」

「怎樣了呵！」她知道這是「昧心」之語，但自己很清楚他是無時不在愛她，他這樣也未嘗不是不瞭解她，不瞭解她的苦衷。

「然而，我是妳的丈夫呵，」她聽了！他很痛苦的望着她。

「丈夫，丈夫！你用這兩個字就可以束縛我的自由麼？」她好像受了莫大的羞辱，她向來是討厭這「丈夫」兩個字的，因此她也難以忍受的，「我要自由，我不是那樣可以隨便欺侮的女人！」

「好，妳要自由，要自由便可以不要丈夫，那我們乾粹離婚，我不願作名義上的丈夫！」他抖得更加厲害了。

「離婚，」她冷笑着，「那麼我們就離！她轉過身來，不意身後正站着那大腹便便的老人。那老人的頭頂上梳着雪亮的分髮，嘴巴上的胡髭刮得雪白，滿臉掛着癡笑，走到她的身邊

，用粗大的右臂把她攬在懷里。

「乖々！不要怕，一切都有爸爸來給妳作主的！」

她伏在他的懷里哭了。

「拍！」一個清脆的耳光打在那老人的面頰，於是老人和那白晰的青年打在一起了。

「小賤人，不知恥的小賤人！過一時我用槍斃妳！妳，妳公然在我的面前作出這樣無恥的勾當來！」那青年一面和老人撕打着，一面瞪目看着周璇，「哼，乾爸爸，簡直是無恥的狗男女！」

她恐怖地從門口搶出，慌不擇路的向前一直跑去。

當她跑到一座花園時，在那花園的假山石後，走出一個英挺的青年，她一直撲在他的胸前，兩肩一聳一聳地隱泣起來。

「姊妹！不要怕！唯有我纔是真愛妳的！」那青年一邊吻着她的秀髮，一邊安慰着說。

她一聲不響，但是她心中覺得很舒適。突然一股恐怖，串通了她的周身，使她毛髮悚然。她回頭一望，那老頭子氣喘吁吁地端着自朗寧，一邊向這邊跑來，一邊舉槍擬放，她拚命地叫了一聲，覺得身體一涼，和那可愛的青年一同化為飛灰了。

這一夢驚醒，覺得身體潮濕，伸手一摸，却早已出了一身冷汗，而心中，仍覺寒慄不

已。

她轉了轉身，覺得頭部更加沉重，最後，便又重新爬起，坐在寫字台前，拿起筆來，給嚴華寫信。

嚴先生：

(前略)

過去我們的誤解也許是錯誤的，但如今大錯已經鑄成，再難挽回；也只好自嘆命薄。先生前途正遠，無庸再斤斤于前情，徒增苦惱，是爲我最後贈言，造孽者是我自己，也惟有自受其苦，前途縱茫然無際，然我的生命存在一日，即掙扎一日，是我自己的座右銘。過去先生之栽培，既以身報之于前，縱因此鑄成千古大錯，今後亦無須再事藕斷絲連，想先生也能無加思慮了。

遺棄了你也被你遺棄的

嚴

×月×日

最後一封信

戰 慄

翌晨，太陽老早從東邊的地平線升起，光輝旭麗，在預告着今日的晴和。

周璇小姐吃過早點後，覺得頭顱兀自有些昏脹，看看手錶，時間已經快十點了。忽然想起昨夜寫的那封信來，就跑到抽屜前，從里面翻出，從頭看過一遍，覺得真是無味，隨手扯成幾條，投入紙簾里。隨後，心頭突有所感，斜倚在沙發上，燃着煙捲，把思潮融溶在碧煙里。

「漩姊！」

周璇在煙霧里回過頭來，向那發聲的地方望去：一個可愛的青年，站在門里面；他的面色滿含着熱情的幽怨，兩眼渴望着她，向她走來。

「夢？……………」

她的心裡迷惑地震動着，「那可愛的青年，分明是昨夜在夢里看見過。」

「漩姊，您吃過早飯不會？」他走近她，坐在她的身旁。

「啊，」她若有所思地答，「不會，只吃些點心！」

「他……昨夜是在說里宿的嗎？」他睜大了兩眼，直盯着周璇的臉。

「他……？」她斜着頭看了看他憨直的樣子，故意地問，「是誰呢？」

「難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他毫不以為然地問。

「你究竟是說的誰呀？」周璇露出愛嬌的面孔，像她扮演，「蘇三艷史」中的蘇三在閹王

廟前送別王三公子，坐在舒適身旁時一樣，用溫婉的口調說。

「我說的是那老畜生！老畜生，老畜生，我是不會叫他叔父的。」

她向後仰了仰頭，把煙捲招滅；回答道：「據說他有點特別事，去找張……，左不過他對××電影公司有甚麼企圖，所以一直出去四五天了；聽說今天要回來的。」

「那麼說，他昨夜是不曾在這里宿的了！」他用熱情的眼睛望着她，他覺得自己的視神經突然顫動起來。

「啊」她向後伸了下懶腰，一邊打着呵欠，一邊答道。

她打完呵欠，把已經向後面高揚起來的左手，順便搭在他的肩頭。

「和鏘！」

她斜睨着他。

他也感動地嘴唇動了一動：「璇姊！」

她閉了眼睛，眼睛里泛起許多影子來，過去的是白胖的青年，那青年後面是一個老頭子，那老頭子用金錢，勢力，剝削着她的青春。陡然心中覺到一種無名的恐怖，靈魂便抖顫起來。她于是情不自禁地把身體倚向他，同時更倉惶的叫了一聲。

「璇姊！他不知所以地扶着她，看她的兩眼緊閉，嘴唇不時的翕動着。」

他很明瞭她的痛苦，於是柔聲地問她道：「璇姊，你怎麼了？覺得心中難過嗎？」

許久，她慢吞吞的睜開眼睛，看了他一下後，搖搖頭道：「不，……………」

他用兩手扶着她的兩肩，眼睛射出稀有的光輝，對她說：「璇姊，我知道你是怎樣討厭那老畜生，我知道你不是用自己的青春換取名譽的人，我很瞭解你心里的痛苦！請你不要再想那些過去的事了。你要望未來春，未來是那麼遼遠，那麼美麗，那麼值得人懷戀，又那麼光明！璇姊，請你不要再想那已死的過去罷！璇姊，我……我是愛你的！」

早晨的太陽光，正射在屋里的一個角落，她在陽光的輝耀下，眼睛彷彿有些濕潤了。

「謝々你！」

許久，她纔遲々疑々的說。

「璇姊，你難道不信任我嗎？」

「不，……………」她只簡單地答了一句。

「那麼爲甚麼呢？」他追問道。

「因爲，……………」她停了一下，抬起頭來，用着慚愧的口吻說：「因爲我已經嫁過人了，而且，你看！」

她指着她那已經高出的肚子。

「不，他說，一這一切我都原諒你，我明白這是你的苦衷，你的這一番苦衷，在有人或者要誹謗你，可是，妮姊！我靈魂里的你，是純潔的，是神聖偉大的。我從認識你那天起，我就記得吧，你剛來到這裏的時候，叔父就給我介紹叫你『妮姊』——從那時起就認你是神聖的安琪兒，美麗的聖者。妮姊！你一向待我像親弟夕一樣，但是我這次却要你給我愛，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因為我們早就心心相印了。妮姊，你把愛給我，不强如給那老畜生嗎？妮姊……」

「不，」她戚然地道，「決不！我們之間是有許多障礙的，雖然我愛你，和鏞！你知道我是無時不愛你的，但是，請你饒了我吧！我是個罪人，我是一無理智的人，我在你跟前已經犯了最大的罪過。那老東西，終究是你的叔夕，我，拋掉名義，實際上和你是不容許發生甚麼關係的。何況我肚子里又有了這個孽障呢？」她痛苦地離開他，走到窗前，又說，「和鏞！縱然我愛你，但你是純潔無邪的孩子，我已是不可饒恕的罪人了！」

他顯然意外悲哀了，他的眼里含着淚的光輝。

「妮姊！你難道忍耐着那老東西的屠宰嗎？你難道願意永遠這樣沉淪下去嗎？」

「不，」她說，「這雖然是暫時的——是不得已的事——但，呵！和鏞！我願意，甚麼時候能照我的願意來作我的事呢？從我在歌舞團時起，我就受着別人的擺弄的，他們看我有青

春，有希望，於是他們讓我作一些事，縱然我因此獲得空頭名譽，但是，那報酬不太小了嗎？那僅是爲他們犧牲的小小成果而已。電影明星，好輝煌的頭銜，也僅是把我的青春，驕矜，靈魂；犧牲給那老東西的結果。我自是不願意作這些事的，我自是願意作我自己願意作的事，但我何嘗這樣作過呢！我何嘗有過自由呢，我何嘗任着我自由的意志作過一件小小的事呢？唉——她努力壓抑了一下自己奔騰的情緒，看了一下表：「好了，這些都用不着說了。現在快十二點了，老東西預算今天十二點來的。和鏘？請你回去吧！」

「不，」他堅決地對她說，「我先不要回去，請你讓我說兩句話，老畜牲回來，我是不怕的。——璇姊，你的痛苦够深了，你的忍耐也不小了，難道你還願意犧牲嗎？璇姊，請你答應我，答應給我愛，只要你肯愛我，我願用所有的力量來給你服務的，願用所有的力量救你跳出火坑的。」璇姊！你答應我吧！我們馬上就走，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不，」她看着壁上的表，「和鏘！你快走吧！他快回來了，他說到這里來，從來不曾睡過一兩秒的！」

「不，」他用手擁着她，（璇姊！你必須答應我！）這時忽然一聲汽笛響，從門外傳進室內。

她惶恐的：「和鏘！你走罷！」

「不，請原諒我，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次要求！」

院子裏已經有了人的脚步声，同時更可以聽到那老人和女僕打聽她的聲音。
「和鏘，我請求你，請你出去罷！」

她的面色蒼白，舉動不知所措，身上每個神經細胞都在不絕的戰慄着。

這時，那老人已走到屋外，他喊她道：「小紅！我回來了！」
她拚命的掙開和鏘的擁抱時，他已走進來了。

和鏘也不覺陡然一驚，彷彿青天聽到霹靂。

那老人提着手杖和皮包，穿着筆直的洋服，氣概頗軒然。突然看到和鏘，便沖々大怒道：「小畜牲，你又作甚麼來？」

周璇小姐這時已經嚇得哭了；兀自坐在沙發里肩頭一聳一聳的。

他一聲不響地跑了出去。

春 深

夜

上海的夜，是人們神經發狂的時候，虹寬色燈光下面，舞客們緊擁着火山的女郎。她們

加強了自身上的誘惑的線條，使他們迷醉于她們的桃色的腮，櫻紅的唇，頗富彈力的乳房之下。

另一角落，××電影院里公演着「馬路天使」，人們爲周璇的歌聲所沉醉；他們不絕的給她喝采，送給她女人所有的一切榮譽。但在××街自宅的周璇小姐，這時却飽受着世間的痛苦，作着自己不願作的事。

周璇小姐這時修飾得非常美麗，穿着華麗的衣服，坐在五十來歲的毛頭子的身旁。

「乾爸爸，這是特意給您接風的酒席！」他笑容可掬地勸着酒。

「好女兒，」老頭子貪婪的向她看了一下，看女僕們都出去了，就在她的腮邊吻了一下，笑道：「好乖乖！」

她瞪了他一眼，低笑道：「您到××去的結果怎樣？」

「還好！」他喝了一口酒。

「見着張××了？」

「是的，交涉的結果很勝利，不久，你的事也不成問題了。」

「和他談過嗎？」

「談過的，不過待遇問題還不會談。」

「頂少也不能少于周曼華的，否則……」

「嚴華那小子，以後給你來過信沒有？」老頭子忽然想起來，就問她道。

「不會？」她的心中隱隱有些痛苦。

「哈！」他忽然大笑起來，「看老子的手段如何！」隨後用手攬着她。

她不自覺顏色一變，但隨後仍歸于安靜了。

「別的不向，我最希望的，是儘可能的早一點出去來事，爲了藝術，爲了我的發展，水銀燈下的生活，我仍然有很大的興趣的。」她一邊任他擁抱，一邊傾述着心緒。她想，只要我重回影壇，以後便好辦了。

「啊，好！妳放心好了！」他說。

「可是，」她忽然痛苦地說，「肚子里的孽障怎麼辦哪？這孽障不去，一切都是白拉的。」老頭子臉紅紅的，興高彩烈的說：「這些妳都放心，都有爸爸給妳想法的。妳自從踏入電影界，爸爸一向是幫妳忙的。否則，妳會有今天的紅嗎？好了，只要妳不煩我這老頭子，我一切都能使妳隨心的。唉，閑話不用談了，妳先給我唱一個歌兒罷，有五六天我也沒聽着妳的歌聲了。」

于是她輕啓朱唇，慢如珠喉，唱出哀婉的調子。

「玫瑰放下你的利杖，扣着我的夢，扣着我的夢……」
夜驚住了你的金嗓，叫着我的夢，叫着我的夢，

……
……
……
我的夢已飄渺。」

歌聲甫止，她心中積蓄已久的悲哀，不覺衝破隄防，她嗚咽的哭起來了。

老頭子拉着她坐在沙發上，一邊安慰着她，一邊說道：「小紅怎麼了？……」
過後，她抬起頭道：「我很想早一點出去，請您給我設法罷！」

「好，不要難過了，這是不成問題的。」

「可是這個孽障可怎麼解決呢？傳出去，又給小報增加了材料，豈不是怪難聽的？而且乾爸爸乾女兒之間的事情，本來就惹人異議，何況有了這孽障，指證指實，小說家做爲材料，來寫一篇不明不白的小說也未可知呢？」

「那麼辦罷！在生產的時候，先到街頭，假作跌倒，托詞在家養腳，不是把產期遮推過去了嗎？」

「可是……」

「不用可憐了，我的孩子，我不忍把他打掉呢！來吧！」老頭子所眼迷離的撲到她的面前；龐大的身軀，包圍了她嬌小玲瓏的姿體。夜，一直橫在上海的天空，絳色羅帳里，春風回溢了。

重 生

一個月後，外面風傳着「周璇折腿，目下修養」的消息。有的居然傳誦着「周璇生產；所謂折腿者，不過藉以掩飾諸事實而已」的消息。一時小報上，雜誌上，都競負刊載着；送到上海的每個人的耳里去。

周璇小姐這時健康已經恢復，面色也和往日同樣的明朗起來。

她積極的準備着到中聯公司去再作馮婦，獻身子銀幕。

那天，那老頭子笑吱吱的走到她這里來。

當汽車的汽笛聲音，在她的門外響了起來時，她早就有了既定的計劃。

老頭子和平時一樣的，安然走到她的屋里，但她却一聲不響，毫不理會。

「小紅！」

他喊她道。

「小紅，妳爲甚麼不響，又生我的氣嗎？來，老爸爸看看小乖乖罷！」他嘻皮笑臉地用手想去扶她的兩肩。

「……」她突然轉過身來，憤激的說，「放尊重些！」

這無異是青年霹靂，突然使他大吃一驚，他不由訝道：「這是怎麼了？」

「嘿！她」她「不覺冷笑道，「你別裝藥裝傻，你自己作的事情，還不明白嗎？」

「難道我有甚麼對不起你的地方麼？」

她走到他的面前，像香臭似的滔滔的說道：「×××！」

「小紅，妳莫非瘋了？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麼？叫一次，我還原諒妳怎麼連三並四的叫起來？妳莫非瘋了不成？」

「老頭子不覺也鄭重起來。『瘋了，我瘋了？我看你纔瘋了！你用你的勢力，你有了我的靈魂，我的肉體，又拆散了我們夫婦！你，你這老不知恥的畜生，我不須再受你的宰割了，這回我要我的自由，我要找我的光明，我不要再作你的犧牲！』」

「妳……」他不覺渾身氣得發抖，「妳……不想活了嗎？」

「不想活，是！我早就不想活了！看妳把我怎麼樣！」住了一下，「嘿，這是我的家，我

的屋子，你沒有在這里坐一坐或站一站的資格，趕快給我滾！」

老頭子顯就臉色蒼白起來了，他抖着右手伸到衣袋里，像是要掏手槍，但又空手伸出了。最後，恨今地說：「好，忘恩負義的賤貨，妳看着我好了！」便去了。

他走了，她不覺狂笑起來，她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快活過。是的，她從來沒有過今天的快活，她居然把食人的野獸趕出去了，她居然在一霎那之間把幾年來的積憤，都傾瀉出來了。

她辦完這件事之後，覺得非常痛快，四五天之內，她如積重負，覺得既輕鬆，又暢快。像一隻出籠的小鳥，重遊在廣濶的天空里，優做自得，重新看到自己的光明了。

當她第一天到中聯公司去拍影片時，她的朋友見到她，都為她的再回銀壇拍賀；她自然是先謙遜一回，隨後，她便高興的告訴她們：

「我現在纔是自由的了！」

她的朋友，自然不懂她的話。聰明一點的雖然會猜想到她和義父×××有了甚麼破綻，但是一般的朋友，則多想到她是指着她們的離婚而言。

她拍完了片子，不由對未來惹起遐思。她思；她可以無忌憚的和々纏愛下去，上天將給她們以幸福，讓她們這双幸福的愛侶，生活在大自然的空氣里。她覺得自己好像年青了許多，是的，近二三天來，自從和那老東西脫離關係以後，她覺得自己的確更年青更活潑了。而

且，有時，她更希望自己將來不再演那些淒苦片子，以免自己的明朗會受到那淒苦劇情的暗示。

她這時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第一要找到和鏘了。可是他自那次被他叔父撞見逃出以後，直到現在，却一些影子也沒有。

她想，他絕不回棄掉她的，由他那誠摯的真純的愛去看，他也不會忘掉她的。但是他爲何一個多月也不會來看她呢？難道他真怕他的叔父嗎？——這真是費人揣摸的問題了。

那天晚間，她接到了一封信，那信意外的却是他來的。

親愛的瓊姊：

我應當向你道歉，我不辭你就遠行了。但這遠行，也是因了可愛的瓊姊的。

自那天被那老畜生把我趕出後，我是怎樣的痛苦着呵，這痛苦自然是因了我的情感奔騰所致，但同時也是看到你被他宰割的慘狀，心中頗覺不平。再三老慮之下，我終於決定暫時到××來了。

瓊姊，你知道我是拚命的愛着你的，但是我們之間却有着重重障礙，這障礙可以說因爲你被那沉重的罪惡壓住了。我既然愛你，我就應當爲你設法，把你救出火坑，但是我有甚麼力量呢？因此，我到××來，想設法救你一下。但，可憐的，現在我的希望却變成虛了。我

力量終太單弱了呵！

不過，璇姊！妳有青春，有前途；一切的解脫，仍是在妳自身，妳如果不願再沉淪下去的話，妳目前有很好的一條路里可走。妳儻々的到我這里來。

璇姊，妳知道我是怎樣的在懷戀妳呵！我看到月，就想這月星照着璇姊的；看到風，就想這風是否也吹着璇姊的臉，妳如果不曾忘却這愚蠢的青年，請妳不要再遲疑了罷！好了，也許我歸去之日，是我們的愛日滿無缺的時候。餘者祝妳奮阿，並時常通信。

永遠愛妳的

和

鏘

×月×日

她真歡喜極了，於是立時給他寫信，告訴她的一切困難都已解決，而且又回到銀幕了。如果不嫌她過去曾犯過罪的話，她是願接受他純潔的愛的，那麼，希望他立時就回來。

信發出後，她就一直燃起高度的希望，憧憬着那幸福快活的日子。外面的菊花盛開着，她的希望也和菊花一樣。

——完——

王熙春綺聞

一四六

世界的文明，在二十世紀，進化到最高峰，無論那一個人種，只要在現代都市裏，便都有着他的最高享受，知識儘管不同，資產儘管不同，可是除了特殊的享受之外，他們是有着相同的觀感的。

走到世界，花之鄰巴黎，聖之都羅馬，西方的柏林，東方的東京，無論是那裏都少不了專門爲了他人享樂而生存的人。無論走到那裏也少不了專門爲了享樂而生存的人。這在一個過於看重人生價值的人，當然會聲明一百個否定，可是越是這類人，他就越被這個粉色的人生所苦惱。弄到究竟，他也是悲哀大於一切收得的效果，因爲人類除了一個共同目的「求生」之外，再沒有其他更高超的目的。而向這目的去的，是有着許多路，這許多路的出發也許絕對不同，但歸根結蒂，是往々化一的。因之在佛陀本身去用慧眼觀看衆生的時候，他發覺一個唯一的真理「公道衆生，一切平等」於是在這一個廣大無碍的學說上，成就了他的至高無上的哲理，他是人間最懂得生活的一個，沒有怨尤，沒有悲憤，沒有嫉妬，沒有苦悶，甚至於斷絕了七情六慾，成就了名實俱符的「空王」而被黃色皮膚的人們，永遠的崇敬着。

上海，是中國的大阪，是中國的馬賽，是中國的里昂，牠的短促的歷史雖然不能誇耀自己資格的老道，牠却在許多繁華都市之中，燦然的露了頭角，為全世界的人所夢想着。

誰個人不會在上海的傳說裏，得到他的夢魂縈迴的綺夢呢？十里洋場，遍地黃金，上海真是天下的好地方，他在許多變動的世態裏，不會失掉牠本來的面目，牠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大紅大紫的時代英雄，牠不知道造就了多少洋買辦的惡勢力，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能奈何了大上海。牠永遠是屹然不動的橫在黃浦江邊。受着人們的讚賞，也受着人們的唾罵，可是上海本身又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打倒西人的特殊勢力，上海就會明朗的，請看今天上海的內臟部分已經沒有了各種不同國際的租界，就知道就是上海也是依時事為轉移的。並不是「滬警折不在乎」的硬漢！

上海有戲院，電影院，劇場和跳舞廳，上海也有土地廟，九聖廟，岳廟和娘々廟。女人在上海她的職業多到想不起來的那們些，女看護，女丈夫，女律師和女作家。這是有着救苦救難，民胞物與的大理想的活菩薩。女嚮導，女按摩，女歌手，女光棍，說是有着助桀為虐，每況愈下的巧安排的活閻羅。還有是一種有時候被捧上三十三天，有時候被踏入八十八層地獄，褒獎她們可以說是藝術家，呪罵她們的，也不客氣的叫她們作下九流。

這類人只有兩種，一種是俗人，一種是明星，自從洪深田漢創作話劇成功之後，關於

「伶人」這一部門，却可以分爲兩部門，舊戲的從業員，就叫「優伶」就完了，話劇爲了表示新的味兒，叫什麼「話劇家」，比如石揮就是演秋海棠出了名的話劇家。

女演員固然也是話劇家，可是不常被人們稱道呢！

女明星，在近代是一個最神秘的名詞。可是這個名詞的用法却很簡單，只要是個女人，上過一次鏡頭，那麼不用吃八盅碗席賀號，就成了女明星。按理，明星這兩個字應該斟酌一點用，好像除了有大名頭，真像天空上的明亮的星兒爲人們注視着。就不佩叫作明星，可是現在這時候人，因爲交際機會多，圓滑過了度，只要知道這個人是電影演員，不用問她是不是上過鏡頭，有過持寫，就以「明星」二字稱呼，在被稱者是無所謂，稱人者的，也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釋，也是「無所謂！」

明星要是不明，當然不怎樣被注視，要是紅起來的話，勢派也就真不小。八大美人的月給，每一個人的數目，都等於八大導演的俸給總合。世界的傳說，女優的收入，高於一國的執政這話也絕對不會需要打折扣吧！

上海八大美人，有三個人是值得一提的，是李麗華，王熙春，袁美雲。她們三個人，都是舊劇出身，說得一手好京白，能操排，也能清唱，不論是什麼戲，只要她能唱，準不會行忽的，能够隨意的叫出滿堂好！所以這三個人上了銀幕不久，就不但紅，而且發起紫來！

我們隔着一個國度的人，對這三位明星的成名，有着老大的致意，每一題到她們，便生出天涯海角，無緣一見的悵惘來。恨不得投身上海作一個百分忠誠的影迷，每天追逐她們，夢想她們，單戀她們，但使有一點姻緣，承她廼醉一笑，也總可說是三生有幸了。

李麗華和袁美雲的故事，應該留在別的時候講，王熙春的香豔的傳說，據說完全起在一個姓吳名叫竹銘的人的生日，這人對王熙春，相當的盡了力，天可憐的愚忠，竟將這隻小鳥兒賞給了他了，他該是多麼幸福的呢！

朋友！無論什麼女人，總須出嫁給男人的，那麼您不要太將自己看得渺小，要有一點自信，您是男人，您不能說她絕對不能愛您，戀您嫁您，那麼您與她之間，只少是可能的，因為拋出「您」與「她」這兩個字之外，您和她正好是「男與女」天下儘有許多聰明人，但他們絕對不會說否定「男與女」即是「夫與妻」的話，因為這是上帝的創作，不是庸材可以拆散的，看吳竹銘的戀愛哲學，人都會聰明起來的。

上海是享樂的地方，在享樂裏可以分爲兩種人，一種是享樂者，一種是供人享樂者，妓女，招待當然是一日瞭然的專門爲人作消遣，明星和坤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她們像水似的由中國各地方潮湧到上海去，作明星的夢的人，要拼命的拜導演，找過房爺，作坤伶的也要找師父作靠山，不然就是您也長了龔秋霞那一幅臉子，敢保你就是配角也作不到，上海就

是這樣「人情勢力」的地方，誰不信，誰就要上牠的大當。除非這人真的有天才，能特殊的演技，或者有一幅「避月羞花」的美容顏，過去的例子有評戲大王白玉霜，現在有小烏兒王熙春。

當北京的吳素秋，言慧珠這些連劈帶紡的名坤伶，沒有到過上海之先，上海是充滿着所謂外江派的腳色，在各大舞台淘金，她們編出各式不同的長本大套的戲目，無晝無夜的在裏面唱着，李少春十八羅漢，文武帶打，氣焰薰天。迷醉了所有的上海人，上海越是這樣好玩，到上海去玩的人越多，預備給人玩的人也越多。

黃金大戲院這一天掛出來海報，是「大墨字描着金邊：

「王熙春」

下邊和上邊照例是蠅屎似的寫着「馳譽遠近，蜚聲南北，真正荀派青衣」這對上海人，久慣出入歌場舞榭的人，已經沒有什麼誘惑力了。「王熙春」！這三個連到一起，也並不怎麼出奇的字兒，聽着連魏蓮芳這三個字都不熟的在分名字，更不能打動了觀眾玩樂的心。所以也不管掛的是頭牌或二牌，不曾看到這人物風度文彩的是沒有化掉幾圓法幣的勇氣和決心，因之每當這位王老板出得台來的時候，台下的觀眾，總不能太多！她心裏是老大的不高興，她認為上海人，不懂得真正的藝術，只懂得奸狡獵頭罷了。她的心不覺就感到莫大的悲哀。上

海不是她想像中的上海，所以她對上海失掉了她的夢想和希望。

她從幼年就離開了故鄉杭州，落到一個串江湖的戲班班主的手裏，她的母親，爲了愛她，爲了生計，不能不將她所愛的唯一的女孩子，交到一個陌生的人去學戲，他們中間有著契約，在某一個時候完了之後，這小女孩子的年齡也大了，同時契約給她以完全的自由！

母親總是愛着女兒的，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隨着戲班子走，女兒的苦處，比她自己親受的還使她痛苦，有一個時期，她真想領着女兒離開這殘酷的伶人生活。

「打戲子」這句話是一般人的常識，她那裏會不知道，不怪爲生活，她只有忍耐下去，當女兒被責罰最厲害的時候，班主拒覺她們母女的面會，拒絕母親的旁觀。因爲他覺得學戲要不過過一點苦，不但藝不能學得精，就是作人也要刁鑽乖僻。往往一個拿大鼎就會消磨這小女孩子的三個時間。

但是班主和孩子的母親却同樣的是愛着這個孩子的，她唯一的特徵是橢圓形的臉型，大眼睛，双眼皮，長睫毛，這都是一般小女孩子所比不了的，尤其是白粉彫就的高高的鼻梁，襯着玉米銀牙裝成的櫻桃小口，更增加這孩子的美麗和精神了。

作母親的寧肯再忍耐下去，也不敢說一聲毀約，她知道要是毀約，不但損失費交不起，就是女兒的苦也算自受了，當她看見成了名的名伶和坤伶，一天的氣派，排場，揮金如土，

一呼百諾的樣子，她有時就覺得自己作的很對，而且前途也絕定有希望，憑熙春那孩子還怕拚不到金碗嗎？

時間的輪子是快的，在蘇州閨門大戲院第一次登台，王熙春三個字便被傳說着了。那時候掙來的錢得依契約關係完全交到師父的。可是母親心裏却得到一個比較不平常的希望，她覺得只要這搖錢樹不倒，總會屬於自己的，兩頰不覺堆滿了笑容。

漢口，南昌，鎮江，龍華，所有江南的大城都走遍了，熙春和師父的契約，失掉了效果，她起始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她的母親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由那時候起，王熙春這三個字才開始是屬於自己的了。

她不像她的師父，總是在外地搭班，她知道搭外班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就紅起來的，北京是戲劇的大本營，有着名公巨卿，有着名票，供奉，到那裏只要站住腳，唱上二牌，這一生就什麼也都有望了。於是用不着徵求師父的同意，和母親還有另外二三個人，到了北京，住到兩個月的北京飯店，搭班的事情還沒有成功，原來北京這地方作什麼都不易，唱戲是更不易！

勉強出了幾天台，爲了名氣的關係，沒有人賞識，也沒有人捧，落得前台冷落，後台悽涼，在失望之餘，又轉出外埠，北京雖然苛待了她們，靠着熙春的聰明却學了不少的技藝和

事故，在到外埠不久，居然換住了一點聲名，這聲名又激起來她的信心。

所以決心到上海去！

這麼簡單的母女兩個人，到上海，很容易就被舊日在外埠的朋友照顧着，簽定了法租界大馬路黃金大戲院的出演合同。而且是二牌硬裏子，這在熙春母女是分外覺得滿足的。

可是出演到三天成績却不佳，每天散戲下裝，女同兩個很失意的坐黃包車回到靜安寺路，國際照像館的二樓的亭子間。母親是不斷的來鼓勵女兒，她說：

「憑技藝，憑唱工，我們都不馬虎，憑臉子，不是自己娘們說，真敢和她們女明星去比現在不叫座，是我們去沒有歷史了，誰不知道芙蓉草，但是誰又知道王熙春呢！我們不要傷心，將來有了報界朋友咱們就會紅起來的。好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還有全部下西涼呢！」

女兒的心和母親的心不一樣，她想像中的上海會使她立刻紅起來的，因為論藝業她有自信，論容貌她更有自信，她在上海如果真紅不起來，她的一生就算完了，在她想她也實在沒有紅不起來的理由！

「王小姐！王太太！」

門外居然有了笨々呵々の說着國語人的話，這陌生人的聲音，使這母女二人，不覺的驚異着。

「誰？」

「是我，樓下國泰的李。」

「請進來李先生！」母親知道來人就是二房東像館主人的時候，她把心放下去，將身子站了起來，走到沙發前邊去。

門開了，一個長得面目清秀的青年人，悄悄的，也是禮貌的走了進來，再一道的叫着。

「小姐！太太！」

他的十五度角的敬禮，輕輕的表現在王熙春和她母親的面前，隨後被讓坐在沙發上，伴着明朗的笑意！

「我們初到上海，什麼都請你關照，李先生無論什麼事，都要您熱心的指導着，熙春是小孩子，也需要您的照拂！」

作母親的說了恰適於她的身份的話語之後，李先生好像受了無上榮譽似的，有些不安，臉居然覺到熱辣辣的，頭腦也發脹。他恭謹的向着這位作母親的說：

「王太太您太客氣，我還年青，不到的地方也很多，只要您原諒，那裏還配指導，不過對熙春小姐我應該盡一點力量照拂的，因為上海並不是好地方！」

「謝謝您李先生」，母親說「您看上海這地方可還適於熙春的發展嗎？」

李先生不覺動了動，覺得這伶人的口氣，和他的地位，有長大的距離。他聽了這茶思夢思的，本是早印在心版上，今天藉這話的機會，不過更多的看上幾眼罷了。他接見不少上海的交際女人，只覺得那些人們都太放肆，說甚一點，都太有些娼妓化，而這位熙春小姐是伶人，但卻沒有一點伶人壞脾氣，他羨慕的了不得，他認為她能住在這裏實在是上帝給他的一個好機會，他不能放棄這飛來的美妙遇合，所以他要鼓起勇氣試探他在這二位母女眼中的印象怎樣，今天這一次接觸，他認為完全滿意，完全成功。他高興極了，向王太太說：「我可以保證，王小姐在上海這環境裏是再適宜沒有的了；尤其是她的職業，只須肯交際一下，就不會不紅起來的，而且您看王小姐的美貌，可和蝴蝶相比，將來是可以多方面發展的。不過……不過只要肯交際一下就行！」

其實作女伶的，莫有一個人不懂得交際的，尤其是在外埠作戲的人，那一項不應酬到，那一項便不能得到如意，不過熙春的母親對熙春的管教是很嚴的，除了唱戲登台，總不令她去作實際上的事，她是有年紀的人，闖蕩半生江湖，什麼事都懂得，她以為一糊起臉來誰也不理，雖然最初是會受刁難的，但過去這一關也就沒有人瞎鬧了，不然叫人的就連絡，弄得逢人是友，萬一疎忽一點，就會遭到怨言，莫法應付了。

王熙春這些年未能夠唱紅，也是受到這一點影響，但是她們母親以為，作女孩子的，暫

時不紅也可以，將來能將個好女婿，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何必非要現身示衆，才算交際到家呢！熙春年紀青青的，對這一點也是無所謂，不過想到左一個紅起來，右一個紅起來，自己也着急，但沒有辦法，她認爲多少紅不紅和命運是不能無關的。

現在李先生當着母親的面揭不出這一點，她非常的覺得應該在交際場裏活動一下，上海雖然是幾天的時間，但紙醉金迷的生活，使她不覺的爲牠沈醉，三十階的摩天樓，二十丈的大馬路，跳舞廳和大餐館，大世界和新世界，人來車往，這是王小姐終生也不能再想離開的地方，但是在這樣銷金穴討生活的人，是不能莫有龐大經濟作後援的，而龐大經濟的取得是應該靠着紅起來的職業的。她們對上海很生疎，現在有這樣一個少年來幫助活動，她們應該感謝的。這次熙春不等她母親的答話，自己就說：

「李先生！這道理我是很知道的，家母更知道，不過就說交際，也須要您從中拉攏，現在關上樓門，咱們是一家人，所以我們一點也不客氣！」

「我當然要盡力，好在小報的朋友，我還認識三三五五的！」

「噢！那麼我們便靠着您的活動了，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您！熙春很興奮，在興奮之中送走了這位熱心關照的二房東李先生。回頭母女兩個很舒服也很安心的睡了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李先生的力量，王熙春在上海的一角，居然被傳說着了，這裏是人們對她

有了暫的發見，唱舊戲的南方人還不太多，而王熙春這孩子却是南方人，南方人作舊戲往往不會太好，但王熙春是南方人，她作舊戲却很不錯，而且小小的身材，圓圓的臉子，大眼睛長睫毛，說她動人也對，說她媚人也對，說她遭人愛可人憐也都對。

在這些新發見之下，她居然漸漸的紅起來了。報紙小報也漸漸用特號平体字來排她的第四版！黃金大戲院的經理，自動的對這位一唱就紅起來的王小姐加了四成五的包銀，同時國際照像館，爲了王小姐在這裏住的關係居然也利市十倍，由靜安寺路到法大路的經由路，常有一輛米色小氣車按着一定時候奔馳來去，停在道旁的人只要向車裏一注目，不寬就會同聲的說：

「呀！王熙春！」

真是綠滿江南，她也紅滿江南了！

王熙春的舞台生活，每節的叫着滿座，這使她對自己的認識更加深刻，同時她也在想，李先生對於她的幫忙，她是應該有充分的明白，和感謝的。

她是女伶李先生是經理，她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酬答李先生，錢李先生是不需要，東西李先生也並不太需要，李先生對她最需要的只有一點，她很明白，便是忠實而熱烈的友情。王熙春是青春的少女，是想更紅的在上海市活躍，她爲了前程原不會吝惜她的友情的。

，所以，在李先生拒絕他的心意的時候，她也不在回明了母親，立刻就答應他了，因為她覺得如果沒有李先生的友誼，她紅和不紅也實在難於憶料，雖然她有着自信不壞的藝術，和比人高出一籌的臉子。

每當閑暇的時候，王熙春和李先生的足跡便踏遍了黃浦灘頭，為五百萬的市民所羨慕。甚至將整個的身體和靈魂，一舉交到他的手裏。她覺得李先的為人真不壞，對她是盡了一切體貼的心！

她的母親，漸漸覺得熙春和李先生的關係不對，報紙上居然對這位紅紫的二牌五角有了不淺不淺的謠言。這使令這位作母親的人，幾次繃起了面孔，向熙春作着半是訓戒半是規勸的話。

母親的脾氣，熙春是從小領教過的，她在情形嚴重的時候，對李先生開始作着迴避的舉動。她不能將母親的話和李先生，她知道李先生對他們是好心腸，而李先生是熱烈的在愛着他的。

「熙春！當王太太發覺女兒對李先生有着過甚的愛好的時候，便勸說着她：『您不要太被情感支配了，愛，一個女孩子，總要有那樣大膽的一天。高興誰，就去愛誰。但是現在您不能夠，您並够不上紅，孩子，我們自己的能力自己知道，難道我們還夢想作梅蘭芳麼？那

簡直是笑話，我們不過在華青的時候，混出一點名頭，抓上幾萬元錢，而後掌正了眼珠，歸一個中意的，再籌錯過下半年。現在這一點的名頭還不夠，論金錢還更談不到，熙春，我們應該謹慎些，李先生人好！處事也好，但是我們到上海來，却不是就爲了這一點，你應該想到了我的現在，和我的將來，你不聽我的話，我是有權利干涉你的，不過你也不是小孩子，還是好好的想一想！

這些話每一個字在熙春的心裏都發生了強烈的力量，她每天的思想，母親，自己，李先生母親年老了，應該讓她再多有幾年的希望。自己初到上海，不算了不起十九歲年齡也不算大，是不應該這麼一來就和誰結婚的，戲劇是她從心所喜愛的，她花了七八年的光陰才得到這一點成就，如果訂婚的話，過去的工夫便等於流水了。再想到李先生，他也是一個第三等的藝術家。有着遙遠的前途，有着發辣的生命，可是像他那種營業的收入，是不能儘得住一個女伶的揮霍詞。現在他們也許在相愛將來能否一貫的愛着，這實在是疑問。上海人是機警的，狡猾的。如果到上海便和第一個相識的人訂婚，這一生的歷史未免太緊調了。她實在應該思維着。

李先生並不是在於他對熙春的一點小惠，熙春老板的紅，並不是由於他這一點小惠，他也知道，不過他愛熙春，他在上海見過了無量數的女人，接觸過了無量數不同職業的女人。

都不能像熙春那樣的誘惑了他的心，他也知道王太太對他的喜歡是有限度的，但是他不能制止住他愛熙春的心，尤其是每當他看過王老板表演完了拿手好戲的時候，他更不能制止他的感情，他在這世界，什麼都覺得能夠犧牲。但是王老板，他發誓不能被別人由他的手中掠去的。他要愛她，他覺得這全上海人誰也不配愛着這長睫毛的女人，只有他自己配，可是他並沒有多大的把握！

在某一個時候，他覺得應該有徹底明白王老板的態度的必要，就在所有肉麻的話語之後，很興奮的說：

「熙春，您愛我，就是您母親在跟前也不會否認的，但我請您給我一個真摯的回答，這愛的程度，是不是能夠達到結婚！」

「我不單說。」王老板，滿懷憂鬱的說，「因為我的態度由自己公開而自由表現的只有一半，另一半是應該取決於母親的，我們作戲的人，往々都是這樣尊重尊親屬的意見和命令的。」

「熙春，您應該有時代青年反抗的精神，愛情是屬於自己而且關連終身的，作母親的人不會分擔您的苦難，而只能分受您的快樂的，春！我要您說一句話「愛」或「不愛」罷了！會助長您的勇敢的。」

「李先生！請您原諒，如果您真讓我這樣甘脆的答覆您，請您鎮定的感情，我告訴您一句話：不愛！這回您該知道了罷！我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不會背棄了母親的，您想：母親都不愛的人，還會愛誰呢？」

李先生爲了這一句甘脆的答覆，患有半個月的氣管炎！熙春覺得好笑，她想：——就是媽媽不說，我也不能答覆得那麼快呀！人生這碼事比唱戲應該相差得多呀！」

其實王熙春是愛她的，只是沒有想到結婚那一層罷了。

王熙春在到上海第二年，福不緊玉的，被電影界聞人和權威者張善琨先生賞識了。張善琨是影界的前輩，自己導演的片子，在中國四百州的廣大地域上演着，經驗告訴他，這個叫王熙春的女人，是應該在影壇上得到她的更大的發展，他應該造成這個稀有的人材，使她一帆風順的紅起來。第一她有流利而美妙的國語，第二她的長睫毛是會伴同她的臉型譽滿天下的，第三她是舊戲的坤伶，早就有着深造的經驗和訓練，那麼對作戲這一點，是不會使人失望的了。

她自己在接到電影公司特約商談的公事的時候，高興得她一宿沒有睡覺，這一宿她作了許多奇雖變幻的夢，她想到出人頭地的一天，就到了，她將比任何一個偉大的伶人更偉大，因爲她將得到她發展的的機會了。

她是百分的憧憬於明星的生活，楊耐梅，張織雲，胡蝶，阮玲玉這些人的片子都是她非常喜歡看的。每個片子的美麗畫面，會陶醉過了她那顆熱烈酷嗜着的一顆心。

在舊劇上，女人的發展是終如有限，尤其是像她這種唱青衣戲的人，更難長久的紅下去，一生之中的黃金時代，有着青春的限制，她看過許多昔日的紅伶，爲了沒有抓住他們的機會，落得有的作打英雄的角色，有的在前三齣作跑龍套。她們過去也都紅過，但是年令以到，便什麼也不會吃香，不得不被後台老板無理的支配了。

明星就不然了，小的孩子，可以作小孩的角色，老的可以作不須化裝的老女人，而且在青春正盛的時候，只要在片子裏作一次主角，就不知道有多少個鏡頭大寫自己的容顏。被千萬的影迷追逐着，被整個影界頌讚着。這生活她是羨慕的，便是她的母親王太太也不反對她的轉變。因爲明星的淚頭，她是高興的，何況一次拍片的合同，就要有幾萬元的進款，抵得唱戲半年收入，她們不但很快就會紅起來，而且很快就會富起來呢！

這樣王熙春便走出了舊劇界而作了上海某一年度的有數紅星！

電影明星和舊劇坤伶，在從事藝術上，是一樣，但在實際上却有絕對不同之點，這使王熙春在不久的時間裏，就覺到了，從事舊劇所接觸的人，很少有正經的，不是地痞，就是流氓，再不就是耍人的光棍。這些人不但不會講禮貌，而且簡直要把她吞下去，她見了這些人

總是怕，她母親對她不敢放手，在她想也是爲了這些。

但是一入電影界，什麼都變了，接觸的人，全是在社會文化有着最高地位的人，這些人在她跟前，都小心翼翼的像父子兄妹那樣來往着，導演對於演員，過分的謙恭，盡心的指導，甚至一個鏡頭竟要代試十回八回這在舊劇裏總是找不到的溫情。她對人生漸々感到美化了，她要好々的作下去，必得要在事業上求成功，她不能讓提拔她的人，在她身上失望。

有舊劇的經驗和教養，有清脆的國語，有南國美人的風度，她在第一部片子公演後，果然就聲名充滿了大上海，充滿了大東亞，許多報紙雜誌，將她的名字寫在顧蘭君和陳燕々一起，用同樣的筆鋒去恭維她，她真的走到過去她的理想中來了。

李先生對於這個美麗的女人，莫有一時放開他那追逐的手，但在女人方面却得應該離他遠一點，她既然和他沒有婚約，就不能負擔一個極小的義務，她應該更自由一點，省得將來演胡蝶與林雪懷的悲劇！

熙春很知道這位李先生，無論過去與未來，李先生作她的一個朋友倒可以，但他那總想佔有她的一顆心，熙春也早看出來了，假如她真被他佔有了，彼此之間都不會覺到幸福，只少不久的未來，這不合理的結合會露出很大的破綻！就熙春說：她只覺到這人很好，並不是覺得這人很可愛，她對愛他的事，也許想過，但對結婚這一層，她敢發誓，她向來就沒有想

過。

在她被介紹會見了白門的吳三公子之後，不到一週間，她向母親說好，將家搬到新村去。和許多當時大明星作着隣居。

從作明星以來，是凡明星所能遇到的事，她都遇到了，影迷的痴心，天々弄得她哭笑不得，攝影場的工作，有時使她疲倦得要死，有時使她快樂的發瘋。水銀燈下的生活，沈醉了她的少女春心。有着大學生風度的舒適，和劉瓊，別號眼藥瓶的小生顧也魯，健美的高占非，潑辣的王引，年齡雖然大了一點，這些人，每次見面的時候都刺激她的心！她要在靜悄悄之夜裏自己獨自一句：「我愛他們！」然而這些人都有他們的對象，而且他們都有崇高的人格，恭謹的品行，不會任便拋棄一個人，再愛一個人的，這樣王熙春的初期影人生活，便有了說不出來的苦悶！

吳竹銘在王熙春有着深的苦悶的時候被介紹着了。所以在王熙春的印象，刻上了不可磨滅的痕迹！

在熙春的眼中，這人是够聰明的，四方臉，大眼睛，長着女人似的兩道濃眉，不薄不厚的嘴唇，襯着編貝似的牙齒，混身充滿了南方人的溫柔氣質，却說着一口北京話。也許是年紀還輕，每當說出一句話的時候，臉就要發上一陣子紅！在熙春第一次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就覺得比李先生可愛多了。李先生比他多了一身市井氣，如果沒有他在今日出現，他也覺着不出的，是的，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還沒有擺脫家庭的寄生，還沒有受到社會上不良習慣的薰染，他的一舉一動，在一個闖蕩江湖的女人的眼中，是覺到無限清新肅靜的。

竹銘，雖然在上海過着學生生活，但是却沒有學妥上海的摩登味，接見的女人也是非常少。在這極少數之中，他對王熙春，是有着刻骨的愛好的。

但是發見王小姐的母親，對王小姐有着保護人的一切的權利，他就很灰心，這個女人在他覺得是不易多對付的。第一她不像上海人那樣愛好虛榮，第二自己不能有更好的方法給她一個更好的印象。第三她沒有一般女人的不良嗜好。不能夠和她拉近了關係。

他也知道一點李先生的事，熙春對李先生也是有着好感的，只是王太太不覺得高興就完了，現在他思，不想愛熙春則已，想愛的話，應該由王太太這邊用工夫，才是唯一的好辦法。他越想越對，越高明！

熙春在家裏的時候，竹銘總是有意無意的避免和她相見，不到她的家裏去，但是熙春到攝影場去的時候，他便藉着工夫到家裏去，找王太太安安靜靜的談天，還好他也會哼兩齣京戲，自己並能操着很漂亮的胡琴，高興的時候，在王太太跟前來一段打漁殺家的自拉自唱，更高興的時候，陪老太太講講長毛遺事和舊劇掌故什麼的，待到熙春要回來的時候，他堅絕

的走了。

王太太對這個恭謹的青年，漸漸覺得可愛，漸漸示意熙春，讓她客氣的招待這位客人，但當熙春想迫近他的時候，如果有王太太在側，他會裝作正經的樣子迴避開，好像就是在上海，「男女授受不親」的話，起碼也應該保持三百年。他這種態度，累得老太婆數次三番的向他解釋，說不應該太生分，她們母女就是環境再好一點，也需要有像他這個人來關照呢！

可是吳三公子，却不那麼輕易的就魯莽的作去，他很知道匆忙之中，會生出變故來的，他在王太太之前只少還應該表示他的富有，因為像王太太這種人，無論在受那種感動之下，是不會忘掉人生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的。所以他的想法是完全對了。

季節轉過一年來了，小鳥王熙春的片子，在中國市場上得到了她自己的觀眾，公司更看重她的地位了。她無疑的在銀幕上得到了全勝的成功！東亞五億的人們，在歌頌她的名子了。這時候她打破一切影人的先例，和非影人，也非影業從業員的白門吳竹銘宣佈定婚，不久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又宣佈了結婚。

王熙春在銀幕上得到了成功，吳竹銘在愛情的戰場上得到了成功。

這在全体影迷看，無審說是一種沒大的驚異，但在王熙春自己却有些茫茫然，她愛吳竹銘是不能否認的，不知道母親爲什麼却那樣高興的爲她作成了這幾乎是強制着的婚姻，李先

生的失敗，吳先生的成功，都不是由於熙春的自主，而王太太的偏見，在熙春也是無法解釋開，她覺得有如一籃禮物，隨便的被母親送給一個人了。所幸這個人尚是自己所愛的罷了。

但是吳竹銘是白門望族，家裏有大權在握的老太爺，有中央集權的老太太。他的不曾通稟就娶了一個上海的女明星，不論是誰，家裏是不會承認的，所以在嚴厲的命令之下，吳三公子和這位由王熙春轉變的吳三少奶奶，連袂的回到白門去，有二年斷絕了銀幕上的消息。

王太太悔不過當日的魯莽，只有在新村的一角，寂寞的渡着餘年，每月由白門寄來一章不支票。作為女兒的一點信息。

但是小鳥終有回來的一天；聽說中聯已經和她有一部新片的合同了。

英茵的自殺

二 郎

(一)序 曲

熱情的姑娘！健美的姑娘！

豪放得彷彿澎湃的海水，溫柔得彷彿燦爛的星光；南方女兒的秀麗，北方女兒的質樸，現代味的，原始味的；海南是她的故鄉，北京也是她的故鄉，但故鄉究竟是哪一個呢？熱情的姑娘不追問這些，只覺得世界是有風的，有雨的，風會散佈熱情的種子，雨會滋潤熱情的種子，像椰子樹那樣的，像棕櫚樹那樣的長得高高的。

羽狀的椰子樹，掌狀的棕櫚樹，藍的海，藍的天，白雲，山谷，春天的知更鳥，夏天的黃香蕉，秋天的橙子，冬天的蜜柑，但冬天沒有雪，一年四季總是暖煦煦的，軟綿綿的，可茶的香味，奶油的酸味，菓子的甜味，滑膩的芬芳的刺戟哟！

英茵到這世界裡來了！

熱情的姑娘！健美的姑娘！

但這世界卻是一面大的旋轉盤，轉的人要轉，不轉的人也要轉；但把這盤轉從西到海南，圖畫的海南，一下子轉到北京去啦！

北京也是好地方。美麗的！古典的！溫柔的！可愛的！情竇初開的少女般的愉快的人的！

故宮的琉璃瓦上殘留着豪華的古代夢，東安市場商店的窗飾裡閃出誘惑人的時代色彩，沒有春天，有北海的夏，中央公園的夏，西山的紅葉，陶然亭的雪，早晨的杏仁茶，硬麵餅，晚上的薰鷄，花生米，天橋的熱鬧，琉璃的破爛，長安大街的幽靜，前門外的魚似的人流，福特，雪佛蘭，最流線的汽車往交民巷裡跑……

但這一切都留戀不住這熱情的姑娘！熱情的姑娘彷彿一條彗星似的，殺的一下子又滑落到上海去。

上海更是個好地方。嫵媚的！現代的！風騷的！眩目的！妖艷的少婦般的逗人的！醉心的！

滔滔的黃浦江，吞吐人流的碼頭，站不住脚的南京路，尖端的底女人服裝，先施的商品，大世界的裸體舞，西園賭場的花旗灘，百樂門跳舞場，跑馬廳，流浪的白俄，無賴，野妓，大腹賈，投機的資本家，電影明星，羅襪絲光，燈紅酒綠，華爾滋，探戈，狐步……有

太陽和沒有太陽都是一樣的瘋狂喲。

熱情的姑娘便把熱情的種子播種到這地方來啦！

一萬多呎長的「三三」上印着她許多張熱情的臉兒和健美的豐姿；「健美運動」裡的大腿，高聳的乳房，曲線的腰，臀……熱情的姑娘用這些玩得太覺有趣啦，就從此這末的玩下去。玩過了「清明時節」，便玩到了「十字街頭」，從十字街頭上，卻一下子沒有了這熱情的姑娘的影子啦！誰知道她哪兒去了呢？絕對不能是迷途吧！總之，她只是像一條彗星那末的，用着超特的速度，爲誰也料想不到那樣的從上海的天空上滑落了。

人們知道的也只是：「英茵離滬！」

(二) 到上海來做什末呢？

滬上少一個英茵，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影迷們惦記過清明時節的徐來，也惦記着十字街頭的白楊。卻少有人惦記那飾々配角的英茵。雖然是一個熱情的健美的姑娘！

英茵走了！彗星一樣的滑走了！沒有人知道她到了哪兒去？上海人不見了她便忘記了她，各地人不再從「三三」上見了她也便忘記了她，從此就無人提起英茵來。

但上海灘卻還像從前那樣的豪華啊！長江裡的輪船，關北的京滬急行，丁香花園的攝影

場，顧蘭君的貂蟬，陸雲裳的木蘭從軍，李麗華的三笑，周曼華的李阿毛與唐小姐……還有，小鳥燕々也變了中鳥了！

這一切的變遷嚟！

連隻吉卜西的歌也不願唱，有一顆彗星又偷偷地在此時滑回了上海，滑回了上海就無聲地變了一塊石頭。

是熱情消逝了麼？

霞飛路——從巴黎移植來的街。

在霞飛路角上，一座乳黃色的七階建築物，是一家高貴的公寓，在這公寓裡住了一位女客，這女客在三階臨街的一個窗戶裡，每天早晨把窗幔扯開，像站在輪船的甲板上眺望着海，她在幾分鐘的時間眺望上海市，這女客就是英茵！

英茵又回來了！悄悄地，秘密地。

現在她還認識先施的樓頂，上海是依舊的，但世事已經如雲了呢！她憑窗凝目遠矚，心頭上便無端地湧些淒涼滋味！

夕過去的日子嚟！夢一樣的日子！夕她動也不動地只是張大了兩隻眼睛，思想也像青空上的白雲啦！

◁我爲什末又要回到上海來呢？▷

眼睛裡閃着淚的光，思想的雲片上閃着水的光。便甚麼都迷惘了，模糊了！

◁像我這樣的到處飄泊究竟爲了什末呢？生的意義？生的目的？……：……：唉，反正將來總有一天會結束我自己的生之旅途的……：……：▷

就在心上抹下一道沉重的嘆息，掠一掠髮，讓晨風吹過她的雙頰。

她的人是寂寞的，她的心卻比她的人是更寂寞的；不是寂寞得像大沙漠那末乾燥的，是寂寞得彷彿沒有太陽，沒有露水的早晨；不是寂寞得像在籠子裡那末委屈的，是寂寞得彷彿宇宙太濶，自己太小而徬徨於飛翔！

◁又回到上海來做什末呢？▷

自己可詛咒的自己！自己和自己打仗，自己不知道自己！

一滴淚落了下來！

年青的英荷悲哀了。這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苦痛。

說不明白的，沒法說得明白的。

她竟變成一座大理石的雕像，那末呆々の！一動不動的，彷彿沒有靈魂的了。

突然有人推門進來！

「英小姐，外面有一個人要見您！」
公寓的男僕背靠着門。

大理石的雕像活了，轉身問：「誰？」

「一位姓周的，另外還有一位！」

「姓周的？」

英茵怔了一下，又重複一句：「姓周的？好，你請他進來。」

男僕走出去，英茵就趕緊跳到妝臺前，打開粉撲，攏一攏頭髮，顯得安閒的模樣坐在那旁的沙發裡。

兩個陌生的客人進來了！

「哦！英小姐！」輕々地點首爲禮。

「是的，請坐！」

「我姓周，這位姓王！」

說着就各掏出名片來，站起身遞給英茵。

「大成影片公司製片部：周雲英。」

「大成影片公司經理部：王家仁。」

英茵把這樣的名片捧在手裡，臉上划過一陣笑的風，衝開適纔籠罩着的暗雲。

接着姓周的卻說：

「聽說英小姐回上海來，住在這里，公司方面就注意這個消息，結果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便派我們到這里來拜訪英小姐！」

「哦！那太不敢當啦！」英茵微微地笑啦。「本來我這次到上海只是來看一看的，誰也不知道！」

「那末，英小姐此次來是不預備住下的麼？」

「這暫時還倒不能決定，看情形吧！」

「敝公司的經理聽說英小姐來上海的消息真是萬分的高興，他本來打算親身來拜訪英小姐的，可是公司裡太忙啦，就先派我們來和英小姐談一談！」

「啊！您今天來是有事情的麼？」

「是的，開門見山的說，公司方面打算請英小姐幫忙！」

「這個！」英茵沉吟起來，周雲英見了卻說：

「其實，提起敝公司的經理還是英小姐的熟人哪，就是周劍雲！」

「是周劍雲麼？」驚奇和歡喜都攪在一塊兒的瞪起了大眼睛。

「正是，那不還是英小姐的前輩麼？而且還有，朱石麟先生英小姐也熟吧！」

「朱石麟先生也在那兒？」

「對啦！朱石麟先生是和周劍雲一起創辦這個公司的，朱先生現在擔任導演！」

一旁的王家仁加進來說。

「哦！上海的消息真的和我隔絕了，我什末也不知道，什末對我都是新的。」英茵的眼睛上蒙上一片感慨。

「所以公司請英小姐幫忙，一則以英小姐與上海久違；觀衆都會渴望再見英小姐的豐姿；二則英小姐的演技，一定會給上海的影壇開墾一個新的境地。」

「哦！周先生！公司的這番盛意我真是感激的很，不過我現在還不會決定在上海住多久，所以這件事情只有過些日子再談吧！還請周先生替我向公司道歉！」

「啊！是的，是的，那末就過些日子再來拜訪英小姐！」

「對不起！」

「英小姐，再見！」

「再見！」

兩個人就走啦！英茵卻坐在那兒一直呆了好半天。

「我究竟到上海來做什麼呢？」

這末的想起來，他一下子跳到床上，動也不動地，仰着頭，兩眼睛憧憬地望着潔白的天花板。

(三) 掙不開的愛圈

上海的許多家的小報上都登載了這樣的消息了：

「健美女星英茵返滬」。英茵又抵滬，將與大成公司簽訂合同。大成公司經理周劍雲設宴招待英茵，英茵已決定加入大成。英茵現任辣斐德路一三六三號云々。

英茵便在小報的鉛字下被上海影迷發現了。

而且，終於英茵的熱情的臉也又在壹萬多呎長的 EIM 上和觀眾相見了。

到上海只是來演電影麼？到上海來只是來演話劇麼？靈與肉的成功便是我的生的意義麼？賽金花的成功便是我的意義麼？

英茵一個人又寂寞起來，不是上海寂寞，不是辣斐德路的住宅寂寞，是她的心，她的靈魂寂寞！

她又不瞭解自己了！青春，美麗，熱情，明朗，但爲什麼還有憂鬱呢？但爲什麼也有痛

苦呢？

屋子裡有各色的花束，鈴蘭，鬱金香，康納馨：紅的，黃的，白的，紫的：然而她仍然寂寞，然而她仍然痛苦！悲哀！

她便默默地望着那些花束出神。

出神得看花束變了，花束竟變成一個一個的人臉，但這些臉卻都是自己的，只有一個，只有一個又漂亮，又溫和的臉卻是別人的。

英俊的影子喲！那是誰呢？

哦！我爲他偷偷地離開了那地方麼？我爲他偷偷地到上海來麼？

英茵這末疑惑自己的感情了！

過去的日子！夢般的過去的日子！

實際上，上海倒更會勾起她的熱情吧！便把什末都想起來啦！

「茵，我永遠記得住你的話，你說：『拿你的事業來換我的愛情！』如今我已經有了事業了！」那英俊的影子用手撫一下黃金的軍人肩章。

「茵！但我有了事業仍然是空虛的，我沒有愛，我什末都不行！」

「茵！活着不是爲了國家，活着不是爲了事業，活着只是爲了愛！」

「茵！你瞭解我吧！我們都是這樣的年青……！」

英俊的人的手是溫暖的，有力的，英茵看自己淚眼含笑地躺在那影子的懷里。

但爲什末偷偷地離開了那地方呢？但爲什末偷偷地到上海來呢？

什末都記起來啦，卻什末都沒有啦！英茵把自己關到屋子裡時也沒有了豪放，明朗和快活，只有和別人在一起時纔這樣，是一點也不爲別人所知道的。

突然地，她跳起來，一下子到鏡子的前面端相了一會兒自己，便哈哈地狂笑起來，且用手指着自己：「你說，你究竟爲了什末？說呀！你說你究竟爲了什末？」

哈哈地狂笑，鏡子裡的人也狂笑。

「噫？怎末啦小姐？推門進來的娘姨卻不禁停住了脚步，瞪大了眼睛。

「啊？去，出去！」

娘姨卻沒有出去，說：「小姐，有一個人要見您。」

「不見，告訴他！」那末地把手一揮。

但娘姨出去時，那人卻進來了。一個英俊的影子，笑，溫柔的笑。

「啊？是你？」

英俊的影子，笑，溫柔的笑。

「真是你？平」

「正是我！茵，你爲什末撇了我一個人偷偷地到上海來呢？」他帶着怨恨的顏色坐到沙發上「我怕你！」那末真事兒似的！

「你怕我？」

「對啦！我怕你對我的愛！」

「茵！你別玩弄我不好麼？我的心太脆弱了，你不能再來揉碎它！」

「不，我已經愛够啦，我也已經被愛得怕啦！你不要再來打攪我的安寧！」
英俊的人兒站起來，兩眼燃燒着熱情的光，希望的光，溫和的光：

「茵，我們都不知道世界，但我們都還年青……！」

「我們都不知道世界，我們都還年青……」英茵重念着他的話。

「過去的是我們的生命，有我們的歡喜，現在的也是我們的生命，有我們的歡喜，未來的……茵！」

就突然張開兩臂，跑過去抱住了英茵，一句話也不說的，一滴熱淚滴到英茵的頸上，英茵也一句話不說的，卻抱緊了他，一滴淚滴到他的手上。

「上帝啊！這就是生麼？」

「茵，你別再懷疑，人生的路子總有一天會完，我們且這樣的停留一刻！」

「曖！」

英茵兩臂鬆下來，嘆了一口氣。

「快活點吧！我的孩子，來！」

英茵又抱緊了他，他也更加抱緊了英茵。

（四）還是爲了愛

日子這樣的過去了。

世界就在英茵與平之間縮小，而變得美麗，可愛！

時間已是三十年的春四月。

雲雀劃在空上，蝸牛爬在牆上，露滴凝在花上，上帝住在天上，宇宙間一切都和平。但
是有一天英茵與平之間卻起了變化。

平知道總會有一天發生這樣的變化，英茵卻不知道會有發生這樣的變化的一天：平被
捕了！

於是英茵失了神經，失了靈魂，他從此將再看不到那英俊的人兒了，不，是她從此將再

得不到愛人的溫柔和愛人的力量！

她換上一件粗布的衣服，披散着頭髮，手提着一只竹籃子，懷揣着一團熱情的火，慌張地到牢獄裡去，她害怕遇見一個熟人。

「茵，你又來送飯來啦！」從鐵欄桿裡露出一張黧黑的臉，英俊已經消失了。

英茵一聲沒響，卻聳起鼻翅。

「茵，你不要難過，人生的路子終有一天會走完的，活着不是爲國家，爲事業，沒有了愛便什末都完啦！只要你知道我是爲什末而死就得了，我……」淚從眼裡流出來。

「平，我明白你，你瞭解我，我一定盡力量來營救你，假若……平，有那末一天時我不會單獨的活下去！」也有淚從眼裡流出。

「真的變？茵！愛的終極點是死變？」

「爲了愛，一切的犧牲都是偉大的！」

「爲了愛，一切的犧牲都是偉大的！」平重念着他的話，然後就「哈哈」地笑起來。

「可是平，李言來啦，她和我住在一塊兒」

「唔！她卻不能來看我！」

看守從旁走來，告訴已經到了時間，欄桿裡的人想伸出來手，結局卻只能一手握着欄桿

，一手搖着，到最後竟是不動地停在那塊兒的空間啦！

「再見！」淚珠流出來。

英茵走了，走出了牢獄。看一輛黃包車來，就趕緊跳上去，卻一下掏出手帕兒蒙了臉，手帕兒沾滿了淚的時候，英茵到了辣斐德路了。

從此，他就天天衝着悲哀，在辣斐劇場演「北京人」；演「北京人」比「賽金花」還驚倒了上海觀衆，但這不是爲了藝術，英茵自己知道這只是爲了多賺錢營救自己的愛人呀！

可是她卻一天比一天的瘦了，同仁們：

「英小姐，您演戲太累了吧！」

她默々地搖々頭，急忙的走開，經過劇場的台球房時，正飛出紅白球相碰的清脆悅耳的聲音——喲！你們多快樂呵！自己的悲哀卻更顯得寂寞了！

上帝安排定的事情，希望是無用的！

一月八日，終久要到來的一天，（可是倒底有點突然的感覺），平祖仁執行鎗決！

聽了這消息的英茵，就一頭倒在牀上，像患軟骨病似的起不來了；她從此就失去了平，失去了愛！

錢在失去了愛後更加無用，便把飾物也換了錢（自己一無所有了喲！）由李言去收屍，設

祭……：

自己也換上了一件黑色的衫子，淡素的臉，蹣跚地，秘密地（自己也想，爲什末行動總要這樣秘密的呢？）跑到世界殯儀館去。

「唉！爲了愛，你死了！」她跪到棺前，流淚的眼睛失去了神采。

「終於你竟這樣的來結束了生之途程！」

在回來的道上，她想：「人生的旅途終有一天要結束的呀！」

上空抹着灰慘的顏色，一日，四外正吹着嚴峻的冬風，她的心早已冰冷了，身子就更加瑟索起來。

「沒有愛什末都完了！」平的話響在她的耳邊，她也在心裡說：「沒有愛什末都完了！」

到了家裡，李言看她還是從前一樣的英茵，只是更加高興，時爾一下子跳到牀上去翻一下身子，時爾仰起頭來高唱，像不怕喊破了嗓子那末的，時爾又跑到鏡子前，端前相後的打量一番。

「噯，這末年青，這末美，這末……」

「茵，你怎末啦？」李言發怔地問，以爲她是患了神經病啦。

「哦，沒甚麼，高興啦玩一玩！」

她笑，她笑，笑後，卻拿過粉撲々臉，用鉛棒畫眉，抹口紅，往手指甲上塗蔻丹，然後又穿上高貴的毛呢旗袍，銀狐外衣，高跟鞋，並且還帶了唯一未賣掉的平給她的白金戒指。

一句話也不說的這末裝飾起來，李言簡直只有發怔，她裝飾完了，卻看々她自己的像片，鏡台，牀，再舉起手來看々白金戒指，就突然說：「言，再見，我要去了！」

「上那兒去？」

「反正我是隨便去々！」

隨便去々便使李言不再問她了！於是英茵就當真的去了！

（五）誰坐在那兒看這個戲。

夜上海埋在霓虹灯的閃光裡。

整個的上海只彷彿在笑，金門大戲院門前的泰隆寶華擁抱着勞瑞笑了，先施公司窓飾裡藍眼睛圍着喬其紗的蠟美人也笑了，黃浦江的江水也在汽船的划行裡滔々的笑了！

但走向國際大廈的英茵卻不笑。她只想着斯蒂芬生的那首詩：

大街上充滿了玩偶，

六十年一換的繪卷，

這繪卷的發條是希望！和飢餓！並且也有嫉妬！喜悅！和恐懼！他們動着眼睛，嘴唇，和手臂，都穿着玩偶的服裝，奇異，但他們裡我也搖擺而站立有如其他玩耍着的玩具！這被玩耍的玩具終于要倒下。

不再愛了就把它遺棄！

他們是因爲什末被做成的？

又有誰坐在那兒看這個戲？

「真的，自己不就彷彿一只玩偶麼？還在這世界裡搖擺什末？終于有一天要倒下去的！」便親切的看一眼自己愛吃大餅的那家五福樓，以及蜜蜂毛綠的廣告燈……一座二十四層的崇禱的大廈浮到眼前，就像鯨魚似的鑽進玻璃門裡去。

七層樓，七〇八號裡，她，這熱情的姑娘，健美的姑娘，鎖了門，對鏡子看自己的艷裝，微微地點着頭。感傷地：

「這末年青，這末美，這末……」

陳白露那末的，她又望了望窗外的大上海：「太陽什末時候會出來呢？」

——沒有愛什末都完了啊！

便一滴淚，兩滴淚，三滴淚……的那末流下來。

「平，爲了愛，你死了！」

輕聲的說，淒絕地。

便摸出方才買好的鴉片膏，端起茶杯，咬着牙，一口又一口地爽快的吞下去了。

彷彿她此來倒加平靜，就走到窗前，扯開窗幔，看東邊的天上正透出一些微弱的光，夜只剩下尾巴。

「哦！太陽就要來了！」

雲雀劃在暗空上，黃浦江水流在地上，上帝住在天上，宇宙間一切都和平，大上海一切也都和平。

「啊！上海……」

但沒等說完，人就癱瘓地倒下去。

她終于有這末一天，不，就是現在便倒下去了！

但誰坐在那兒看這個戲呢？

一陣江風吹進來，英茵的熱情却隨着黃浦江水永久不停地向東流去！

(六) 英茵自殺了

雨，南方的冬季的寂寞的雨！

大上海在寂靜的早晨失掉了和平。

太陽照在國際大廈的七層樓時，大馬路上已經破嗓子的在喊「女明星英茵自殺的新聞！」

風吹來「離別華爾滋」—— 5 1 1 1 3 2 1 2 3 2 1 ……

白色的髮，黑色的道袍，一聲灰色的空洞的嘆息，老牧師用手架着十字。

可是破嗓子地：「女明星英茵自殺的新聞！」——大上海在寂靜的早晨裡失掉和平了！

誰的眼前都有一張熱情的臉，誰的眼前都有一付健美的豐姿，但英茵的名字已經成了歷史了！

一九四二、二月三日的午後三時，虹橋路 S、M、C 公墓第二三六墓穴旁邊，木牌上：

「女明星英茵女士之墓」

雨，南方的冬季的寂寞的雨，鋼琴鍵子上跳動着的雨。

風吹過來「離別華爾滋」 「恨今朝相逢已太遲，今朝又別離……」

風也吹起白色的髮，黑色的道袍，一聲灰色的空洞的嘆息。

風也吹着降福的誦經，赦罪的祈禱，告別的聖詩 「祝英茵女士靈魂永久安息，早日

回到天堂，回到上帝那里。阿門！」

參加葬禮的人都被風吹着悵鬱的臉，悵鬱的心！

葬禮完畢，告別的人便都懷着寂寞的情緒離開了墓道；雨，淚，飄落的獻花，寒梅的瓣

子，康納馨的瓣子都情々の落下來！

「二代藝人英茵逝世了！」

英茵的靈魂喲！

離開公墓，在道上，李言悄悄地。

「我記得，我們倆個一同看「瑪塔哈利」的時候，她問我那個女偵探爲了國對呢？爲了愛對呢？始終沒有滿意的解答，如今，她卻把這問題帶到地下去了！唉！」

「不，她留給我們的問題卻是另一個新的，爲了愛，死對呢，不死對呢？」一個青年這樣的回答。

「不，問題是這樣的，人生是愛對呢？是不愛對呢？」又一個如此說。

「其實，按現在的指導的哲學理論：『不願活的人便死好啦！』不過，我以一個文學者的立場來看，對她事卻很受感動，我覺得這是很悲壯的！」

「那你可以爲她寫一篇故事的！」

「這樣的藝人，她的偉大的地方正是因爲她具有一個悲劇的性格，假設我能把一點描劃出來，那纔更有意義！」

「真的，一個外面明朗，快活，豪放的女性卻有一付悲劇的性格，這是不幸麼？」

報紙上卻熱鬧起來，新聞上有關於英茵自殺的記事，「健美女是英茵，突於一月二十二日早三時於國際大廈仰毒自殺，身後蕭條，祇有姊一人，現住北京，同居之李言女士爲之辦理後事」云々。

文藝版上有紀念英茵的專頁，寫着：

「三十一年度，中國影壇之巨星殞落！」

尚有關於她的小傳：

「英茵原名潔鄉，行四，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父北京人，母海南人，在北京時曾加入明月歌舞團，因但杜宇的「健美運動」而入影圈，處女作「火山情血」，在天一演「桃花夢」，在聯華演「年々明月夜」，在明星拍「清明時節」，「十字街頭」，後離滬，返滬後拍「返魂香」

，「世界兒女」，「靈與肉」，演話劇「武則天」，「賽金花」，「慾魔」，又演「北京人」，演「北京人」後一月餘，即於國際大廈自殺，年二十八歲。

然而不管怎末說，這顆彗星一樣的女星，卻真的殞落成一塊石頭了！

王丹鳳小傳

白萍

(一)

南國的女孩子，她聰明，美麗，像一朵剛開的玫瑰，晨曦照着她，她的臉上就含着一絲微笑，眼睛裡的光影兒，明亮的，眼珠子在轉了，從來口唇上不塗胭脂，但紅得鮮艷，顴頰像剛熟的蘋果；她的心是無邪的，南國的天真小鳥兒嚙！

她不叫王丹鳳，她叫王燕君——這是她讀書時代的名字。

剛八九歲，已經又聰明又伶俐了，小嘴兒一鼓一鼓的，會說話，招人喜歡，爸爸的朋友恍常就哄她玩兒：

「幾歲了？」

「九歲。」

「唸書沒有？」

「唸了。」大眼珠子一轉，真是黑白分明喲！「唸了好幾本啦。」

爸爸的朋友笑了，這孩子多聰明呀，怪可愛的，於是——

「叫什麼名字？」

「我」？顯頰上浮蕩着兩個笑渦兒，「我叫王燕君——姓王的王，燕子的燕；你看見過燕子？黑色的，尾巴像剪子，飛的纔快呢！噢，還有那個君字是君臣的君，明白？」

「王燕君」。爸爸的朋友嘴裡唸道着，臉上除了笑容以外，連鼻子眼睛都分不出來啦！也不怪，這個小姑娘真聰明麼！

「嗯，王燕君」。說着，兩條胳膊一伸，就跑走了，身體輕靈得真像一隻小燕子，嘴裡像唱歌似的：「飛呀！飛呀！飛遠啦。」

一朵剛開的玫瑰花，天真無邪的小鳥兒。

她會唱歌，而且唱得很够味兒；嗓子雖然沒受過訓練，可是比受過訓練的還好聽。進了學校，更學會了不少的新歌曲，天天唱，連老師也趕不上她唱的好。

「媽，我給你唱葡萄仙子，聽不聽？」

媽媽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望着那顆小蘋果臉：

「唱吧，媽要聽。」

她就唱了起來，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小々畫家，一連氣唱了半天，燕君的心裡高興，

她有個理想，她跟媽說：

「媽，長大了我要唱歌去。」

「唱歌去？」

「唱歌賺錢好養活媽。」

媽々心裡也高興，媽々の腦袋並不頑固，她準知道唱歌不是壞事，含笑用手摸摸着燕君的頭髮。

「好孩子，你好好學吧，長大了媽就讓你唱歌去。」

心裡多愉快喲！恨不得把媽々抱住很々の吻上兩口。

燕君在學校裡是好學生，唸書好，體操好，唱歌也好；有點愛淘氣，但並不討人嫌，誰見了誰不喜歡呀！

「王燕君又考第一啦！」

同學也都跟她親近，和她交朋友，有些孩子們真羨慕她，羨慕她的腦子聰明，聰明得像一塊水晶。

每一次，學校裡開游藝會的時候，王燕君就快樂得直蹦蹦跳，她高興得快發了狂似的，因為她有機會跳舞給人看，唱歌給人聽了。

藍色的布幕一拉開，她馬上像一隻小燕子似的在臨時搭起來的舞台上跳躍着了，一邊跳着一邊唱，白上身，白裙子，光着兩隻小腿，怪好玩的。

台下的觀眾全是同學們的父兄，也有由母親代替父親出席的，他們看得眼睛都要花了，老頭子的手摸在鬍子像粘上住了似的，一動不動，忘記了拿開，老太女跟她近傍的觀眾們直啾啾：

「唱的多好聽呀！這才多大的孩子 跳的也挺不錯。喲，還是個小姑娘呢，也不知她叫什麼？」

王燕君在舞台上唱着，跳着，一邊眼珠子含着微笑向台下轉，黑糊糊的一片人腦袋，男人，女人，眼睛全盯着自己，她望見媽々也在這一羣觀眾裡面，彷彿正衝她笑呢，她就越發高興起來；但是時間是有限制的，猛然一下，藍色的布幕落下去了，台底下是熱烈的鼓掌聲，還有幾個小孩子在喊好兒。

連衣裳也沒顧得換，從台後轉了出來，一直跑到媽々身旁，媽々早已笑得閉不上嘴唇了，燕君把頭偎在媽々の懷裡：

「媽，你看我跳的好不好！」

媽々點着頭。

「媽，下邊還有我演新劇呢，你可別走！」說完，連跳帶蹦的跑回去了。媽々身傍坐着一個北京女人，含着笑問：

「老太々，這是你跟前的呀？」

「可不是！」媽々謙虛的。「這孩子纔會淘氣呢！」

「那算什麼！我看挺伶俐。」說着把她自己的姑娘拍了一巴掌。「比我們這個不是強多了！」

一場一場的換着節目，果然在最後面的新劇裡，王燕君又上場了，小姑娘扮小姑娘，簡直看不出是做戲來，哭是哭，笑是笑，表演得出人意料之外的精彩。

這天晚上，王燕君跟媽々笑嘻嘻的說：

「媽，我們老師說我有演劇的天才；同學的說我長大了若是演電影去，一定會紅起來。媽，長大了我就演電影去吧？」

媽々把她摟在懷裡，溫柔的，像太陽的光線照在燕君的心靈上，媽說：

「媽答應你；可是，你得好好唸書。」

幾年的時光，像讓風給颳走了似的，王燕君漸漸的長大了，而人也更聰明，更美麗了。媽々的意思，希望她能够多讀幾年書，所以在小學卒業後，就命她去投考中學。

王燕君是喜歡讀書的，雖然她已決意將來献身於藝術界，但是她曉得藝術也是需要基本知识培養的，知識如生命的磐石，沒有知識，當然也不會真確的懂得藝術，更難說到在藝術界嶄露頭角了。

南國的春天就像一個青春少婦的柔髮似的，軟々の風吹在人臉上，醉醺々の，幾乎連肉體，連骨頭都變成綿花啦。

黃浦江的水不斷的向東流着，穹形的藍色天空，有幾隻燕子在盤旋着，飛過來，飛過去，彷彿雲彩也跟着上下浮盪起來。

在這樣的春天裡，王燕君雜在和她的年齡差不多的四百多個女孩子的羣中，從早晨太陽剛出來不久的時候，就躡進愛國女子中學校的校門了，她的心裡像百點什麼東西梗塞着，她似乎喜悅，又似乎忐忑不安，大眼珠子灼亮的在別的女孩子們的身上轉。

頭一天晚上，媽々就跟她說：

「明兒個就考試去啦，你早點睡吧，你可得給媽掙氣，若是考不上啊，唉……。」
她懂得媽々話裡的意思，她仰着臉兒望着媽媽的面龐，她笑嘻嘻的說：

「媽，你放心，我準考得上，不信你瞧着。」媽，你知道我一定考得上！」說着伸了伸舌頭，做一個鬼臉。

媽々笑了，她用手在女兒的額頰上揉摸着，心裡像喝了一杯糖水似的甜蜜々的。

「喲，天可不早啦，你睡吧，明天還得早起呢。」

擰滅了五十燭光亮得像個火球似的電燈，王燕君躺在她自己的鐵牀上，聽外邊什麼聲息也沒有，靜悄悄々的，彷彿整個的世界都睡着啦。但是，她可睡不着，她要想許多的心事，腦袋裡亂閃々的，一會兒睜開眼睛，一會兒又閉上了。

她想，考中學並非難事，以自己在小學校所得的成績說起來，跟誰比也不至於落後！不過中學畢業以後去幹什麼呢？她覺得這未免過慮得太早一點兒了，然而她心裡靜不下去，非想不可。演電影倒是自己所希望的，但是將來能否成功呢？理想未必都能變成事實呀！

夜深了，夜像一泓靜止的水面。

想呀想的，腦袋迷糊起來，所想的事々物々也跟着失掉了輪廓，眼睛閉緊了，大眼珠子藏在睫毛底下給眼皮蓋上了，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星月的光輝映在天藍色的窗紗上，她沉沉的睡着。

天剛一亮，她就醒了，洗臉，吃早飯，興沖沖的帶了紙筆去投考。

母親叮囑她考試的時候別心慌，別忙，仔仔細細的去回答課題，燕君一面答應着，一面已經跑得遠了。

及至到了愛國女子中學校，一看，投考的學生有那麼多，四百多人，黑壓壓的向校門裡走去，王燕君的心裡有些忐忑不安了，她躊躇着，大眼珠子不住的轉，雖然她過去在小學校時的成績很說得出去，但怎能知道別人的成績，別人的能力比自己更好呢？她暗自思索了許久，最後還是咬一咬牙，考完了所有的科目，疑々惑々的回到家裡。

母親已經等她一天，給她豫備了一碟可口的小菜，趕着問她：

「考得怎麼樣？還好嗎？」

燕君搖々頭，媽々的心跟着一跳，慌促的問道：

「不好嗎？」

燕君的眉毛一皺，她慢々的說：

「說不定怎麼樣，有四百多人呢，也許有希望，也許沒希望。」

媽々的心放下了一半，她撫摸着女兒的頭頂，安慰的說：

「別擔心，媽相信你準能考上。」接着：「快吃飯去吧，不然要涼了。」

吃飯，吃飯有甚麼滋味呢？王燕君整天整日只酌磨着自己那天的幾個答案，忽而喜，忽

而憂，直到接到了愛國女子中學校的通知，曉得並未名落孫山，心裡才安靜下去，她喜歡得直跳，跟媽媽撒嬌，她嚷着：

「媽，我考上了！」

媽媽也一樣的喜歡，把她像小孩子似的摟在懷裡。

開學以後，王燕君唸書特別用功，處處想比別人強，先生們都很喜歡她。

中學校的功課比小學校的當然要複雜，深奧，功課以外的游藝會，運動會等也比小學校裡的多；王燕君在各方面都能應付，她對什麼都肯努力，猶其在每一次的游藝會裡，演劇，唱歌，跳舞，真像受過若干年的訓練似的，無論什麼節目都表演得維紗維肖，誰都承認她是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女孩子，她自己更加相信，她將來要活躍於藝術界。

王燕君是好虛榮的嗎？不！王燕君是愛出風頭的嗎？不！

她愛藝術，她要為藝術而獻身；然而她並不想拿藝術當做玩具，她也不想以藝術為遮掩面有其他的企圖。她的心是純潔的，正如一切純潔的小兒女一樣。

中學校裡的課程讓她學習了許多新的知識，同時也幫助她認清了自己生存於世界上的任務。

春，夏，秋，冬；風，雲，雨，雪，霜，一年一年的光陰過去了，時間拖着王燕君向前

進，玫瑰花兒開啦，她已經長成了一個大姑娘啦。

在母親尚未年老到不能行動的時候，王燕君從中學校畢業了，她拿着卒業證書，驕傲的，撒嬌的向着母親微笑。

(三)

畢業就是失業嗎？

在上海，拿着大學畢業證書，找不到職業，尋不到飯吃的人有的是；街頭上徘徊着許許多多的流浪者，他們之中有的就是由於畢業而失業的。

但是，王燕君却並非如此，她是另有着特殊的原因。

她不願幹別的事，她只想要演劇或演電影——在年齡小的時候，她就有了這樣的志向，年齡長大了以後，她的這種志向却更加堅定了起來。

媽媽是不會拂逆她的，她時常跟媽媽說：

「媽，我什麼事也不幹，我要演劇，再不然就去演電影！」

「噢。媽媽點點頭。『可是沒有機會呀，電影公司裡也沒有熟人。』」

王燕君嘻嘻的一笑，大眼珠子裡放着油亮的光芒，她說：

「機會慢慢的找吧，將來總會有的。」

因此，王燕君卒業後便安然的住在家裡，並不急於謀求職業。

她在這時讀了許多書，關於文學的，藝術的，電影的，尤其是劇本一類，更蒐羅得非常完備，她自己在私下裡研究，做將來的準備，她是不斷的用着功。

一朵開放的玫瑰花啊！

她美麗，嫵媚，溫柔，和藹，大眼眼裡永像包含着無限的情緒，她愛笑，笑的時候像一匹可愛的小貓。但是，她的心是純潔的，莊嚴的，她有着堅硬的意志，決不受任何一個人的誘惑。

年齡大了。猶其是女孩子，彷彿她們天生就是爲了愛情，爲了男性的追求才降生到世界上來的，她們有一種吸引男性的特殊的魅力。

圍繞在王燕君身邊的男人們，恐怕已經不止一個了。

他們向她獻殷勤，寫情書給她，跟她求愛，無時無刻的不在和她糾纏。

「真討厭啊！她想：『這羣男人像一堆亂聞名的螻蛄。』」

她只能躲避，只能不理他們，把他們寄來的肉麻的情書扯碎，拋在紙簍子裡，她安心的讀書。

這樣過了一些時候。

果然，她的機會漸々來了。

同樓的亭子間裡，住着一個蘇州攝影師，姓沈，名字是沈勇石，和王燕君家恰好是同鄉。

時常，沈勇石給王燕君拍照，教導她照相的技術。

王燕君覺得照相是很好玩兒的，她就跟着他學，她對媽媽說：

「媽，我跟沈先生學照相，我要成爲一個世界上最著名的攝影師。」

學了許多日子，有一天，沈勇石突然說起他和合衆影片公司的朱石麟認識，而且交情很不壞。

王燕君心中一動，她急忙問道：

「沈先生，您和朱石麟是朋友嗎？」

「是囉。」

「你們的公司裡現在要不要女演員？」她囁嚅的問。

沈勇石眼睛眯了一眯，他儘自望着王燕君的面孔。

「怎麼？」

王燕君笑了一聲說：

「我要當演員。」

「噢。」沈勇石驚訝的又眯了眯眼睛。

「我早就有心要進影片公司，可是一直沒有找到機會……。」

沈勇石不等她說完，便急忙截住了她的話頭道：

「當演員是很苦的啊！恐怕你幹不來吧！」

王燕君的眉毛一揚。

「苦怕什麼！我一定幹得來，我就是不怕吃苦！」

沈勇石搖了搖頭。

「你媽愿意你當演員麼？」

他以爲年老的女人一定不會讓自己的女兒去當電影演員的。

但是，事實竟出他的意料之外了。

王燕君回答他道：

「我媽怎麼不願意呢！她早就答應我啦，她也希望我能演戲拍片子。」

沈勇石並不太相信她的話，他說：

「你還是考量考量吧。」

「考量甚麼！沈先生，你介紹我進合衆公司好啦！」

後來沈勇石陰々的向王燕君的母親詢問了一回，她母親的回答居然和女兒完全一樣，這才知道王燕君並不是說謊。

於是他放下了心，跟王燕君說：

「好吧，我就介紹你進合衆公司；不過你要暫時先等幾天。」

這兩句話聽在王燕君的耳朵裡，她喜歡得幾乎流下眼淚來，她跳着腳，忘掉了一切似的跑來跑去，她心裡充滿了喜悅，忍不住就要笑出來。

她覺得彷彿她已經獻身於銀幕之上了，她在演着劇，她演得令觀眾都受了感動，都爲她而笑，爲她而哭。

她興緻沖沖的跟媽々說：

「媽，我快要當電影演員了，我一定拍演媽最喜歡看的戲。」

她的稚氣，她的喜悅，給予做母親的心中以無限的溫暖，她倆都在笑了，這笑裡面含有愛之火燄，她偎在媽々的懷裡，母親把手放在她的身上。

過了幾天，沈勇石帶她到合衆公司去見朱石麟。

朱石麟是合衆公司的導演，也是合衆公司的主持人，他認爲王燕君的臉型，身段，處々適合做一個銀幕上優秀演員的材料，他一起始就對她注意。

經過了一度簡單的試驗，朱石麟非常滿意，他便正式採用了王燕君做合衆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員。

從這時起，王燕君把名字改做王丹鳳了。因爲丹鳳兩字比較燕君是更要响亮的。

(四)

王丹鳳 對啦，她現在是叫王丹鳳啦！

她投入在影城裡，她覺得自己是得到了所希望的職業，她要安心的在這裡面工作。

影城裡的形々色々，像一個燦爛的萬花筒，男人，女人，老的，少的，他們表演哭，他們表演笑。

但是，王丹鳳呢？她尚在學習着，她沒有機會參加到他們的羣中。

然而，她私下裡非常用功，等待着，只要自己有那種能力，遲早總會得到發展的機會的。朱石麟對她非常注意，因爲她够「開麥拉型」，人也很聰明，但不知她是否也有着演戲的天才。

終於，王丹鳳在「龍潭虎穴」這部片子裡擔任了角色，是扮飾一個小丫環，不重要，像舊劇裡的龍套似的，跟在主角的後面跑來跑去。

雖然是不重要的小角色，但她並不偷懶，她像擔任主角一樣的賣力，在導演的指示下，她做得很好。

當然，「龍潭虎穴」是王丹鳳的處女作品，朱石麟在這部片子裡發現了她確有演戲的天才，感到很滿意。

片子拍完以後，朱導演對她說：

「王小姐的演技很好，將來一定會成名的。」

她心裡喜歡，口中歎虛的說：

「不，還差得遠呢，我甚麼也不會，朱先生多指教。」

朱石麟既然已經證明了王丹鳳的確是一個可造的人材，他便想着再給他一點較重的戲做，於是在「靈與肉」一片中，她以新的姿態出現了。她表演一個純情的少女，願也魯的表妹，她是非常認真的在做戲，雖然鏡頭並不多，但她的成績很好，給予觀眾的印象也頗深刻。「靈與肉」得到了空前的成功，王丹鳳這三個字也漸漸盡人皆知了。

這時她是 一顆將明未明的星。

由於『靈與肉』中表演的成績，朱石麟對她已再無疑義，馬上便跟她簽訂了三個年間的合同。

沈勇石是介紹王丹鳳進電影圈的第一個人，王丹鳳對於他非常感激，像對待先生似的恭敬他；沈勇石也頗關心她的一切，指導她，照顧她，幾乎不遺餘力。他隨時隨地的叮囑王丹鳳：

「你可別學那些大明星的習氣，她們都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啦！」

王丹鳳把這句話永久記在心裡，她知道自己是一個小人物，尚無成績可言的女演員，然而她也並不輕視自己，她認真的工作，努力於修養，她不跳舞，不喝酒，不出入狂亂的交際場所，縱然圍繞在她身邊儘是一些自命爲時代兒女的浪漫的男人和女人；可是她不被他們引誘，她離得他們很遠，小心翼翼的安心於自己的生活。

上海的影城，彷彿是一具燃燒着烈火的鐵爐，固然它能够把許多的人鍛鍊成堅硬的精鋼，但也能把許多人燒成灰燼；它能够創造，也能够毀滅。

王丹鳳就在這具鐵爐裡生活着，她鍛鍊着自己的靈魂和體魄。

當她的名字漸漸爲社會人士所熟知的時候，便有着許多的無聊影迷，小報記者，有錢的少爺們，像一羣蒼蠅似的追隨在她的身邊了，他們請她跳舞，請她吃飯，給她拍照，替她宣

傳，王丹鳳縱然從心裡厭惡他們，但是在事實上却不能不與以敷衍，畧微的應酬他們一下。她看着那些已經成了大名的紅星，個個都在紙醉金迷，糜爛的生活裡浮游裡，她看得眼暈，更不敢錯邁一步了。

每天，她早晨到公司裡去工作，晚上回到家裡休息，幫助母親整理家務，在電燈下讀書寫字，日常的生活是很紀律化的。

母親看着自己的女兒知道上進，知道自愛，不受引誘，不生壞脾氣，她自然也是非常高興的。

王丹鳳的年齡正輕着，她已經把握住了自己的前途。

(五)

不久，一個機緣，使王丹鳳在上海的影壇上紅了起來，她主演了一部片子。

在朱石麟主持下的合衆公司，縱然範圍較小，經濟力量比較其他各先進的影片公司薄弱，但他「幹」的精神却是非常強烈的，他帶着所有的力量培植這個公司，所拍的影片也力求質的精良。「靈與肉」一片不就是上海影壇近數年來的有數作品嗎？

繼「靈與肉」等數部名片之後，朱石麟決定要把過去名重一時，曾給中國影界獲得光榮的「漁光曲」一片重新改編一下，拍製一部「新漁光曲」。這計劃不久就成立了。

「新漁光曲」的導演是屠光啓。

但是，主演的人是誰呢？

英茵那時正在給民華影片公司拍「世界兒女」，王熙春在國聯拍片，她倆的工作都很忙碌，一時抽不出身來。

最後，屠光啓便想從別的公司暫借幾個人來用；但借來借去，只借到了一位「小東西」陳琦，主角一席仍付闕如。

自朱石麟以下，合衆影片公司當局的主要幹部人員，爲了「新漁光曲」的女主角問題，曾開過幾次會議，在最後一次的會議席上，屠光啓突然心頭一動，他含笑向朱石麟道：

「眼前倒有一個人很可以試用一下，她也許能够勝任。」

朱石麟微微一楞，因爲他實在想不起眼前有誰來。

「誰？」

「沈勇石介紹來的那位小姐呀！」

「沈勇石介紹來的？誰？」朱石麟仍舊不明白，他讓屠光啓給鬧糊塗了。

屠光啓慢吞吞的說道：

「王丹鳳——不成嗎？」

朱石麟一聽到王丹鳳三個字，心頭微之一震，他臉上現出了一片喜悅，不禁拍着手掌說道：

「我怎麼把他忘了！她一定行！老居，就決定用她吧。」

這樣，三言兩語中，王丹鳳便被選任爲「新漁光曲」的女主角了。

宣傳，登照片，合衆當局儘所有的力量把王丹鳳介紹觀衆，在「新漁光曲」尙未公演以前，影迷們對於王丹鳳的印象已經非常的深刻而有好感了。

同時，王丹鳳個人的演技，在「新漁光曲」裡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她肯賣力，肯苦幹，所以，當「新漁光曲」上海公演時候，得到了所有觀衆們的好評，王丹鳳便由配角的地位一躍而爲海上紅星了。

然而她不因此而驕傲，不因此而滿足，反而更加虛心努力，在各方面用功，她是一個前進的影人。

她已經獲得了無數的觀衆，那些小報記者，有錢的少爺，無聊的影迷們，對他的追求也越發加緊了，她覺得很厭煩，只有盡力的躲着他們。

不過，在這許多個男人之中，究竟尙有一個獲得了她的青睞，他們的過從密切了起來。這個青年姓劉，家裡很有錢，但他却沒有一般纨绔子弟的脾氣，他曾受過高等教育，並

且他的品格也頗清白，他追求王丹鳳已經有數月之久了，起初，王丹鳳以爲他也不過是和日常習見的那羣男人一樣的青年，直到後來，她才發現了他的美點，知道他並不是流氓式的少年爺了。

於是，他倆在開始戀愛着了，過從也一天比一天的密切，在這期間，王丹鳳仍舊小心翼翼的考察這位青年的習慣，品行，學識，和他的一切。

王丹鳳的母親對於女兒的事情並不加以干涉，因爲她很瞭解她的孩，她知道王丹鳳不會受騙，同時她對於那個劉姓青年也很感到滿意，她希望他們倆能够訂婚。

愛之火華在他們的胸臆裡燃燒着。

王丹鳳用她的工作去建築他和他的愛情，他們才是一對時代的兒女呢！

租期五天
租期五天
租期五天
租期五天

